力的，這裏「婦女世界編輯部」要請你們赤裸々地把你們的「丈夫」在你們的筆尖下描繪出來。

徵　條　例

截稿：四月三十日

發表：從應徵作品中選出佳作若干篇，在下月號「婦女世界」發表。入選作品，一律酬以千字十圓之酬金。

二六一三

第 四

冒着英美鬼子的砲火……

廣州協榮印書

新亞

第八卷第四期

四月號總目

東西瞭望……葉風（一）

東線戰局——日軍進駐廣州灣——甘地絕食的勝利——美澄談判陷於僵局——日軍的春季攻勢——第二次軍事會議——德外長訪羅馬

戰時的兒童教養問題……張漢（四）

廣東的食糧問題……鄭毓潮（六）

中國參戰與中日新關係……梁君達譯（九）

蔣介石之親共反共史乘……陳柏年（一一）

給中國々民一封公開信……武藤貞一 海燕譯（一四）

德蘇陣營人物畫像（時代人物）……麗華（一三）

國◇際◇新◇聞◇鑰

南太平洋的決戰……江風（一六）

廣州灣一瞥……銀漢（一八）

三個時期的廣州灣……湯克（二〇）

孤兒院巡禮……莊重（二二）

粵北農村現狀調查座談會……記者（二六）

文◇藝◇頁

我們所需要的文藝作品……老伐（二九）

兩隣人……張漢（三一）

活地獄……木村莊十 綺翠譯（三四）

夏目漱石作風論……許克（四一）

幸福之淵……林謙根（四二）

血的廣場……石井英夫 綺英譯（四九）

安南神話……逢鳴譯（六〇）

文化情報……編輯室（六〇）

世◇界◇一◇角……（六一）

編後隨筆……葉風

封面：東山風景……良風

銅圖：日軍登陸雷州半島和平進駐廣州灣……同隸海軍

協榮印書館出版

兩大雜誌

新亞

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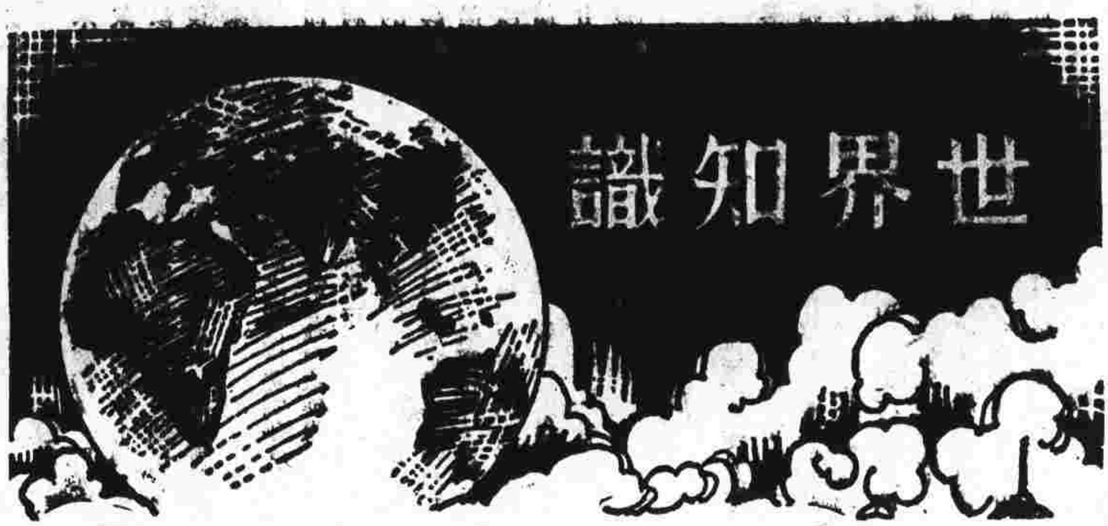
要認識世界●認識新中國

請定閱新亞雜誌

要理解時代●做時代婦女

請定閱婦女世界

在目前，時代不斷的演進中，知識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我們要做一個時代最前線的鬥士 ，要做 一個現 代的婦女，我們就更需要更多的知識。「新亞」在這裡提供給我們對時代基本的認識。「婦女世界」則替我們婦女界從幾千年的封建幽靈塔打開一條出路。



東西朔望

東線戰局

東線戰局，自德軍在卡爾科夫以南，向蘇聯坦克第三軍展開殲滅戰後，戰局的形勢，德軍顯已獲得好轉。現德軍已再攻陷卡爾科夫，而東線南部的蘇軍亦已後退。

在德軍準備夏季攻勢的前夕，蘇聯冬季作戰到了末期的時候，德軍之攻陷卡爾科夫，實使蘇聯有重陷前年冬末和去年春初的危機的可能。

德軍最成功的戰略，在於能迅速抽調兩翼的兵力　將進至頓尼玆盆地的蘇軍予以殲滅；這一個作戰，不但可以壓迫蘇軍的前進鋒銳，且還能確保烏克蘭的地位，威脅蘇聯作戰力的寶庫。所以整個戰局之改觀，完全在能否控制亞剌海至卡爾科夫以北的全線，使自已居於主動。故德軍卡爾科夫反攻勝利，對東線全局，實關係重大。

蘇聯冬季反攻，雖獲到多少成績，但因犯輕率之擧，時以主力集結而後援未備，爲德軍所乘。所以東線今春的發展，德軍將傾全力去確保東線的重要點線，而對蘇軍主力，將施以包圍殲滅戰，這也許是東線戰局將來的演變了。

日軍進駐廣州灣

日軍於二月十九日佔領雷州半島，二月二十一日在法政府的諒解下進駐廣州灣。

關於日軍進駐廣州灣後，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一、重慶保衛西南之計劃失敗；二、開發西南地域經濟無法完成；三、最後外援路線斷絕。此對於重慶均有莫大的影響，而暴露重慶今後對外援助將更形絕望。

渝方自滇緬路被截斷後，迫得一方靠滇印公路的駱駝隊來運輸，但駱駝隊從迢々的滇印公路往還，能運輸多少物資，是不難想像的。一方是靠空運，雖然空運次數可以比駱駝隊增多，但到底不能如一般預期的效果。所以重慶在此形勢下，不能不提出了「自力抗戰」的口號　開發西南地域經濟，以資補償。不過，從日軍進駐廣州灣，佔領雷州半島後，渝方在西南的防禦勢力已經崩潰，同時廣州灣的特殊性，也因此喪失，使重慶過去利用廣州灣法租界地區，吸收物資，轉運入內地的計劃，　亦完全歸於粉碎。由此而觀，日軍進駐廣州灣，對重慶之打擊實至巨大。

甘地絕食的勝利

爲了爭取印度的自由獨立，七十五高齡的甘地翁，曾以絕食要求英印當局無條件的釋放，現在甘地翁居然完成了二十一日的絕食，獲得精神上

的勝利了。

關於甘地的絕食，這一次爲自一九〇六年以來之第十七次絕食。甘地這種絕食精神，正可以象徵印度反英鬪爭，非達到勝利是不休止的。所以印度聯盟的發言人稱：「倘甘地於身體復原之後，重行絕食，亦不是一件奇事。」這也許是將來甘地再絕食的註脚。

由於甘地絕食所掀起之印度反英鬪爭，是全印人向英非武裝的挑戰，故甘地這次獲得絕食勝利的終結，也是印度鬪爭中一次偉大的勝利。它的意義就是：只要有一貫的不屈不撓的鬪爭精神，非武裝者終有一天可以戰勝武裝者。所以如果印度的國民能人々宥甘地的絕食精神，實行這種高度的不合作主義，我想印督府當局，將不知如何措手。現聞已大張布告，嚴禁民衆舉行崇拜甘地絕食，這也許是担心「甘地絕食」會變成印度的流行病呢！

美渝談判陷於僵局

重慶爲了向華盛頓乞援，特派遣宋子文赴美，與華盛頓當局舉行美渝談判。傳在談判中，渝方提出三項要求：(一)依據租貸協定，運送軍需品予重慶，一如前所規定者；(二)反軸心軍事會議，須以美國及重慶爲中心，取消自英美所實成之歐洲第一戰略；(三)美渝締結貸款協定，以開發中國之西北部份。但該談判之結果，不過獲得美當局在租貸局內增設一「中國科」之諾言而已。由此可證明所謂美渝談判，實已陷於僵局。

熊式輝在返渝途次，經過倫敦時會發表談話，略謂英美兩國對重慶均缺之誠意，不能積極予重慶以援助，就是充分指出今日英美對渝之態度。目前重慶對美已表示不滿，而華盛頓當局亦公然拒絕渝要求同時建立歐洲前線與亞洲前線的建議。至於援渝軍火，雖然不致於完全拒絕，多少還要敷衍雙方的面子，但因運輸困難，半數以上的均積存於印度，所以這種援助也等於空言。

日軍的春季攻勢

日軍春季作戰，目的自然是屬於廣大的殲滅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渝共軍，這種作戰的意義，大概可分爲二點：第一點是以軍事力量打擊重慶，第二點是以廣泛的封鎖政策，使重慶與外國連絡斷絕。關於第一點是不用說的，因爲重慶軍力的脆弱，無論如何不能和日軍攻勢對抗，這從蘇淮等地區作戰，及最近日軍長江南岸糯池口的進擊，都可以獲得明證。至於第二點，則更是重慶之致命打擊。這無異是宣佈了渝方物資外援的死刑。

此外應注意的，是這次日軍春季作戰的戰果，據報載：華南方面：日軍於北江地區經擊潰渝軍第一五九師，於雷州半島東岸擊潰「第七戰區」的渝軍，及完全進駐赤坎與廣州灣，截斷重慶唯一運輸路線。華中方面：蘇淮地區渝方第八十九軍主力，經整個擊潰，所謂「華中局」的抗戰據點，亦已完全覆滅。華北方面：日軍山西作戰，經將太岳地區的渝共軍擊潰，並俘虜共軍副司令，參謀長，政治主任等。魯北作戰，則擊潰武定周圍的渝共軍，並擊潰「冀魯邊區第三軍分區」共軍，與「山東保安第二十旅」渝軍，由以上的戰果來斷定，其所予以重慶軍事經濟之打擊，實至嚴重。

總之，這次日軍春季作戰，不論軍事、政治、經濟，都有重大意義，證之於駐滬日軍報道部員說：「自去年浙贛作戰，與此次淮西作戰而觀，悉爲軍需資源豐富之地，對强化國府之經濟力，以及完成大東亞戰爭上，爲極重要之兵站

地點。」可知這次春季攻勢之偉大成就。我們從這次作戰中，經確保岳州宜昌的水路，並打通濟南臨城南通的公路，這對於我們政治經濟的拓展，均有莫大的助力，反之，重慶的經濟危機，因失去以上的資源地帶，將日益加深，日趨崩潰了。

第二次軍事會議

國民政府爲謀軍事建設之强化，於二月十五日在京舉行第二次全國軍事會議。軍事力量，乃構成總力戰之主力，決定作戰勝利之基礎，此次舉行全國軍事會議意義之重大，可以想見。

自前年十二月八日，友邦奮起揭開大東亞戰爭序幕，國民政府立即聲明與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協力作戰，以後全國將士咸主張進一步實行參戰，自此時起，國民政府基於參戰之要求，開始參戰之一切準備，本年一月九日已實行對英美宣戰，中國與日本由同甘共苦進至同生共死之階段，爲早期完遂參戰之目的，以求中國之復興，東亞之復興亦克早日完成，則加强軍力，確定作戰方針，實爲當前之急着，此次會議集全國武裝同志於一堂，各抒偉論，直至二月十七日一連三日，已宣告完滿閉會。

吾人拜讀閉會宣言及齊燮元將軍代表答詞，感到很大之興奮，此次會議爲積極强化國軍實力，以鞏固大東亞戰爭之後方治安，加强訓練充實裝備，期於能在前線分擔殺敵致果之責任，對此大端，均有切實之討論，全體武裝同志，並一致誓以勇猛精進，刻苦耐勞之精神，奉行命令，盡忠職守，由此瞻之，中國自由獨立之獲得，東亞共榮建設之實現，前途已充滿光明景象，此次全國軍事會議收穫之效果，非一般軍事會談可比，亦可由此想見。

德外長訪羅馬

據羅馬二月一日發表：德外長里賓特羅甫奉總統希特勒命，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來訪羅馬，謁見義首相墨索里尼，呈交德總統親筆函，並先後舉行重要會談四次，檢討歐洲一切問題，及軸心軍作戰事宜，德參謀次長和義參謀長亦會列席。

關於會談的內容，據德義的公報，大約可分爲三要點：即一、反軸國若不承認軸心國之公正要求，德義兩國決定不談和平；二、强化德國內產業總動員，與德政府緊密協力，提高德義之經濟合作；三、德義兩國爲對抗共產主義之威脅，須確保兩國的實力及協力。從這會談的內容，我們當可看見德義對作戰意志的如何堅決，和會談的意義如何嚴重了。

再就德義共同宣言觀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所始終不忘的，是完成戰爭後，更圖努力建設大歐洲圈，所以這次戰爭，與過去各國間之戰爭迥然不同，因各國不僅在保全自國之國境，且須考慮歐洲全體之安寧。當此歐洲形勢緊張之際，德義在會談中並强調戰爭宣言，其重要性自不能加以忽視，這也許是反軸心的卡薩布蘭卡會談的總答覆呢。

•葉風•

戰時的兒童教養問題

張漢

四月四日爲兒童節，在這一個日子，那能不叫我們要聯想起無數的兒童，尤其在戰時情況下的兒童來呢！「家々孩子們」，這口號在幾年來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因爲孩子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啊！但是兒童的教育問題，雖被許多教育家所注意，而却到現在仍沒有獲得充分的解決，他們的地位，也似乎和教育問題相同，一樣爲人忽視。那是我們引爲極端痛心的。現在這一年一度的「兒童節」又來了，同時這一年代又是戰爭高於一切的年代。所以對於與戰爭同有其重要性的教育問題，尤其是戰時的兒童教養，也就無論如何不能棄置不顧。故今年的兒童節，有教育責任的當局，自應特別注意，來加緊兒童的戰時教養，好讓廣大的兒童羣不因戰時影響其教育，使那下一代的將來能繼承前一代爲國家民族效力。張漢先生在本文所提供的關於戰時兒童教養的意見，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爲了紀念兒童節，謹以此作爲我們的禮物，貢獻給所有的小朋友們！

—編　者—

我國兒童向來是不被重視的，他們是家庭的附屬品，是雙親的私產，得不到相當的地位。直到民國廿二年，纔定了四月四日做兒童節；民國廿四年八月到廿五年七月的這一年間，又是國定兒童年；從這個時期起，兒童的價值纔被國人發現，兒童的教養問題，才引起了多數教育家的注視；跟着，「兒童是將來中國的主人翁」！「爲兒童謀福利」！這樣的口號，也喊得震天價響；從前在國人眼裡並無多大地位的兒童，竟一時被抱上了天堂去也似的了。可是話雖如此，按諸實際情況，在最近的十年間，即自有所謂「兒童節」以來，我國兒童的地位，事實上確乎不曾見有怎樣的提高。

由於各個家庭環境的不同，兒童們所受到的教養也各異其趣。兒童的現狀怎樣，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當前的事實看來，由於物質條件的決定，我國的家庭呈現着三種不同的姿態，兒童的教養也各不相同。一，富厚之家，豐衣足食；生長在這樣的家庭的兒童，在經濟無憂，養生優裕中，許多是腸肥腦滿的。然而他們大都被視爲「洋娃々」一般的玩物，在雙親股掌之間馴伏着，過着閑散而優游的生活。有些太被寵愛的，在絕不適宜的撫育中，常々起了肺癆、血枯、食積等疾病。總而言之，給關在象牙之塔裡的他們，絕大多數成爲公子哥兒，少爺小姐，是社會的寄生蟲，消費者，已無可諱言。二、小產之家，生活不易，大人們多數終日操心於衣食的打算，對於兒童的教養，不能盡其應盡的責任；這些兒童，大都是

體質孱弱，營養不足的。三、貧苦人家，衣食住均成問題，孩子們也得幫工幫助家計，在農家是放牛、拔草；在商店裏是守門、送貨；在工廠裏做些生煤，撿物等々零々碎々的苦工；這樣的兒童，是說不上什麼教養的。

說「兒童是將來中國的主人翁」，說要「爲兒童謀福利」，然而我們看了上述的情況，環顧當前的國勢，却不能不承認今日的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性。

這裏要論述的有兩點：

一、關於兒童教養的責任問題。兒童一向被視爲家庭的附屬物，雙親的私產，其實他們在國家民族上，自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許多學者認爲在今日的時代中，兒童應當從雙親的私有轉移到爲全民族所有，因爲他們是民族的後繼者；因此，關於兒童的教養，社會國家應負其責，換一句話說，兒童的教養費應該逐漸轉移於社會國家負擔。這誠然是解決這個當前的嚴重問題的澈底辦法。可是我們不能不看々擺在面前的事實：單就學校教育而言，友邦日本的兒童進尋常小學是完全不收學費的，（無論城市或鄉村）；在我國，則除掉城市內一些公立小學外，在鄉村多的是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多數是要收相當學費的。單從這一點看來，所謂兒童教養責任轉移於社會國家負擔，這種偉大的工作，尚還有待於舉國上下今後合力推動。在目前，我們希望一般身爲父母者，認清兒童是人類生長發展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我們的次代民族，對於兒童的教養，不要再認爲是自己一家的私事，而應該視爲服務社會國家的一種重大工作，從而下最大的努力把他們好々的培育起來。

二、關於兒童教養的方針問題。此刻我國正和友邦日本團結起來，與英美侵略主義者作殊死戰；在戰爭階段中，兒童教養方針的確定益形重要，就管見所及，以爲：一、應該注重兒童體力的發展。我國大多數的孩子們的體質，實在太嫌羸弱了，長此以往，實爲國家民族前途一種莫大的隱憂。必須立刻予以適宜的營養和訓練，使他們的身體精壯結實起來，將來纔能夠負擔時代所賦與的重大任務。二、應該注重生產教育的推進。我國是生產落後的國度，雖說以農立國，然而農業生產仍無多大進步。在戰時增加生產聲中，必須使我們的兒童得到一種集團生產能力的訓練；在農村方面的兒童，尤其應該養成農業生產的技術。這裏所謂集團生產能力訓練，不僅在乎個人職業的獲得和生計的改善，而應該以貢獻於國家民族爲最高目的。三、實行粗衣粗食主義。在消費節約聲中，衣食的節約自然也極關重要；況鮮衣美食，不一定對於兒童是有益的，反之粗衣粗食，不但對於國家經濟上有所裨助，即就道德上言，養成刻苦儉樸的風氣，也正是處於戰時的我國所應極力倡導的。此外關於思想方面必須予以正確的導示，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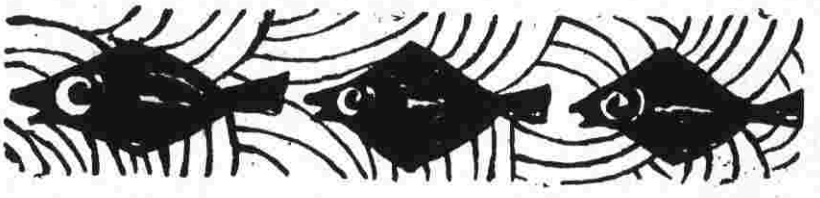
在建設新中國建設新東亞的進程上，現在及將來都需要無數身心壯旺的男士，把復興的巨輪向前推動。未來的許多偉大工作，是有待於今日的兒童負擔的，此刻我們對於兒童的教養必須盡其最大最善的努力，纔能使次代民族在未來的歲月中達成其重大的使命。

關於兒童文學

冰人

中國的兒童文學，可以說仍在萌芽時期。在文學革命運動發生以前，我們這個泱々大國，差不多是沒有兒童文學可言的，兒童們祗能去看大人的書，如三國誌演義、水滸傳之類的長篇小說；最近廿餘年間，多的是從外國翻譯過來的童話，如安徒生、王爾德之流的作品，從西方介紹到我們的國度來；較爲可觀的，如魯迅周作人等翻譯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童話，和魯迅翻譯的荷蘭作家望•葛覃的「小約翰」，內容雖好，然而選辭命意均顯高深，是大人的讀物，並非寫給小孩子的。創作方面，兒童文學作家極其罕見，如葉聖陶的「稻草人」，已算是上乘的作品了。兒童文學讀物的貧乏，於此可見一斑。

由於新的兒童文學沒有長足的發展，可憐我們的次代民族，多數卻耽於連環圖小說的閱讀，這些東西大都滿含「怪力亂神」的成分，對於兒童是有害的。今日的兒童需要新的精神糧食，尤其是在兒童教養問題應爲舉國上下所重視的現時，文學作家也應該認識兒童的地位，毅然分出一部份的聰明才智，爲創作新的兒童文學而努力！



廣東的食糧問題

·鄭毓潮·

食糧問題無疑的就是吃飯問題。在過去的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日不爲這問題而張皇紛擾，勾心鬬角。尤其是自辛亥革命以後即陷於內閧頻仍，政治紛亂狀態的我國，更形成農業衰落，食糧問題幾陷於無法解決的嚴重性。根據以前內政部的公佈，全國產米省份有安徽、江蘇、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廣東、廣西、四川、福建、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等十五省。其中除了安徽、江蘇、湖南、湖北數省有一部份盈餘；浙江、四川、廣西三省足供本身的消費之外；餘則均不能自給自足而須仰靠外來的接濟。計平均全國每年米的產額，不過六十三萬々担左右；而全國的消費額雖因華北各省份以麥，粟，高粱，玉蜀黍等爲主要食糧而無法確切統計，但總在八百萬々担强。

至於本省原有耕地面積，據前國民政府主計處發表爲四二，五五二，〇〇〇畝，調查統計局發表爲四〇，四二七，四〇〇畝，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氏推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畝；數字雖各有差異，但總在三千萬畝以上。若能全部加以利用，則平均每畝每年產穀三担許亦有一萬々担，（即約等於六千萬担的米）足供全省米糧的消費有餘。同時上述三千萬畝之耕地面積，祗不過當全省土地面積十分之一，倘進一步更能注意到田土方面的整理與耕作技術的改善，則超過自給自足之數以謀盈餘，亦屬極有可能。可是建國以來，本省頻年災旱交作，軍閥政客，盤據弄權，以至爲三千五百萬粵民的生命所寄托的農業，不特毫無建設可言，反而破壞日深；幾陷於無可救藥的田地。過去陳濟棠據粵時代雖特設農林局，以爲農業的建設專責機關，但措施方面，祗知着重於推進農村經濟的復興（如勸勵大量種植甘蔗。）而忽略了米糧生產的促進。於民二十四、五兩年間，當局雖曾向各地發出推行食糧增產的命令，但命令祗是命令，結果外米入口的數字，不特未見減少，反而逐年躍進。一個以農立國，農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家，尤其是擁有沃地數萬方里的本省，竟有此反常現象，說來實覺痛心。

本省平時的食糧情形。既如上述，迨自變亂以後，和平區域，因淪方無底妄戰，游擊匪破壞了整個農村的組織的關係，生產力遂跟着銳減。就目前而論，全省和平區域，除了中山、番禺、博羅、增城等四地稍有盈餘之外，其餘都可以說是屬於米糧不足的縣份。查本省爲新中國建設的原動力，在大東亞共榮圈裡，尤佔重要的位置；此刻倘不上下一心，急速籌求解決的方案，跟着再本着既定的方案而努力作實際的行動，則新廣東的建設前途的發展，將會受到妨害，是不容諱言的。筆者對於當局目前所施行的糧食配給、物價平抑、歸鄉增產等政策，固認爲是一種適當的措置，但我們如欲澈底的把大衆的生活程度回復到正常狀態，則首先仍要把米糧不敷數額尋求根本的解決；因該問題如能解決，不特大衆的生活程度隨之低降，即新廣東的政治，經濟等一切復興建設也將隨之而踏上新的階段了。

關於如何解決本省的食糧問題？這無疑的是目前新廣東建設上的一個重大的課題。蓋新廣東建設之能否得到預期的成功，完全繫於食糧問題之能否得到澈底的解決。筆者爰不揣簡陋，把個人對解決本省食糧問題的幾點意見，列舉如後，藉供參考：

（甲）墾闢荒地——過去本省的耕地面積，

不過當全省土地面積的十分之一；其餘可從事農作業而未經墾闢的山地，據以前地政局調查報告，荒山有一六四，一二二，〇八畝，荒地有一四，一四八，〇四五畝，和平區域的土地面積，雖較過去爲縮減，但以現有耕地面積而論，則可以闢作稻田，或種植什糧的投閒荒地，雖未經統計，想亦不少；倘能儘量予以利用，實爲解決食糧問題之唯一辦法。筆者以爲現在當局方面，應從速設置一專責辦理全省荒地墾闢事宜的機構，擬訂清理全省荒地詳細規程，嚴令各縣在一定期限，將縣內荒地清理完竣，然後使田主自行開墾，或再釐定適當的辦法，公開招墾，或移送貧民墾植，再其次並由政府於若干中心地點，設立墾植農場，專從事稻種，（及其他雜糧）水利，培種技術等項的研究。倘能如此，則不久之將來，必能把本省的食糧問題，全部加以解決。

（乙）發展農村經濟——查農業經濟上之三大原素，爲資本，土地，人工；本省的人工，在此經濟困難時代，工資低廉，不患缺乏；土地則沃地遼濶，更不愁短少；惟資本方面，由於過去農民們之墨守成法，對於耕作技術，不事研究，不尙改進，遂呈經濟破產之現象。比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在表面上雖因穀米有價而顯示復興的姿態，不過大部份農村已往既飽經「焦土抗戰」的荼毒，誠有如汪主席所說；「焦土戰的結果使農村成爲赤地，農田成爲荒野，農具成爲煨燼」，而變亂後的初期，復備嘗土霸與地方不肖貪司的剝削宰割，委實受創已深。要言之，就目前農村一般的情勢來講，即使農民們有增加生產的決心，亦不免要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當局方面目前應正視現實，從速籌撥的款，設立一調劑農村金融的機構，以負起於下的任務：

（一）調劑農村金融以濟農業資本之缺乏。

（二）扶助農村新事業的發展，（如農民缺資購置優良稻種，機械化農具，科學肥田料等時，即借資代爲購置。）

（三）倡導農業合作社的設立，使農民們的資本，用於生產之途，而減少其資本的消耗。

當局果能照此做去，則「人盡其才地盡其利」預料不久之將來，本省的食糧生產，必有驚人的躍進。

（丙）展開清鄉工作——事變後，有些地方是會受到所謂「游擊隊」的騷擾和荼毒的，農村大衆受此影响，於是便形成了下列幾點現象：

（1）田地荒蕪，生產力降低。

（2）少壯者集中都市。

（3）農村生產力停滯。

（4）農村經濟命脈無法暢通。

汪主席曾說過；「游擊戰的結果，使交通阻塞，無從運輸，生產地與消費地沒有調劑的可能，生產的農民與都市的消費者，兩受其害，再加上農民辛苦耕作得來的米，本來想換取貨幣或其他物品的，半途碰着游擊隊搶一個精光，不但過去耕作的勤勞是白費了，連將來耕作的資本也無着了。爲此種々，米安得不一天一天的貴起來呢？」所以我們今日倘欲把此不良現象根本加以打破，而使農村大衆致力于食糧生產，實有把清鄉工作從速擴展到本省方面之必要。因爲清鄉運動完成，農村的治安確立後，則原有居鄉的固可從此安居樂業，努力耕耘，而流浪在都市的也樂于回到本鄉從事田園的整理。抑且和平運動是要爭取民衆的，清鄉工作展開後，「游匪」絕跡，地方寧謐，則其餘對和平運動，仍抱觀望徘徊態度的同胞，必將相率歸來，爲新廣東建設而効力，故從另一方面來講，展開清鄉工作，不特在經濟的意義上，是使農村復興，增進食糧生產，同時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使全面和平確立了一個鞏固的基礎的。

（丁）勵行潮田築圍——珠江三角洲上下一帶的稻田，土質肥饒，水利充足，每年可產稻穀二造；實爲本省的上等稻田。惜其中一部份尙未興築基圍以禦防旱季潦水的侵襲，故每年祗得晚季可以耕作，此對本省的米糧生產，影響至大。查此種未築圍的全部潮田面積，據各方面的估計，總有三十多萬畝。如果我們全部將之築成圍田，則每畝每年至少可多產穀三担，全數則爲九十萬担，足可把本省目前米糧不敷額，加以解決。

因此目前當局應迅速把全省潮田的面積，來一次總調查，俟調查果然後運用政治的力量，推勵各田主于一定期限，將基圍興築完竣。不過此項潮田築圍工程相當浩大，爲解決田主方面的阨于經費，無法遽辦起見，應同時施行一種貸款的辦法。

（戊）厲行冬耕——厲行冬耕，亦爲解決食糧問題之一個根本辦法。因爲由晚季收穫後以至翌年早季開耕，其間實有三個月以外的空餘時間，我們倘能利用以種植麥、蜀、薯等項什糧，

則對于現階段的食糧問題，補助至大。年來當局雖也曾有過多耕的提倡，但結果因地方當局的奉行不力，農民們的敢于安逸，收效極其微弱，殊爲可惜，現特將省政府所發表的三十年度各縣冬耕面積調查表，錄載如後，以資檢討；

以本省現有耕地面積七百萬畝之鉅，而冬耕面積卻僅々得三七六，七一二畝，在今日，當局方面實不容再加以漠視的。

三十年度冬耕面積調查表

縣名	冬耕面積			（畝）
	水田	園田	其他種植面積	
番禺	二三、二一二	一七、二六四	一六、五一三	五六、九八九
中山	一二、六一四	一五、二五三	二八二	二八、一四九
順德	一一、七七六	二、〇八〇	八、六一〇	二二、四六六
東莞	四三、五二四	九八、七六三	二五、二一四	一六七、五〇一
新會	五〇〇	二〇〇	三八六	一、〇八六
三水	一一、八六〇	四、三四〇	三、七二〇	一九、九二〇
花縣	一〇、七一五	六、八五八	七、九一一	二五、四八四
從化	一一、九四〇		一、七〇九	一三、六四九
寶安	九、四〇九	一、七八三	五五三	一一、七四五
潮安	七一、三八三	八、三四〇		七九 七二三

筆者以爲當局對于推行冬耕，應從速考慮一較切實的辦法——尤其是應訂定地方政府推行冬耕不力及佃主玩忽功令的懲罰條例——俾冬耕一舉，能夠飛躍地普遍起來。

除了上面所列幾項之外，還有改良稻種，推廣科學肥田料，興築水利，勵農村機械化耕作等，都屬解決食糧問題的根本辦法，不過，我們有了辦法，今後究竟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則仍要視乎秉政當局之能否抱着不畏難，不苟安的精神以付之實行。我們坦率的說句；過去中國政治之所以失敗，決非政治本身的失敗而是人事的不臧；建國以來，我們深感覺到有不少實際上足以造福國家民族的良猷善政，由于推動不力的緣果，竟形成了「徒具形式」的現象，單就防潦一事而論，本省在民國十九年即已有了一個疏濬河道以根治潦患的具體計劃，同時並且付諸實行；可是實行雖是實行，本省的潦患卻連年不絕。由此則大可推想到過去政治失敗的癥結所在，而爲今後行政者所應寄予注意的。

筆者以爲現階段的本省食糧問題，雖非朝夕之間可以完滿解決；然而「事在人爲」，我們試看五年計劃未實施以前，何嘗不是一個深受食糧威脅的國家，但自經五年內極力利用科學方法以改良原有的種籽與把原有耕地面積增加之後，卒能戰勝一切困難而造成今日的突飛猛進。倘今後賢明當局能夠一如新國民運動綱要裏面所說：「一件大事未決以前，充份的研究，既決以後，一意的實行，時々想着知難行易，勇猛的實行」則食糧問題，必不難得到合理的解決的。

中國參戰與中日新關係

這是一篇友邦對我國參戰的觀感

梁君達譯

國民政府爲什麼要參戰

前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後，經過滿十三個月的一月九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我們敵人——英美佈告宣戰。

在這一年多的期間內，國民政府雖然未曾直接參加戰爭，但以東亞盟邦資格對我國（指日本）的作戰上，盡了莫大貢獻，名義上雖然仍是中立國，在大戰爆發時，國府即發出聲明，本着所謂「同甘共苦」精神，決心與我國共苦樂， 汪主席以至一般民衆，都充份理解這次戰爭係掃除英美在東亞的侵略勢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戰爭，在大東亞戰爭下爲着盡中國的責任，會作極大努力。

可是英美兩國爲推行他們一貫政策，把東亞做成殖民地化，來維持他們的利益，依然沒有改變其侵略手段，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即把重慶牽入自國陣營內，企圖利用重慶來擾亂國民政府統治地區內的和平工作，阻碍新中國的建設，且進一步利用渝方航空根據地，驅使自國空軍機隊轟炸廣州漢口等地，屠殺無辜的中立國人民。

國民政府雖然始終維持中立地位，但是眼看自國國民爲英美不法手段所犧牲，不勝義憤，要是置之不理，不獨自國人民會被英美侵略手段所犧牲，而且新中國的建設，將會因甘爲英美走狗的渝方存在而不能圓滑進行。這實與國民政府建國方策——與日滿共同向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目的相違背，故毅然自動對中日共同敵人同時亦是東亞全體共同敵人英美宣戰。

大東亞戰爭開戰以來，在日軍將士勇戰奮鬬下，英美侵略東亞據點已全部喪失，但頑固的侵略者依然策動所謂游擊戰法，並驅使渝方來擾亂中國治安，加害於人民，極盡卑劣手段，國民政府深察事態之根源，認爲妨害新中國建設的禍根，不單是渝方，而在其背後的英美謀略手段亦是一重大障碍，認爲不打倒英美， 始終不能夠達成建國目的， 於是決然佈告宣戰，國民政府這種措施，在我們日本國民是深爲敬服的。

協力完遂戰爭

現國民政府與我國協力完遂大東亞戰爭，舉其全國總力向擊滅宿敵英美突進，中日兩國已從事直接聯合戰爭，故兩國的關係亦由「善鄰友好」再作進一步的密切關係，這是理所當然的。

國民政府參戰後，中日兩國間，爲完遂共同戰爭，簽署含有軍事、政治、及經濟一致協力的「中日共同宣言」，這種協議和以前所謂條約，所謂協定的形式不同，而是中日兩國共同的宣言，實具有一新意義。爲完遂戰爭而協力，在兩國來說並沒有所謂權利與義務的問題存在。這次的共同宣言，完全出於中日兩國互相緊密握手，齊向勝利突進的目標下，自動發出的。中日兩國的關係，並非以條約互相强制而形成，係由自動互相密合而發生的，國民政府汪主席，在簽署共同宣言之際，致詞中有謂「中華民國政府及國民，以同生共死協力友邦日本，以期完遂大東亞戰爭」，所謂權利與義務關係，斷不能產生這生死與共的精神出來的。

返還租界與撤銷治外法權

中日兩國簽署共同宣言，同時締結關於返還租界及撤銷治外法權等的新協定。 我們知道治外法權和租界的存在， 是百年來英美侵略東亞的殘

骸，多年來中國屢圖擺脫而未果的束縛。

這不單是中國，在我國來說，租界雖未曾有過，但自開國以來，爲了治外法權，曾受了不少障碍。明治年間，歷代外務大臣爲改正條約曾盡了多少苦心，我們無須翻開歷史，中年以上的國民（指日本國民）當會知道，我國治外法權完全絕跡不過在去年的四月，這或許很少人知道。在昭和十五年（民二十九年）中日基本條約裡，相約順應兩國新關係的發展。交還日本在華租界，及撤銷治外法權，現在兩國關係已進入新階段，同時以前的相約事項即見諸實行。

去年十月英美兩國曾發表開始與渝方交涉撤銷治外法權及交還租界，但實際上前年末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英美關係租界已全部在我方實力下，至於在渝方地域內居住的英美人，除外交官外，不過還剩有少數特定僑民，故當時英美的發表實完全無意義，祇是一種對渝方民衆討好的宣傳手段。所以一談到細目有多少利害關係時，英美均予以保留，無怪乎令渝方大失所望，在談判的時候既經如是，還會談到實行嗎？

這次我國與國民政府間所締結的協定，完全和英美所發表撤銷在渝治外法權和交還租界的旨趣相異，我國在華有八處租界即天津、漢口、蘇州、杭州、沙市、厦門、福州、重慶，其中有六處位於國民政府管轄地域內，至於治外法權，我國在華僑民六十萬均在國府治下各地居住，故其撤銷與英美方面祇有外交官特權者存在，撤銷與否並無若何影响的事態不可以同日而語。

現把新協定內容作簡單的說明：

（一）關於日本租界，如前所述八處，將全部行政權返還於國民政府，除兩國互選委員談商必要事項外，在行政權移歸中國後，認定對於在該地域內的日人居住問題，經商，及日人厚生上施設等，不能降低至日本管治時代以下的程度。

（二）至於上海厦門的公共租界和北京公使館區域，其行政權現仍未歸中國所有，但此等地區行政權並非單屬於日本的，故不能單由我方返還，我方祇能承認國民政府向各關係國收回此等地區的行政權，並可以盡力予以援助。

（三）關於治外法權，我國已決定撤銷，除決定設置兩國混合委員會來磋商實施上各種必要事項，同時中國方面亦當開放中國全國領土，不論任何地方准許日人居住經商，並且對日人應免除普通外國人在華的各種限制，比之中國國民並無若何不利待遇。

中日新關係與協定的精神

除以上所說明的協定之外，一月九日政府（日本）聲明內，有關今後應中日兩國新關係的發展，以前兩國間所締結的種々條約的約定，亦擬改正與此次協定同樣的精神，又在同日東條內閣總理大臣談話中，指出還不單是租界和治外法權的問題，對於英美在華財產的處置，亦決予以好意，這表示即時考求方法去解決的意義，即是我國對中日兩國新關係的態度，並非限於協定的表面所示租界和治外法權的解決，希望以新的態度來把現在兩國既存種々協議加以改善。

由同甘共苦進至同生共死

就觀以上所述，國民政府參戰後，我國對中國的政策，當發生重大變化，平時不容易解決三數重大問題，現亦已一致解決，爲什麼我國會有這樣大決心呢？原因就是我國現正和英美作生死存亡的大戰爭，一方面中國，自中日事變以來，經五年餘，努力恢復元氣，同時事變仍未得到完全解決。

固然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中日事變亦決不能離開這大戰爭而自能得到解決的，但在遂行這個大戰爭中，把一部份實貴國力，分割於別處，當然有不利的地方，國民政府抱着大決心對英美宣戰，而與我國站在共同戰線，中日兩國關係遂進入生死與共的新階段，在我國一面謀充份舉出這新關係的效果，一面使中國完全具備獨立國性格，使國民政府政治上實力强化起來，新中國建設可以迅速實現，與中國形成一體，傾注全力於大東亞戰爭的完遂。

中日兩國間所殘留的租界和治外法權，不獨對中華民國獨立有障碍，而且是一副英美侵略東亞的殘骸，有這兩種特權的存在，中國始終被視爲劣等國的，爲了使中國復興起來，租界和治外法權，絕對須要交還或撤銷。

這次我國的措施是既定的國策，而且是完遂大東亞戰爭的最適切手段，在大東亞戰爭過程中，加入了强有力的戰友中華民國，大東亞各民族得更進一步的結合起來，今後大東亞全民族對英美的戰爭遂行力當益愈强大。

故我們日本國民，亦當理解國策精神，對於中國以獲取權益爲目的的思想觀念，宜根本加以改正，與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國民構成一體，緊密携手，向完遂對英美戰爭及建設新東亞邁進。確定盡全力來建設世界新秩序的決心。

（譯自日本週報）

蔣介石之親共反共史乘

陳柏年

1 二十年前親共之起點

蔣介石氏之政治活動開始抬頭，由於民國十二年代表 孫中山先生赴蘇俄考察，歸國後始受命組織黃埔軍官學校，從此片帆風順，造成他獨裁領袖的地位，到現在整々二十個年頭，這中間，蔣氏對於共產黨，離合迎拒，覆雨翻雲，極變幻之能事，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墮諸淵，其運用手段之巧妙辛辣，誠令人爲嘆觀止！

友人陳彬龢氏近著「論蔣介石」一文，發表於泰晤士報及政治月刊，其中有述及蔣共關係之演變一節，對蔣氏聯共反共經過，略有論列，惟該文因側重於蔣氏全部政治生活之描寫，故對於蔣共之關係一層，所言尚未詳盡。我是參加過民十三以後的中央黨務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人，對於二十年來蔣介石氏與共產黨之關係，頗有所知，茲就記憶所及者，摘要寫出，以補陳作之闕略，而使國人更明顯地認識蔣氏是怎樣的一種人物。

我們要研究蔣介石親共反共之經過，不可不先明瞭 孫先生前主張聯俄容共之原因，許多人——尤其是共產黨人——曲解 孫先生之遺教，以爲他主張聯俄容共，便是贊成共產主義，其實這是錯誤的。 孫先生之主張聯俄，爲的是俄國當十月革命之後，表面上以正義爲標榜，故對中國放棄了帝俄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特權，實行以平等待中國，因此 孫先生才主張聯俄。 孫先生之主張容共，爲的是中國共產黨人聲明放棄共產主義，願意加入國民黨，爲三民主義而努力，因此 孫先生才主張容共。這二事可謂和俄國政策及共產主義毫無關聯，不信，請看下面的證據。

孫先生聯俄之主張，是在民國十一年和俄國專使越飛見面商談後才正式確定的，到了十二年一月廿六日， 孫先生在上海和越飛共同簽定了聯合宣言，其內容要點，共分四項，茲舉要如下：

「孫逸仙博士與蘇俄派至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授權發表下列宣言：在越飛君留上海時， 與孫逸仙博士爲數度之談話， 關於中俄關係，披瀝其許多意見，對以下各點尤爲注意：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爲中國最緊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之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々民最誠摯之同情，且可以俄國之援助爲依賴也。

（二）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聲明，一九二〇年俄國對中國通牒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特此向孫博士重行申明，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三四兩項略）

這個協定，不管當時俄國的眞意如何，但顯然反映出了双方面的要求，中國方面需要國家之獨立和統一，希望革命成功，這對於俄國亦屬有利，因爲俄國當十月革命之後，國基未固，對英美之强大，頗爲顧忌，打算幫助中國革命成功，從另方面打擊英美的經濟基礎，故對中國聯略爲遷就，也所甘願。故此協定之第一項，即切實聲明中國不能引用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這樣， 孫先生々前對於共產主義之不贊成，是毫無疑問的。

由於越飛之來中國， 孫先生才有於十二年八月派蔣介石赴俄之舉。當蔣於九月二日到達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蔣不獲和他傾談，只見到托洛斯基以下諸人。經數月之考察，知道紅軍之組織與訓練，遂作爲日後創辦軍校之張本。

十二年十二月蔣氏自俄返國抵粵，同時蘇俄也續派政治陰謀家鮑羅廷到廣東，表面是幫助國民黨工作，實際却是指導共產黨活動。這時蔣氏爲要討好蘇聯和共黨，對於鮑氏，奉之如神明，聽之惟謹，黃埔軍校之組織，大半出於鮑氏之指示，所以蔣氏當民十四年九月三日歡宴廣州商界領袖的演說中曾說過：「我們中國々民黨的黨軍，老實說，是學俄國革命軍的編制的。」是話却是事實。

黃埔軍校成立之翌年， 孫先生在北京逝世，這時蔣氏因實力未充，

故對於共產黨人仍盡拉攏之能事，當時國人不少懷疑蔣爲共產份子，海外埠僑，紛々電詢責難，蔣當於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表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其中有云：「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議，果使兩種主義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忠於本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中國革命成功，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即世界革命成功，中國革命始眞正成功。」蓋此時蔣氏對共之好感已達最高峰，故大唱共世界革命之高調，可是不久而反共之事遂起。

2　初次反共

民國十四年一年中，蔣氏藉蘇俄及共黨之助力，克復東江，平定南路，驅逐楊（希閔）劉（震寰），解決許（崇智）部，至是蔣氏羽毛已漸豐滿，可是同時共產黨之勢力，也日見膨脹，給予他相當威脅，蔣氏忍無可忍，遂於十五年開始泡製共產黨了。

十五年三月間，廣東正在準備北伐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變，蔣氏將海軍局長李之龍及其他左派黨員數十人逮捕，又將蘇俄在廣東服務的人員遣送回國，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職，並撤撤各級黨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員，這事件的眞相，至今尚未大白，據一般傳說，當時共產黨確將謀不利於蔣氏，擬由李之龍駛兵艦至黃埔行事云々。但蔣對此事諱莫如深，會說過須他死後方能將事實眞相發表，或許其中另有奧妙。日本布施勝治氏在他所著的「蘇聯的東方政策」一書中，對此次事變，有如下之記述：

「本年三月，在鮑羅廷北上的時期中，忽然起了所謂「廣東政變」就是蔣介石所率的黨軍，將海軍局長李之龍及其他左派黨員數十名逮捕，又將蘇俄在廣東政府服務的人員二三十名送回俄國。一時盛傳中國共產黨及蘇俄對廣東政策的失敗，甚至有說廣東與莫斯科的聯鎖將從此斷絕了的，尤其英國人方面，異常高興，把所謂廣東政變大吹大擂，表示得意。（筆者按，英國人從來就利中國之亂而不利中國之治的。）但不久鮑羅廷依然南歸廣東，蔣介石並不會將共產黨撲滅，並不會與俄國斷絕關係，把俄國勢力驅出，李之龍及所逮捕的各員，又漸々的釋出，看起來不過是由於黨內小團體如孫文主義學會與共產派的暗鬬。不過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蔣氏的行動，未免過於專斷，傷了汪精衛氏的感情，（筆者按，汪先生當時是任總黨代表，各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皆由共委派。）因此汪氏就請假出國去了。汪未離廣州以前，廣東政府的軍事權由蔣主持，政治權由汪主持，汪氏離廣東以後，則軍事政治的重心都歸到蔣介石的身上去了。」

從布施氏這段話看來，蔣氏當日之反共，尚無決心，只不過是減除他所受的威脅，並想取得政治領導權，政權一經取得之後，蔣氏之態度又改變了。

3　二次親共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氏在粵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率師北伐，這時蔣因政治人才缺乏，故仍利用共產黨人擔任政治工作，所不同者，總政治部主任由鄧演達代周恩來而已。七月廿七日蔣由廣州出發，原定的作戰方針，初爲打倒吳佩孚，安協孫傳芳，放棄張作霖，後來因連戰連捷，故原定作戰計劃略有變更。十五年双十節攻陷武昌，十六年春底定長江下游，這種軍事進展之迅速，委實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

當國民革命軍進抵南潯攻下九江的時候，就發生了政府北遷運動，有些主張遷武漢，有些主張遷南京，結果便分設爲二個政府。十六年元旦，武昌先宣告成立國民政府，不久中央黨部亦由粵移至武昌，三月間，在漢口開中央委員全體大會，對蔣介石大加攻擊，結果議決統一黨的指揮，及削減總司令職權等項，至是蔣遂在南京宣布反共了。

4　二次反共

十六年四月二日，蔣氏在南京召開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緊急會議，當時主要的中委如譚延闓孫科宋慶齡等皆在武漢，南京方面員數較少，故僅由監委吳敬恒等提出清除國民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案，作爲淸黨之根據，其辦法則爲：「請求中執委會各委員在所在各地，將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行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等々。（見十六年淸黨布告）這一來，蔣氏之反共目的雖達，但中國不少英俊有爲的青年，却緣是而無辜犧牲，因爲當時各地眞正的共產黨人，大都消息靈通，稍有風氣，即便溜之大吉，只有一班非共產黨之工作青年，或大學々生，以爲問心無愧，行所無事，結果都給軍警機關逮捕充數，做了共產黨的替死鬼，這筆血賬，是要寫在蔣介石的賬上的。

從十六年淸共之後，蔣氏下了剿共之決心，東征西討，像煞有介事，可是十年中間，非但未將共產黨剿滅，反使共產黨勢力增强，以民十六年在閩贛邊區僅三萬餘之共產軍，一直擴大到民廿五年在陝甘各省達二十餘萬之衆，這種令共軍坐大的罪過，蔣是要負責的。

民國廿五年的西安事變，蔣氏生命危如纍卵，如果他畢命於此役，則中日間不幸事變當不致發生，而中國五年來之戰禍亦可避免。可惜昏庸的張學良楊虎城輩，首鼠兩端，虎頭蛇尾，仍任其安全返抵南京，重登獨裁寶座，至是一人笑而萬姓哭矣！

5　三次親共

蔣之得獲出險，賴於中共調停之力，當時有無秘密條件，不得而知，惟蔣出險後便結束其十年反共之言論，而於翌年正式聯合共軍對日作戰，這種只爲個人安全打算，而不顧及國家民族利害的行爲，殊非領袖人物所應有。

6 三次反共

論理，蔣氏既認爲共產黨對他有再生之德，則此次親共之後，就不應再反了，可是到了民廿九之秋，蔣氏見共軍勢力日見膨脹，恐有不利於已，復密令各地嫡系部隊予以制裁，因之河南山西安徽江蘇各省國共兩軍磨擦事件蠢起，一直到了三十年一月新四軍事件爆發，國共之衝突愈益趨於尖銳化了。

7 現在對共之態度

現在，新四軍事件雖已消滅於無形，但國共兩軍仍日在按劍相防中，蔣此時既喪失親共誠意，又缺乏反共決心，游移兩可，得過且過，這樣，只有促渝府之敗亡，置民衆於死地而已，何抗日之足云！

時代人物

德蘇陣營人物畫像

莫托洛夫

前蘇聯首相現任外相的莫托洛夫，是一個在非常時期中不可缺少的人物。經過多年首相的劇務再兼外相，和史氏同爲蘇聯的功勞者。在那勞農階級出身的黨幹部裡，曾經享受高深教育的只有他一個，而且他又是忠於職務的模範行政官，所以獨得史氏的信賴，爲史氏的後繼人。德蘇開戰的第一日——六月二十二日——他代替史氏向全國廣播，激勵國民，從這一點可窺知他在蘇聯的地位了。

茲達諾夫

史氏後繼人中最有希望的要算玆達諾夫。恐怕史太林站在前線的時候，一定會呼着，我死之後有莫托洛夫，莫托洛夫死後有玆達諾夫罷！要不是發生這次戰爭，他是正當的後繼者啦！

他是列寧格勒黨支部的部長，最高會議外交委員長赤軍最高會議幹部，史太林陣營的最高峰，是僅次於史太林地位的人物。所以列寧格勒在蘇聯的歷史上和國防上是位居要衝的。據傳蘇芬戰爭是由他進言的。強調列寧格勒的防衛，壓迫割讓加利里亞的外交折衝，由他擔任，這恐怕是事實。

窩羅斯羅夫

德蘇開戰不久，便風傳窩羅斯羅夫出馬，擔任赤軍總司令的消息。他從前曾和史氏參加過肉搏戰，並且在南俄各戰線創建了煊赫的武勳，造成了今日的地位。

前年他把國防人民委員的地位讓給玆摩斯顏哥，自已就任爲國防最高會議長，從第一線引退，其實這對於他在赤軍的地位是沒有影響的。不過在於近代的大規模作戰，他是否能夠勝任呢？這是一個疑問；他的軍事知識和才能似乎舊式一點，因爲他還有點遊擊戰武士的性格。這就是他把國防人民委員之職讓給後輩的理由；要是今日的赤軍總帥再次移到他身上的話，一定會令赤軍從進攻作戰轉到防禦作戰的路線上的

茲摩斯顏哥

現任國防人民委員的玆摩斯顏哥元帥，和最近就任參謀總長的諸哥夫大將，是德蘇開戰中赤軍作戰的責任者，是把衛護蘇聯的重大責任負上雙肩的大人物。

他就任國防人民委員的時候，在鍛鍊赤軍作戰實力的目標下，屢次頒佈各種的改革訓令。他曾經向赤軍訓示過：「現代戰的成功，是由於軍隊的戰鬪性能，高尙的軍人精神，戰鬪技術，和近代技術兵器的存在所達成的。但是決定勝利的還是精神力……」他提倡將戰術理論和戰爭經驗併用，就是準備着今日的對德作戰的。

這位諸哥夫新參謀總長是在諾門罕作戰時，指導赤軍機械化部隊作戰的將軍，是埃加第里那二世時代的猛將斯阿羅夫戰術的推賞者，也就是赤軍進攻作戰的主持人。可是德蘇戰幔一啓，這些赤軍首腦部的作戰，遭受了優秀德空軍和德國機械化部隊的打擊，無技可施；尤其是在開戰劈頭的失態，給予赤軍以致命的打擊。

總而言之，赤軍上有窩羅斯羅夫，晉寧奴克里克，沙波斯尼哥夫，玆摩斯顏哥五元帥，下有作戰經驗的諸哥夫，美里玆哥夫，玆里尼夫，亞巴拿倫哥等，但可惜缺少了具有近代大規模作戰總司令資格的將軍，這或者就是史太林淸黨運動所造成的結果！

●麗華●

給中國々民一封公開信

讀賣與報知新聞社編輯顧問 武藤貞一
海燕譯

「以夷制夷」的謬誤

中國々民諸君：

君等四億五千萬同胞，我想現在可以分爲三個種類。其一是抱了赤誠，祈念着祖國將來的福祉的人。其二是固執舊法，做着抗日的惡夢；怎麼樣也醒不過來的人。其三是恃着潛力而生出野念，只埋頭於自私自利的生活的人， 這三種人， 本來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着，所以並不算是甚麼一回事。然而，這裡所欲喚起的，是屬於第一類的人們。因爲第三類的人已是病入膏肓，言之無益；而第二類的人則到處都有指導者去把他們糾正，故應列之論外。

那麼，首先要向持着赤誠之心、企念着中華民族將來的福祉、而有着推理和明斷的能力的人們探問一下；中國在最近的將來要變成怎樣的情狀呢？若以我等之見地言之，則中國已被蔣介石敗亡殆半，而且把那踏足於淪亡着的中國的日本也拖累起來，迫得周旋於那可怖的兇暴企圖裡。

中國以那得意的「以夷制夷」政策，借着英美的力量以抗日，爲了遂行目的，竟不擇手段，只知盡量把他人的力量搬上自國的舞台，直至一旦失掉了利用的價值時，待抓得其他力量之後，又把以前的驅諸一角。如此頑固無知，蔣介石却視爲傑作。豈不可嘆！

「日俄戰爭」，在世界歷史上刻劃着甚麼呢？可說是刻着「亞細亞之力」。因爲當時英美東漸，亞洲瀕於淪亡，結局是領土化散；爲了遲早之差，怎麼樣也敵不過英美人的機械文明的威力；於是整個亞洲的命運，便險些兒陷入英美人的分割手裏了。可是日本毅然地獨自去對抗他們，由實物的敎訓，劃出亞細亞復興之力！

屠戮公同的敵人——英美

恐怕蔣介石的本身也辨識着共同的敵人英美吧！可是他雖然辨識，但爲了一念之差，遂不容易拔出他的泥足；日本的勃興是較中國早覺一步的，她把現代的文明吸取了，遂俄然凌駕於中國之上，而發揮着無比的威力！至於大國的中華，雖緩進了若干路程；但倘能馬上醒覺，急起直追，相信是會駕乎日本以上的強力的。獨惜蔣介石倒行逆施，以爲仗着英美的力量，中國就可以凌駕日本；殊不知日本能夠有今日的根抵，曾經過三千年間的鍛鍊，才有今日的蓬勃精神。日本浸潤過三百年長的「鎖國痴夢」，持着本來的強烈的民族精神，由中國的先祖孔、孟、的思想加以磨礪而奮然興起。日本的強盛，在能不時把外夷的侵略勢力打破而發出自身的光輝；日本的先覺者藤田東湖曾有一句偈語說：「凝結的時候就成爲百鍊的鐵，發動的時候就變爲萬朵櫻花。」有上這樣的精神力，才開始了「日本的勃興」；在世界史上才生出一大現象。中國々民必須理解此義，同時更須作深一層的理解；這話是很簡單的，就是日本的精神一直要通到東洋的精神裏去。換言之，就是日本的精神將要得到中國的精神。大家都是東洋人，東洋人應該有一脈相通的精神與觸力在血管裡流通着。這內心的血潮，皮膚的顏色，眼睛的色素，精神力，孔孟的思想，就々把他置於一環的關係裡；把這些續成一條鐵鍊。 於是由這兒所生出的， 不能說是日本的興隆或是中國的興隆，這是亞細亞全體的復興。由五億數千萬的人力集結，才可以把東洋的道德灌溉於地球之上。我們東洋人的共通理念，就是西洋的機械文明，對於人類的福祉康寧是不會永久的；那簡直是「殺人的

文明」啦。你看！飛機的發達，馬上就成爲殘賊人類的工具。電波和光線的應用發達，更是窮兇極惡殘殺人類的方法。持着東洋精神的我們，對於這個，本着共同的見地，不是非把他粉碎不可嗎？

日本今日持着獅子般的奮促情勢，與大敵的英美戰鬭着。目前的大局，可以說是對英美殺人文明的抗戰。因爲只以赤手空拳去抵禦機關槍是不行的，對機關槍只有用機關槍才堪應付，爲着打碎機械文明而使用機械文明，簡直是迫不得已的事；我們只要不違背本旨可也。即如征剿戎敵而穿上戎衣，這是一時的權宜啊。「武」這一個字是你們先祖所造下的，這是「止戈」的意思。這種寓義，只有我們東洋人才能够充分理解；兇蠻的碧眼兒——英美——是沒有瞭解的可能的。建設世界的永久和平圈，是東洋思想所擔任的。殺人機械文明的分界，現在絕無負責的人，但我們東洋人的自身，不是比較誰都了解得多嗎？日本人和中國人今後處理世界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你們有沒有想到呢？

保衛東亞的千早城（千早城是日本具有天險的鐵城）

不幸持着「以血洗血」的論調，以致中日之間的鬪爭瞬及七年。但在日本方面看來，「中國事變」之開始，實在是來得適時的。倘若遲滯下去，便要遭着不能挽救的災厄了！

侵略亞細亞的英美惡魔，他們現在究竟企圖着由那裡對日反攻呢？其一是在所羅門方面，其一是在阿留地安方面。但是，這也不過是變成增加着重要的基點而已，即是增加你們中國的大陸。敵人已經把蔣介石作爲自己的陣營而使其執着臣禮啊！在亞美利加司令官之下，你們祖國的壯丁們被其抽調了去。星條旗很早已經開始在重慶的重要區域竪立起來了。

於是英美以中國爲立足點而對日反攻，關於中國的大東亞戰，於此就成了一層重大的問題啦。但這問題的開始，其事體已是十分顯明的；感謝中國的事變也是在乎這點。嚮昔之日，倘若日本不把中國英美化的傀儡政權滌方，由海岸線加以撲擊；則此次東亞的一大攘夷戰，是怎樣的了？英美的魔力可隨意地把那魔手伸出，拿着中國海岸線的各要點；如青島、海州、上海、福州、厦門、汕頭、廣州、等々，利用其爲自己的海軍基地。他們的潛水艦即由此根據地而爲所欲爲；空軍的機隊，也由這裡的基地飛出。但是無論怎樣，日本總得把他們加以討伐——掃蕩。順序地由中國的海岸線把他們的傀儡勢力驅逐，進而搏擊他們，使他們在中國所獲得的海岸線，一處也利用不來。這時候的他們，想必痛恨得隨地打滾罷！

日本爲了中國，同時爲了自身，在中國作戰，在南方戰鬭着。倘若日本沒有這種果敢的行動，則中國早已滅亡於英美人的魔手下了。所以我們要知到，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亞洲！這是怎樣地喪心病狂的抗日者也得明白的鐵則。你們光榮的先覺者　汪主席的師尊孫中山先生，很早已開始奔命於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了。這就是那個鐵則的鐵證。

日本是亞細亞的千早城，是中止英美侵略的唯一防線。假如這個地方糟了，則從此日起，亞細亞已是走進滅亡的黑夜裡。被英美利用作對日反攻的中國基地，從此就永無超拔的日子了。這一向在世界各地演行着的英美侵略常套，聰明的諸君們，應是沒有覺悟不來的理由罷！

「如今包圍着千早城以『足利軍』（日本古代之覇王軍。）自居的兵隊，這企圖爆碎亞細亞的防線的惡魔，假使給他以直接的立足點，他就不能够插足於中國的大陸了。」這是你們同胞中的一部份錯誤點，若果你們能够覺悟這個，那麼，我想你們的奮起，正當其時了。你們以爲怎樣呢？

我們日本人是誓死要把亞洲復興的。當着那世界曠古的征戰，無論怎樣也要擊滅英美爲止。在亞細亞的陣容裡，反叛的人是有着的；執迷地和敵人通謀，把應該誅戮敵人的血刄轉向自方的也有。這種愚昧得難以拯救的內奸，後世的史家，將要永遠地把其醜名記錄起來吧！可是對於中國四億五千萬民族的名聲，我想實在可憐。

中國々民諸君！

時局現在已成了一段重大的問題，善隣的日本，如今以一國的興廢來賭此一戰；但日本是一定勝利的。

立在這個關頭，你們能够晏若無事嗎？現在正須省察時勢，投袂而起啦。就你們承當着的任務而言，這豈不是屬於天道嗎？我是日本的一個言論者，純然是以在野的一個國民的立場，在日本國民絕不作虛僞的表情下，把這文獻給你們，期望你們接納。　（完）

國際新聞論壇

南太平洋的決戰

江風

甲　近來報紙上時常登載着南太平洋決戰的消息，究竟南太平洋海戰有何重要性？美國爲什麼連遭幾次慘敗，仍不肯放棄南太平洋？其中原因我不大清楚，請你扼要的說明一下。

乙　你所提出來的問題很有意義。老實說，所謂南太平洋之戰，就是日美海軍決勝之關鍵。因爲美海軍自夏威夷、關島、馬來、爪哇海、珊瑚海戰敗之後，羅斯福從前所誇張的太平洋艦隊，已經完全消滅。但美國對南太平洋海權之喪失，會影响它侵略太平洋沿岸諸國之計劃，同時，更可使美國經了百多年苦心經營的經濟特殊勢力，趨於崩潰。這是美國始終不肯放棄南太平洋的重大原因。

甲　聽說美國再三想從太平洋反攻，是羅斯福一九四三年的新計劃，這計劃如果實現，對南太平洋海戰，不是增加了不少的困難嗎？

乙　不，你的觀察是錯的，因爲你只能看到美國誇大的一面。你要知道，羅斯福是喜歡張大其辭的，試舉一個例：他沒有參戰之前，對世界大言不慚，說美國要做民主國的兵工廠。可是事實呢？所謂租軍案，祇是欺騙人的。去年蘇聯東線戰事最緊張的時候，羅斯福並不肯把多量物資援蘇。去月重慶再三再四派人到華盛頓去乞援，求老羅多放出一點物資，救々垂危的重慶，但羅斯福也不答應。可見羅斯福這個老奸巨猾的傢伙，要做民主國的兵工廠，實在是一套空話。不錯的，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曾有過一個夢想，夢想一九四三年是反攻年，可是，我們只要看她一月廿九日在所羅門稜涅爾島東方海戰，結果被日海軍擊沉艦船四十餘艘，就可證明美海軍之所謂反攻，不過等於零而已。

甲　然則南太平洋海戰，日海軍已把握着勝的關鍵嗎？

乙　是的，一點也不錯，日海軍在南太平洋，已建立起勝利的基礎。你要明白這勝利基礎在什麼地方嗎？日海軍戰鬪力强毅，固是「勝利基礎」的必然條件，但這也祇是因素之一，仍然有許多地理上的重要因素，我們不能忽視的。你要知道，日軍所佔領的地方，北起阿留地安群島，南至東印度，而在這中間，又有威克島、關島、告爾具特群島羅佈着，這些島嶼，都是日軍很好的空軍活動根據地，日軍利用這些空軍基地，即可控制整個南太平洋的水域。其次美海軍自第一次所羅門群島戰敗後，因損失軍艦計一百卅餘艘之多，實力消耗殆盡，抵抗精神已大爲削減。加之，軸心方面大西洋的潛艦通商破壞戰，使美國的船舶一天々減少，運輸連絡更形困難，美國欲在南太平洋來圖僥倖，恐怕是不可能了。

甲　對南太平洋的戰局形勢，現在我可清楚了，但我到底仍有點不明白。照最近報紙上的記載，美國似乎不在南太平洋獲得勝利是不休止的，同時還有，澳洲的安危，也似乎要看美海軍在南太平洋戰之勝負。你能再給我說一說嗎？

乙　當然，美國因作戰目的在太平洋，故南太平洋的勝利失敗，予她有極大的影響。不過，我們如要明白美國爲什麼要爭取太平洋，我們是

須同返到戰前的太平洋局勢。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字後，美國就視太平洋爲自己圍地，對日本太平洋勢力的抬頭，採取壓抑和排斥政策，結果使太平洋產生了對立的矛盾。這種矛盾很顯然的是：美國爲獨霸太平洋，必須阻止日太平洋新興勢力的發展。但這是徒然的，因爲日海軍自撕毀華盛頓海約後，在太平洋上已經和美國旗鼓相對。美國在太平洋失去控制力，足以影響美侵略太平洋的經濟計劃，這對於美國當然是一種嚴重的打擊。美國這次驟然戰爭，也未嘗不是由這一衝動所激成。可是大東亞戰後，美國不獨戰前對太平洋的控制力不可靠，且因太平洋上的軍事據點如：關島、威克島、菲律賓群島的喪失，而致原有在太平洋的勢力，也不能不被迫撤退。同時在英國方面又以南洋、馬來、星加坡要塞，都同樣被日軍佔領，使美國撤退終點，縮到澳洲來。所以嚴格來說，澳洲的存亡，也就是美國太平洋侵略勢力的最後關鍵，於此，美國傾全力以防衛澳洲，自是必然的。

甲　照這樣說，南太平洋之戰，是美國保衛澳洲之前衛戰了？

乙　是的，你說的一點也不錯，美國現在南太平洋的勢力，只剩下澳洲一角，所以保衛澳洲等於保衛美國殘存之勢力。不過澳洲目前的現狀，由於海洋控制權的失落，澳洲已成爲一個「海上之孤兒」，和英美連絡都已經斷絕。美國軍保衛澳洲，首要條件，就是須在南太平洋上打開一條運輸路線，好讓澳洲不致因外援絕望，陷於不可挽救的危機。在這裡你要知道，南太平洋的據點所羅門群島，是澳洲唯一的物資運輸中站，爲澳洲防衛之一翼，美軍會利用該島作援澳之外圍基地。不過，自去夏以來，日軍在新幾內亞及所羅門各要線進行作戰後，予殘存於所羅門群島美軍以殲滅的打擊，使澳洲要通過南太平洋獲得美海軍之援助，歸於幻滅。

甲　那麼日軍爲什麼在南太平洋獲勝之後，不立即進攻澳洲？這難道還有甚遲疑嗎？

乙　關於這點是時間的問題，遲早是要進攻澳洲的，因爲在整個太平洋上，美勢力已逐漸退出，斷不能讓她仍據住澳洲，作死灰復燃的。這道理無論誰都明白。但在戰略上言，却不是如此簡單。我剛才說過，澳洲是美國侵略勢力的尾閭，美國非至無力再戰決不肯認「第九」的，觀其最近雖經幾次所羅門海之慘敗，伊薩伯爾海的重大創傷，仍嘯集其殘餘艦隊再三在南太平洋一帶作精神上的誇耀，以圖掩飾敗戰，鞏固人心，可知美國實有重在南太平洋作拚死掙扎的打算。而日軍爲消滅美軍的主力，從戰略方面也實有先剷去澳洲外圍之必要，因外圍一擊破，澳洲便如甕中之鼈，不攻自陷了。

甲　那麼將來的演變怎樣？影響怎樣？

乙　將來的演變麼？那是不消說的，因在南太平洋作戰之所有一切條件，都被日海軍所把握，這些條件無異是南太平洋戰勝利的基礎。羅斯福在伊薩伯爾海戰後，已經承認「太平洋戰鬥已進入消耗戰階段，而日方也強調說，「太平洋之戰，是超一切普通攻擊與防禦之戰」，是則將來南太平洋也許有更劇烈的戰鬥要來臨，不過這種戰鬥的結果，我們可以預先看出，由於日海軍在南太平洋之種々優勢，勝利當然是屬於日方的。至於影響呢？這自然更爲巨大，第一：東亞圈內，從此可以完全把美國侵略勢力趕了出去；第二：羅斯福的一九四三年反攻計劃，將因此趨於失敗；第三：由南太平洋潰敗，英美在歐洲北非各戰場將遭到嚴重的打擊。總之，目前在世界每一個戰場，都有極大的相聯性，這猶之人的身體一樣，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如美國一旦不能支持南太平洋的戰局，則歐洲全局必然跟之動搖，這是一般人應該深切認識的。所以在南太平洋之戰，正在緊張之際，我們決不可抱「單獨作戰」的態度，在歐洲各戰場也應有同樣展開攻勢的必要。

甲　然則，南太平洋決戰也與大東亞戰爭有關嗎？

乙　當然有。大東亞的敵人是英美侵略主義，南太平洋決戰，却是從海洋肅清英美勢力者。因英美對東亞侵略的根據地，爲太平洋，必須把英美太平洋所有的勢力完全掃蕩乾淨，大東亞戰爭目的纔能告成，所以南太平洋之戰，也就是大東亞戰爭之一環，其勝負自有脈々的相關。這意義尤應深切了解認識。

廣州灣一瞥

日軍進駐後之新生地帶

銀漢

一

在法國人經營下的廣州灣，原不是一個怎樣繁盛的商埠，雖則法國租借的目的，原想把牠造成爲有力的經濟根據地，可是這個目的終於沒有達到。直至中日事變發生以後，商務才漸々兒活躍起來；到日軍占領香港，這一塊地方，更增加其重要性；在最近的幾年間，人口激增，商市繁榮，可謂廣州灣有史以來得未曾有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幾年間，廣州灣卻儼然成爲渝方拖延妄戰的謀略要地。

二月二十一日，日軍基於日越共同防衛廣州灣協定，和平進駐市區，這個法國租借地，已成爲協力大東亞戰爭的一環，視聽爲之一新，大爲各方所注目，現在就見聞所及，把廣州灣的一般情況，分別紀述如次：

二

廣州灣原是我國的屬地，在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被法國人占據，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十月十四日，清政府和法國締結廣州灣租借條約，其大旨有如次的幾項：

一、陸地南自遂溪縣所屬通明港，沿官道北至滿壚，東北轉至赤坎，更東進調神島北部，復東至吳川縣所屬西砲台後面之間；水面自吳川縣之海口外三海里(約中國十里)之水面起，沿岸西進至南通明溢口外三海里之間；又東海島(即滋州島)硇州島之全部，皆爲租借區域。

二、租借期限爲九十九年。

三、期限內，全屬法國管轄，得爲軍事上之設備；又對於人民得發佈法令，但不妨害中國之主權。

四、中國船舶，準中國各通商口岸同一待遇。

五、赤坎至安舖之間，法國得設鐵道電線。

這個條約簽定後，廣州灣便成爲法國的租借地，而直轄於越南總督。

三

廣州灣是南海的海灣，廣東省沿岸的一個小地域，包括東海島和硇州島，全面積八百四十二平方里，居於雷州半島的東部，東海島位於灣口，分兩個水口，形勢天然。但因爲東南兩口狹隘，巨大的船舶不能駛進。在從前，這地方原不過是一些荒涼的村落，附近一帶是海盜的巢穴，其後由於海上巡邏汽船和兵船的活躍，一般船舶的航行，才得到安全的保障。

民國二十七年，人口總數約爲二十五萬，到了今年，已增加到四十萬人了。在這數字龐大的人口當中，法國人僅有一百一十五名，安南兵大約一千名，此外，中國人佔最大多數，尤以廣東的雷州瓊州人居多。在語言方面，從前習用黎話，雷州話，最近通行廣州話，法國語言絕不普遍，有如葡語絕不流行於澳門一樣。

雖然不是怎樣豐饒的地方，可是土質和氣候都好。物產方面，有

甘蔗、馬鈴薯、花生、花生油、桐油、土製片糖、茶葉、山羊、水牛及牛皮等，是較爲大宗的；而主要的產品，是草蓆，每年出產約一千萬件，多數運銷到日本去。

據某法人的紀述稱：「廣州灣蘊藏雖不甚豐，可是也曾有水門汀土和煤礦的發現」云。

四

廣州灣租借地是直轄於越南總督的，因此當地的行政長官，也在越南總督支配之下，執行地方一切行政事宜。這個租借地，設有海陸兩軍，市政局、審判廳、稅關、水上警察、郵政局、電話局等機關，並分赤坎、坡頭、東海、坎州四個行政區，每區設置法國高級官員。關於民事和刑事的裁判，由法國人一名任治安判事，中國人兩人任陪審員，負責辦理。行政廳設在西營，現任的行政長官是特茂克氏。

作爲防衛廣州灣的陸軍，全是安南兵，約一千名，此外是維持港內治安的水上警察。對於防備上，似乎是不大重視的。

日本在廣州灣設有海軍武官府和領事館。

五

西營和赤坎是廣州灣的兩大市鎮，兩地之間，有一條濶二十米突的平坦公路連貫着，行走着用貨車改裝的長途汽車，交通利便。

法國人租借廣州灣後，即指定西營和赤坎兩地做商業區。西營市區內多樹木，風景清幽，有法國城市風味；海岸線短小，築有碼頭，是一個自由貿易港，帆船雲集，多由瓊州載豬牛而來，運日用品而歸。內河運營船也是在這裡灣泊的。這地方有許多銀號、旅店、茶樓、酒館開設着，可是沒有自來水的設備。法國政府機關設置於此，也可以說是廣州灣的行政中心地。

赤坎是雷州半島一個最繁盛的消費地方，和中國的遂溪縣地壤密接，由赤坎到遂溪，僅隔一度一丈八尺長的寸金橋。牠是靠了私梟的走運私貨而繁榮起來的。商市相當熱鬧，法國大馬路矗立着五六層樓的大飯店和百貨公司，繁華不亞於香港。

在日軍占領香港後，許多高等難民把廣州灣看做安樂窩，因此，僅有一萬人口的西營，突然增加到五萬，原有六萬人口的赤坎也一躍到十萬。由於人口的激增，旅店有人滿之患，住屋也成爲嚴重問題。這兩市鎮和澳門同樣公開的設着賭博場所；也有映畫戲院、導遊社、溜冰場等，營業相當旺盛。

文化教育方面，有法國公立中學校幾間，和散佈於各區的小學；日語學校一所，圖書館兩所，也有小型的運動場，此外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宗教方面多奉天主教，有天主教堂設在西營，頗爲壯麗，由法國人主持；年頭歲底一切風俗習慣，差不多和廣州市一樣。

六

近幾年來，渝方利用廣州灣的特殊性，視爲拖延妄戰的謀略要衝，在日軍占領香港後，更加重視，我們可以舉出如下兩點事實來。

一、關於物資輸運　自從滇越和滇緬路線被截斷及日軍占領香港後，廣州灣已成爲渝方僅存的密輸路線，因爲一切物資的輸入，祗要經過寸金橋的法方檢問站，便可以沿着遂章公路轉入廣西和重慶；內地物產的輸出，也可以不經汕頭廣州，而由廣西直接運到廣州灣。妄戰者爲苟延殘喘計，同時在這一方面秘密活動，企圖開發西南地域的經濟。

二、關於特務工作　在大東亞戰爭發生，香港將告陷落的時候，渝方便選定了廣州灣作爲特務工作的據點，許多特工人員秘密活動着，組織所謂「CC」團，陰謀策動破壞工作。在赤坎僅隔一小橋的寸金橋，發行大光報、南商報、立言報等報紙。

由於日軍登陸雷州半島，及和平進駐廣州灣後，渝方碩果僅存的密輸路線已完全斷絕了；同時渝方特工的陰謀與及其所謂西南開發計劃，也被粉碎無餘了。現在廣州灣一洗其原來的作風，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東亞新秩序進行中，這誠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我們對於廣州灣的繁榮，是熱切的期待着啊！

三個時期的廣州灣

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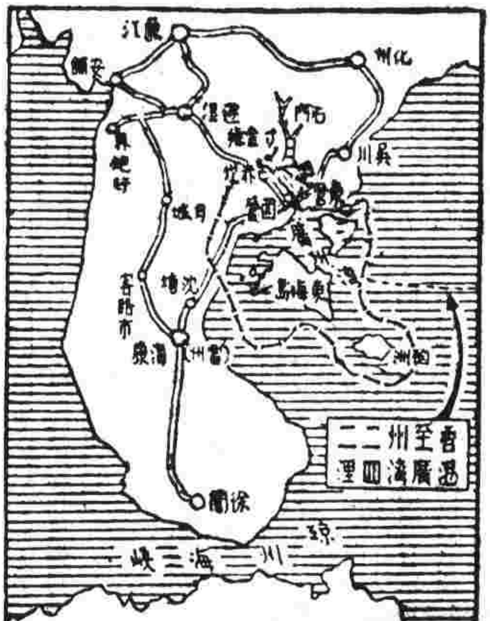
廣州灣現經由負責保衛大東亞的英勇日軍進駐了。廣州灣是怎樣的一塊地方呢？雖有很多人未親自跑去看過，但因它是在大東亞戰爭期中，有了歷史性的事跡表現的地方，各種的動態，都有很多人把它描寫過。記者因爲在廣州灣居留很久，爰把所知道的這塊經幾年來變遷很大的地方情形縷述如下：

悄然蟄伏的時代

說起廣州灣來，就是廣州灣既成了租借地以後，近五年前後的情狀：

當中日事變前，廣州灣是不給人注意的，它不過是蟄伏在廣東省最南的一隅，交通線航路只有和香港十天八天才一次的來往，或者往來越南香港的船舶經過偶一度停輪寄碇。陸路方面，和廣州相通的南路省道幹線。從來，來往的人，也是遵陸居多，因爲它和梅菉、水東、陽江、成了一條沿海的線，比較候輪來得快捷，亦沒有大量貨品往來，商業不見得暢旺，反不若梅菉、水東的繁榮。

在這一塊非商業衛繁區，又非軍事、政治、的中心點，跑到這裡的人物，除了一些南路人，



（高雷廉瓊屬）因爲就近家鄉的緣故，在這裡經營小商業之外，只有一些在國內觸犯法律，不能在國境立足，甚至港澳都不能站的人，就竄至廣州灣租界，藉外人勢力，來苟延殘喘而已。（有幾位當地的紳士豪商還有未取銷的通緝令。）

租界當局，對這塊地方，亦沒有多大投資，所以一些建設都談不上。民國廿八年時代最繁盛的赤坎法國馬路，也是黃泥鋪成的，還沒有三層以上建築的樓房。（最華貴的寶石酒店，還是兩層）只是西營方面，充分表現法國中古式的住宅區，綠樹蔽天，洋房隱掩，彷彿是十八世紀的歐洲都市。

在西營，和赤坎，兩個所在，隔了一條綿耳的公路，西營富有西方色彩，尖頂的教堂高於一切建築物，赤坎則充滿中國舊市式的商場，原因是赤坎原是遂溪縣的一個最大的市鎮。據故老言：赤坎地方在十餘年前，有些招待商旅的妓寨，妓婦的床下還畜養着大肥猪，半夜的時候，這口肥猪給人嘈醒了，嗚然而鳴，把這個從未見過的廣府客人嚇個一跳！近數年來的妓寨，雖沒有兼營這種副業，然而照當地住民多以養猪爲副業的情形來推想，當會眞有其事，尤其是最充分證明的就是：現在接儎客人的船艇，船艙裡還是飼養着大小肉猪咧！

暴發戶的時代

時代的巨輪，曾使到自誇世界無日落的不列顛崩潰，東亞人建設新東亞，世界的形勢經這一

個大轉變，廣州灣也從這個轉變時代暴發起來。當着渝方依賴英美，盲目妄戰，遂使國內烽火四起，百粵的人民，在那「余漢無謀，與鐵失城」的詛咒下離開了故鄉。廣州灣便是粵人的一個站脚點，於是，經之營之，把個悄然蟄伏的廣州灣，成了廣州化。在從前一般高雷屬的住民，經商是沒有廣州人的聰明，和手腕，所以一到了大批廣屬人士來到，初時便只有佔小便宜，無論購買什麼東西也好，要是你講的不是南路口音，總會當你是「金山伯」一般看待，這種損失，卻給廣州人不甘忍受得住，而且經過努力的掙扎，居然把他征服逐漸地把他淘汰。南路人不善經商，墨守成法，無論什麼行業，總是不能和廣州人經營的鬪爭，積久便把所有各行的商店，頂手、轉讓，原日的老闆退出了，多數返回他的家鄉另謀發展，一切的繁榮，差不多都是出在廣州人的慘淡經營；加以渝方藉外力的口岸。只有廣州灣，一切物資出入，便以廣州灣爲吐納港，廣州灣遂一躍而爲重要商埠。走私的大規活動，發國難財的借作寓公，嫖賭飲吹的總滙，荒淫無耻，愈弄愈兇；有這情形，其他各行商業都沾了實惠，新型的大規模酒店、戲院、舞場、酒家、茶室、茶樓、妓寨、一切都蓬勃起來；娛樂區像新街頭，法國馬路等，每當電炬乍明笙歌嘈耘，徹夜不絕，兩利俱樂部賭場，賭徒如蟻附羶，視東方蒙地卡羅的澳門無多讓；大商行不斷的開設，花紗、洋雜、布疋、銀業、金業、酒樓、酒店、旅館、印刷、運輸、膠輪、汽車、美術裝飾、建築、都應有盡有；民廿九年的春間，赤坎西營，還沒有早茶的茶樓，廣州人跑到這裡，假如你是有早茶癮的仁兄，要使到你「吊癮」了，迨是年的冬天，已給投機的商人經營了，接二連三的開設，早午夜市不斷，繼後還有上海館的蘇食也出現了，同時沒有設立過的找換銀號，至此也蝟興，多至十餘家，中國人的銀行也是空前設立的。

民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都是全盛時代，人口也增加到三倍至四倍，新建築物像雨後春筍，尤其是寸金橋的地方，當三年前的寸金橋是荒蕪不堪的，從赤坎出橋以後，那便是中國境了，這裡除了兩座用磚瓦建就的房子外，其他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塊荒凉的原野。公路泥濘凹凸，樹木也不甚多，往來的商旅，並不見得怎樣熱鬧，可是在三年後的寸金橋，平添了數十幢的房屋，中學校也設立了，報館、電報局、郵局、咖啡店、飯店、修理汽車店、汽車廠、機關、銀行、擠得熱鬧非常；每天進出旅客達六七萬人，盛極則衰，給它一場大火，燒去了大部份，經之營之，又捲土重來，不久又回復舊觀。廣州灣黃金時代，可稱是罪惡社會，鼎盛時期，一方面那嫖賭吃喝、鴉片、走私、詐欺最爲活動，每當黃昏時候，私梟便公然在租界內購辦貨物，入夜就趕程，一路担伕像長蛇般大籍公然走運，渝方的軍警，多是受了賄賂，閉着眼睛，聽他們自由無稅走運，私梟巨頭，賺得百十萬塊錢的不可勝數，香港更生了，廣州灣便受了一重打擊，然而還是一樣的窮奢極侈的消費，醉生夢死不知道世界情形的人實在不少，不久的時候，這個敗佛的社會，卻給日軍和平進駐，於是乎廣州灣便更生了。

賦了新生的時代

廣州灣，是東亞的一翼，它的形勢，是和海南島與香港之間，互相呼應，成爲鼎足之勢的。在號稱東方直布羅陀的香港，自從歸還了大東亞人的手，香港於是更生了，廣州灣雖然在法人租借中，但爲着保衛東亞的需要，日軍便有進駐之必要！

自從民卅二年二月十六日，日軍進駐廣州灣後，從前活動的敵性份子，英、美、渝、的間諜，暴徒，都很多很多盤據着，甚而至到遂溪，吳川縣的游擊隊長，也在這裡過他的幽閒生活，一方面唱高調自鳴，一方面沉迷嫖賭的發國難財，這種人除了居住香港外，廣州灣便是他們立足地了。

日軍初到廣州灣，那些敵性國人，便不能不溜之大吉，相當狼狽。他們退路，只有從西營過東營，入吳川，轉梅菉，高州等地，從此，廣州灣便在無血的和平協議下進駐，賦了新生，一般平民，初時雖曾跑避，但不久即完全回住，恢復繁榮，對於大東亞戰爭，怎樣建設東亞新秩序，都有了々解。

廣州灣入了大東亞共榮圈了，文化和經濟，都有了正常的發展，日語學校不斷的開設；各種物資的配給，也要實施，較從前以走私漏稅，以操縱貨物，擾亂金融，做正業者，不可同日語，今後的廣州灣，是保衛大東亞之一翼，他的重要，不減於香港的。

（下續28頁）

孤兒院巡禮

是孤兒快樂天堂
是孤兒的安樂窩

• 莊重 •

春末，南國正是多雨的季節，一連落了幾天雨，天々關在斗方式的小房子裏，感覺到無限的悶損，這一天，不知是東南風或是東北風，吹散了那密佈的烏雲，太陽露出了臉，活躍的氣象充溢在整個的都會間，我也走上街頭預備鬆動一下。走了不到三條街，迎頭看見那班孤兒樂隊，這給我引起了前一星期對於這班孤兒樂隊的印像。他們這回有點不同，更換了全副的行頭，由籃色換上蠹紅色，吹奏的調子也變了，可是人馬却全班照舊，領頭的還是那個小黑臉，壓後的依然是那個矮胖子，堂々的擦過了我的面前，把我過去欲訪問孤兒院的念頭，重新的翻揚起來。

終於，揀了一個星期日子，我懷着愉快的心情，做了一次孤兒院的訪問。

從西關到花塔街是有一段距離的，輕風在臉上吹拂着，許多條街道溜過去，我轉進花塔街的街口，想到不久以後那訪問的所在即將和自己接觸的時候，心里就泛起一陣跳動。

我張望着，怕在不經意里走過了目的々所在，遠々的我看見雄偉的花塔聳立在雲霄，那浮雲輕飄的在尖頂上流蕩，這條街很寬暢，風絲里帶過來一點春寒，大概是自己的衣服太單薄，感覺到有點冷意。

院址相當的堂皇，一道白色的圍牆環繞着，門口有兩個崗亭，由三個孩子在守衛着，在門口看不見有傳達室，我想也許不要再通報吧？不管牠，走進去再說。可是，走不到兩三步，後面忽然大喊一聲：

——敬禮。這一下，預先我沒有想到，心里不免一跳，回過頭去，兩個孩子很莊重的擧着手，另一個掛有值日帶的孩子走上來，怪有禮貌的，問我看什麼人，有沒有帶着名片，當我說明了來意之後，於是，我被招待進了客室。

不久，院長韓家政先生走出來，她是北方人，雖然留居在廣東已有了相當的時日，但在言語上却依然保存着北方的聲調，不致使初到南國的人，感到語言的隔膜，由她那慈和的臉上，以及溫馨的態度上，就可知道這一群無依的孩子，是在怎樣受承着她的彌々的誘導和善美的薰陶，我們談着，由創造的艱苦到連年的歷程，由目前的情態到將來的期望，之後，我要求會見一回院里的董事，過去負着盛譽的將軍李亞西先生，關於李董事創設孤兒院的一番苦心，我是久已聽聞了，那天承他不棄，也做了短時間的談話，董事的將軍風度依然如前，不過胸項間却多了一串佛珠，現在他是以我佛的慈悲心腸，把以前的經歷，教練給這一群健壯的子弟。

是的，辦理慈善事業並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恒久的精神，是不足以承當的，現在怎樣呢？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收獲。現在的孤兒院並不是從前的一間，從前的一間附設在一水之隔的花埭，早已在幾年以前停止了，後來廣東復興以後，無告的孩童遍地都有，於此，打動了熱心人士的關懷，於此，韓院長在奔走策劃，於此，得到當時執政者的贊助，在卅九年春末的四月成熟創立了，那時爲了經費的缺欠，所收容的孩童並不多，設備也比較簡單，此後，頓

有各界仁翁的慨解善囊，院里的基礎日益鞏固發揚，收容的數量隨着增加，設備才由簡單趨於美滿，再後因爲院址的不敷應用，又在三眼井上街設立分院，把男女的界限劃分，實行分別管敎，訓練他們間的應有技能。

這里，我們不能否認，無論做一件什麼事，主要的力量在金錢，假使有了充足的來源，至少對於推動的成果上將有莫大的助益，以孤兒院說，他本身的經濟能力是很薄弱的，雖則目前得有機關的補助，但數目不大，勉强能夠維持，可是主持的人並不因此氣餒，相反的，在以堅强的恒心向前邁進，他們認定祇有勇往邁進，才能獲取各界的公評，有了公評，才能開發璀燦的花朶。

那花朶究竟怎樣呢？好吧，讓我在這里做簡單的介紹：

太陽由屋頂移到室中，走廊里揚起了一陣鈴聲，跟後有一陣腳步聲的騷動，守衛門口的孩子在和另一批交班，値日的班長在往來的忙碌。

——鈴聲，正是吃飯的時候。院長說。

——我想最好能領導我參觀一下，說是要求，其實到了這里也是必然的舉動，院長微笑着，讓我作全院的巡視。第一步，先跨進了飯堂，幾條木板的長桌，從門口直伸到牆根，兩旁的長櫈上很勻稱的對坐着，桌子上，用不着什麼陳設和檯布，可是桌板却光潔非常，不留有一點泥垢，每人的面前安放着一碟菜蔬，一大碗飯，以牠的容量看去，最少都有十兩八兩，在米糧配給的目前，能有如此的享受，却不是容易的事。會食的孩子雖不少，然而却聽不到狼呑虎嚥的聲息，都那麼安翔的在處理本身所得的享受，沒有爭奪，更沒有吵鬧，有的就是寧靜的秩序。

第二步我沿了走廊跨進孩子們的臥室，臥室的面積不大，安排着幾十張双層的碌架床，每一條被的大小摺疊得完全相同，我走過去，隨便的在一張床上伸手摸了兩下，呵，連一點灰塵都不見，木板上刷洗得非常光潔，好像抹了一層油，陽光打屋頂溜進了窗口，空氣挺飽滿的。聽說以前採用的是鋼絲床，白色的被單從床頭直攤到床尾，後來爲了人類的增加和費用的昂貴才改用現在的式樣。

飯後了，時間是寶貴的，丟下了筷子和飯碗，手腳和五官都不能讓他空閑，由他們的挺胸調步看去，知道已經裝飽了肚子，其他的工作開始又在手里活動，五官也在跟隨着運用。

習藝是一個人應該具備的本能，這些孩子，當然也不例外，除了學科以外，習藝已成了他們經常的課程，三年了，在這期間中，他們在鍛鍊，技術是隨了日子在進展。我走過習藝室的第一間，是個理髮的所在，里面的地位很小，僅々的容納了兩張靠椅，有兩個孩子正在理髮你不要小看了他們的年紀，也不必担心在他們的刀剪下會損傷了你的皮膚，台子上是應有盡有，番梘和洗頭水一切都齊備，但如果你想在台子上找點頭臘和香水之類，那却對不起。椅子的對面，也有一方大鏡子，可以顧盼一下自已在被剪時的尊容。

我有點奇怪，爲什麼理髮也由孩子動手？院長笑了，她問我知不知道現在理髮的價錢，孩子們理髮不見得可以減半收費，每個人一月剪兩次不能算多，每次代價兩毛也很中平，那末一個孩子每月佔據四毛，現在兒童的總數是三百多，這筆支出也確實不小，小數是不容長算的，這話一點不錯，由此我感到他們自力自强的精神是値得欽佩的。

「院長，除了理髮還做其他的習藝麼？」

她沒有說什麼，笑着，引導我走進了第二間。

一推門，只聽見一陣車々支々的响聲，走進去，里面有幾張矮少的木桌，兩個大木櫈，木箱里裝滿了鐵鎚戒尺之類的用具，地下放着許多被截成的短竹，十多個孩子正在起勁的工作，把截成的短竹鑿好了孔，架一隻橫條在上面，然後再把橫條穿洞，讓堅韌的棕繩綁緊了細軟的竹條切齊了參差的部位，於

•男孤兒製造掃帚時工作情形•

是一件掃把完成了，看上去非常容易，做起來卻煞費心機，他們的每一隻小手都在忙碌，每一件器具都不得休閑，在忙碌和不休閑的狀態下，那牆角上堆積着不小的成績，每一把的高低都很勻稱，每一把的竹齒非常堅實，誰能相信這是出自兒童的製作？成績不錯，據說除了本身的應用以外，那多餘的還供應到社會上。

孩子們穿東西是比較靡費的，一對鞋穿到脚上，只須要短的時間，不是脚尖開了天窗，就是脚跟通々風氣，這實在不是辦法，要草鞋穿吧？草鞋的代價都貴過理髮，而且草鞋不比鐵做的，更受不起磨擦，那末還是自己來吧，這責任交給了女孩子來担負。每天她們在規定的時間裡操作着，集滿了一個相當的數目來更換應用，大概是地方的狹小吧？編草鞋的所在不是房子里，卻在陽光照射的屋簷下，十幾個木馬綁好了那編鞋的木齒，她們在低了頭，用力的把每根草通過了木齒做成了一個々的扣結緊密的連繫到原有的行列上，一行又一行，然後把線帶釘在兩旁的行列上，於是，一隻告成了，他的式樣和堅實，和市上的並無二致，而代價是在自願的原則下節省下來。

不錯，目前是節約的時代，所謂節約，並不是專對某一項要省儉，其他的部份卻放鬆，牠是要有手術的態度，一致的旋律，那末單使編鞋理髮，當然是不够的，對於這缺憾，自力縫衣也須補了一部。關於縫衣的場合，他們分成了兩部，一部是手工，一部卻借重機械，那草綠色的布疋在車衣機底下推動，那有花色的內衣，在她們的手上穿挑，手藝多純熟呵，迅捷，齊整，假使等用的話，還可以增添人馬，加開夜工，許多套服裝可以在短的期間內告成，不受裁縫的那股烏氣。

走出工藝室以後，我感覺到他們所做的雖都合乎實用，卻沒有細膩手工的貢獻，心里想假使能再數練一些細膩的工夫，必有更大的收穫，可是當我進了成績室以後，我簡直在瞠目結舌，說不出話，把剛才的想頭完全打碎了，看吧，這兩尺長的草席上，是客廳的陳設，竹片做成的沙發，台櫈，茶几，衣架，玲瓏的在眼前閃跳，旁邊是臥室的用具，一個公仔在安靜的睡午覺，里面有粗竹雕刻的筆筒，鉛絲編結的文盒，鐵皮塑就的水鴉，細篾織成的花籃……隨便的拿起一件，不是玲瓏剔透，就是精緻絕倫，叫你不忍釋手，還有木架上的種々色々，確實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這里有一種玩意在南國是少見的，就是橫架上的五角連彈，這玩意盛行在飛沙漫地的北方，在端午節的前後，牠開始出現在孩童的襟間，每一個角是用花的絨絲線纏繞的，目的要五色繽紛，爭嬌鬥艷，想不到這北地的手工，竟也吹到了南國的河濱。

除了工藝之外，每天他們在受完全小學的課程，同時為了養成他們堅強的體魄，也經常的在受軍事的教練，他們間不分什麼男和女，並不因為女子的體質比較軟弱，而可享受特權，例外的不必操練。

每天，當鷄鳴之前，窓間的繁星仍在擠眼的時候，不論是炎熱的夏暑，或是嚴冷的寒冬，他們迎着刺骨的寒風或是鬱悶的熱浪，爬起了身，街上怪靜的，看不見行人，街燈放射着微弱的光芒，他們就在這光芒下迎着天空的黑臉開始了一天的早操，什麼排教練，連教練，散開戰队，喻戒射擊，班伍搜索，輕騎躍進……他們早已在李將軍的指授下記得滾瓜爛熟了。一種熱望的情緒在衝動，不能說是多事吧？我要求做一回實地的操演，這要求被沒拒絕，一聲號令，立刻聚集了幾十個人，七星木劍權且做了槍枝，分成三行，[illegible]把搶[illegible]院門走[illegible]上，[illegible]，廢形[illegible]，[illegible]步々[illegible]，[illegible]者的[illegible]了[illegible]空氣中，由遠方[illegible]了一[illegible]之後，他把刀尖一揮，這隊人[illegible]院門口伸[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很遠，但口令依然可以[illegible]，只聽見一聲「臥下」，他們的[illegible]前彷彿預先劃定了一條線，在[illegible]里長蛇似的列成了一道壁壘，準備着向對方射擊，後來，又是搜索，又是迴抄，可惜限於地方和時間，不能充分的發揮操演。

接着是女孩子的劍術，說到劍術，那是我國的國粹，在武器發明沒有演進到目前的時代，牠曾創立過轟烈的事蹟，許多種演義的說部上，更敘述得有聲有色，現在劍術雖然被立體的武器淘汰了，但平時對於個人體魄的鍛鍊上，還具有相當的價值，這是不容否認的。那天女孩子表演的是飛龍劍，不但步法緊湊姿式端正，而且身段矯捷舉動靈敏，絕不是短期的訓練能夠成功的，什麼盤頭過頂，飛鶴亮翅，平沙揷葉，等々，深々的種下了她們

的心坎，我相信假使給她們換上眞劍，迎着白熱的陽光，一定會更精彩的。

回進院里，會客室的後面送過來一陣歡聲和嘩笑，有的在喊：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隨了嘩笑與喊聲踱過去，那是個小的偏院，地上鋪滿了厚的細沙，幾個男孩由木台跳上了槓架，做着各式的演出，叫喊是由看熱鬧的孩子發出的，槓架的高度差不多齊了屋簷，可是他們並不因爲高就不敢攀援，反而更加起勁，眞的，他們的身子輕便得像隻飛燕，只隨意一聳，那兩隻手就會握住了鐵槓，用一點力支起了半個身軀，或是把兩條腿任性的左右跨越，這還不算，有的橫躺在鐵槓的中間，讓鐵槓支持了他的平衡力，有的却是倒栽葱頭向下脚朝天，整個的部位和平時成了個對比，這也不算，還有的站大柱的頂端，由一丈以上的高度跳了下去，面色不改，也不喘氣，確實是眞功夫的表現，我在他們的背膀上拍了兩下，够硬，目前已經如此，將來更用不到多說。

一轉身，在一群孩子的中間，發見有一個最小的，他的高度最多與桌子相平，一張圓胖的臉，一双靈活的眼睛，怪可愛的，我把他叫過來，他告訴我叫侯秉儀，七歲，寄留在院里已經兩年，他失去了家，院長成了他慈愛的褓姆，說着，那天眞的小臉上露出一種依戀的神情，他不陌生，他投依在你的懷抱里，使你連想到一個無告的孩子是多麼需要人的愛護呵！

「以這孩子的口才，如果加以訓練，將來對於演說上一定不錯」我向院長說。

她只是溫和的笑着，後來說：

「平時他也在練習，不妨叫他試々看。」

我想，這下子怕他要吃不消吧？以這樣小的年齡，怎能登台演講呢？

好吧，就先試々看，於是帶了他到禮堂，但問題來了，當他站在講桌後面的時候，僅々的能看到他的頭頂，連兩隻眼睛都看不見，不行，不是辦法，我搬了一張高櫈墊在他的脚下，才露出了半段身子，起先，很有禮貌的行了個敬，然後說出：「人生應有的做爲」，他把人生分成了三個段落，在每個段落中的操守和處世應該怎樣，說得層次分清，有條不亂，不要看年紀小，聲音到非常宏亮，最不容易的是他的態度從容，眼鋒在到處週轉，十足一副演說家的姿態，時間足有二十分鐘，他跳下來，那臉蛋漲得紅々的，我按了按他的胸部，跳動得非常利害，這玲琍可愛的孩子喲，我熱烈的鼓掌了。

的確出乎意外，簡直是個奇蹟，這一批幼小的沒有離開過廣東的孩子，居然會唱京劇，最後，我隨同着走到六榕寺的補榕亭，鑼鼓傢伙正在敲得震天的响，京劇上應有的用具這里是齊備了的，他們不假手任何一個外人，全部人馬都是自已承担，那五音班類的鼓手，也才不過十四歲，兩把胡琴拉得娓々動聽，當時他們正唱蘇三起解，唱來聲調婉轉，絲々入扣，很有點味兒，只是字音還不能合乎原韻，這是美中不足的，全班人馬雖說能戲已經不少，如果訓練些台步，不難組成孤兒劇社的。

春天是教人陶醉的，在陶醉的春天來和這一班幼小的孩童見面，共感到無限的愉快，我離開他們的時候，太陽已經斜掛在樹梢上。

歸途上，思潮在不停的伏起，以他們的精神、教導、操練，誰能說將來不出人頭地呢？不過地方還是太小了，假使院後能有一塊大的田園對於農閒的常識同時灌輸給孩子們的頭腦上，使在受教的期間多有些生產，那是更理想的。

我的脚下覺得很輕鬆，迎着和煦的風，我默禱着，爲這孩子們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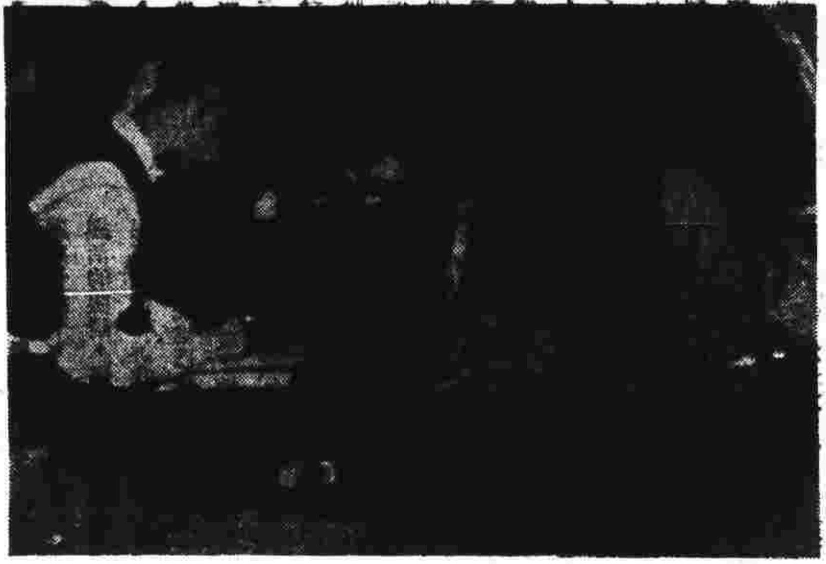
•女孤兒縫紉工作時情形•

禺北農村現狀調查座談會

地點 禺北石井鎮公所

日期 三月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記者・



出席者

桑野敬治（共榮會協榮印書館主任）
後藤彥十郎（共榮會華南宣撫協會主任）
鄭毓潮（協榮印書館編輯）
張　漢（同館編輯）
吳華生（當地駐防軍代表）
梁沛霖（當地駐防軍政訓室代表）
永　峰（當地友邦駐防部隊情報部代表）
藤　川（同部代表）
羅夢蘭（同部通譯）
蘇永康（古鑑鄉代表）
張永春（同鄉代表）
蘇　良（鴉崗鄉代表）
凌恒灼（潭村々長）
徐　栩（石井鎮立小學校代表）
何定礎（同校代表）
許　興（石井鎮商會代表）
黃　浩（同會代表）
李乃昌（大岡村々長）
江活照（黃沙岡代表）
梁炳田（岑村代表）
梁國籌（同村代表）
李貴常（滘心鄉代表）
彭季赤（槎頭村代表）
蘇曦貞（石井鎮々長）
梁子猷（同鎮副鎮長）
陸紹康（石門四村代表）
劉　津（小坪鄉代表）

前記

本省各地農村在事變初期由於飽受流方焦土戰術之荼毒，「游擊隊」擄掠政策之騷擾，元氣損耗，斲喪殆盡。幸賴四年來本省秉政當局的銳意建設，披荊斬棘，又得友邦人士的傾力協助，遂從破壞凋零之中復興起來。

最近共榮會協榮印書館以新中國建設業已踏入第三年度，且國府亦經實行對英美宣戰，爲期澈底明瞭本省一般農村的復興實情，以及現階段農村大衆思想的傾向起見，爰組織農村訪問團出發禺北一帶，作實地的視察。同人等一行於是日正午十二時乘車抵達石井鎮，嘗蒙鎮公所方面盛意招待，午餐後，隨即假座鎮公所禮堂舉行座談會。

永峰：今日共榮會諸先生一行抵此召開座談會，本人極端希望出席諸君，對於鄉治、教育、生產等一般狀況，儘量發表談話。共榮會內部服務人員，一部份是日本人，一部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通力合作的，各位倘有意見，請不要客氣的發揮。

桑野：今日各位在百忙中慕然參加這個集會，我們表示着萬二分的感謝：本座談會完全是以討論農

村的一般問題爲中心，務請各位不要客氣。

鄭毓潮：此次座談會的最大目的，第一：中日事變以來，本省各地農村雖然經過了很大的破壞，但幾年來得到中日當局的協力整頓，已呈示着復興的姿態，此種姿態，正是都市一般人士所渴望認識的，所以擔負着宣傳責任的我們，對於目前農村的文化、教育、政治、經濟、治安等一切現況，都希望得到深刻的瞭解，俾得正確的報道。第二：農村發展的眞相，固然是我們所希望深切明白的，但民間的疾苦，我們亦希望儘量洞悉。又今日的座談會，是不限範圍，不拘形式的，請各位和在茶樓一樣隨便地發表談話。

張漢：我們還是第一次到達貴鎭，此間的一切情形，希望各位詳細見告。貴鎭係由若干鄉村組成？人口總數若干？尤望鎭長方面見告。

梁子歡：（石井鎭副鎭長）敝鎭從前是由十三鄉聯合而成，事變後是十七鄉。人口約一萬二千餘。

鄭毓潮：此間的農產情形怎樣？推行增產運動，想必得到很大的成績吧。

蘇曠貞：（石井鎭長）本鎭各鄉民衆，多從事稻作業，農民人口佔人口總數八成以上，收割後即種植什糧，但因可耕地面積太少，每年仍欠米糧數月，至於所謂荒田荒地，可以說完全沒有。

鄭毓潮：本省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但米糧不敷數字，竟爲全國各省之冠。——約佔全國米糧入口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此中原因，簡單的說，就是完全由於農村方面從來對開墾荒地，實行冬耕，改良稻種等問題未加注意之故。目前當局已積極推行增產運動；而友邦方面對蓬萊穀種試種的指導，亦不遺餘力，在座各位，均屬鄉村間優秀份子。今後望善體當局解決糧食問題之苦心，盡力以「節約增產」「勤勞報國」等理論向鄉民們闡釋，俾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我們所萬分期待的。

張漢：此間附近治安情形如何，望中國方面防軍代表見告一二。

吳華生：（當地防軍代表）本部隊係於上月九日開到此間接防，爲時不久，同時正集中精神於訓練士兵方面，故較遠的地方，尚未有派隊前往巡查。不過來此一月，亦未聞有特殊事故發生，地方極爲寧靜。

鄭毓潮：關於各地治安情形，並希望各村代表見告。

許興：（石井鎭商會代表）此間各鄉均有聯防隊的組織，同時友軍方面復警備嚴密，故治安情形極爲良好。

鄭毓潮：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後，此間大部份民衆的心理，究竟怎樣呢？

蘇曠貞：英美百年來侵略東亞的血史，纍々難數，此間鄉民痛恨已極，故當國府宣戰消息傳至，無不欣喜若狂，一致表示熱烈擁護，務求把英美打倒，使東亞歸還於東亞人的懷抱。

陸紹康：（石門四村代表）此間民衆，自國府布告參戰後，心理上多起了重大的變化，換言之，他們對打倒英美，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義，已有深一層的認識，同時對於渝方無底「抗戰」的錯誤，亦有進一步的警覺。

張漢：我國參戰後，民衆對於友邦日本的態度如何，請防軍代表，發表談話。

吳華生：本部隊來此駐防後，跟着即曾召集鄉民開過一次座談會，就中深覺鄉民們對中日兩方部隊都很熱心協助；同時更感覺到中國與日本緊密提携，聯合把全東亞敵人——英美打倒，實爲他們所一致熱望。

桑野：中國部隊方面，對民衆宣傳的方針是怎樣的呢？

梁沛霖：（防軍政訓室代表）軍隊以服從爲原則，故一切對民衆宣傳方針，我們秉承從上峰命令辦理。目前還是注重標語宣傳，宣傳隊的組織，目前正在籌備中。

鄭毓潮：如何使民衆與軍隊打成一片，是爲政訓工作者的重要任務。本人願聽取貴軍從事民衆工作的經過，以及從事民衆工作所得到的感想。

梁沛霖：我們每到一防地，必召開軍民會議，聽取民衆意見，然後進行民衆聯絡工作，此次開抵此間未及一月，亦曾召開各鄉代表談話會一次。

黃浩：（石井鎭商會代表）前次來此間駐防的我國部隊，因爲對民衆工作漠不關心的緣故，終於弄至軍民間起了隔膜而無法聯成一氣，這點我們是認爲萬分抱憾的！

張漢：此間教育狀況如何？希望鎭立小學諸先生見告。

何定礎：（石井小學代表）此間除設有鎭立小學校一所之外，各鄉多設私塾。石井鎭小學於事變後得友軍幫忙，組織成立，最初由倉田中尉任校長，後來由六區派黃誠君兼任校長，附近各鄉兒童多從遠

道到來求學，他們都是很熱心讀書的。今年學生人數比較增加，全校有學生一百五十人。同時爲利便鄉民研究日語，並設有日語學校一所，商民入學的爲數亦不少。此外又設有番禺縣立第一民衆學校學生百餘人，努力於剷除文盲工作。以上各校學生，對於大東亞戰爭和新中國及新東亞建設意義，都很清楚的瞭解到。

張漢：學校經費來源和教員待遇怎樣呢？

何定礎：石井鎭立小學校，係由鎭公所方面每月補助軍票五十元，娛樂捐方面每月補助軍票二百二十五元。教員月薪軍票四十元。

鄭鐵潮：事變前後鄉民的生活程度比較如何？請各位隨便發表談話。

劉津：（小坪鄉代表）就照敝鄉而論，鄉人在事變前，多從事航業，曾設有兩個航業公司，事變以後在行走省港，港梧兩線船隻做工的鄉人，現多回鄉從事農作，不過他們對於日本此次發動大東亞戰爭和國府對英美宣戰都很熱誠擁護，因爲他們是深切的明白大東亞戰爭是保衛中華，復興東亞的戰爭，爲要完遂戰爭的目的，自非抱着「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決心不可。

江活照：（黃沙岡代表）事變後因穀米有價，故大部份農村，頗爲發達。

後藤：各鄉村民衆，對於日軍態度怎樣呢？

李貴常：（蓄心鄉代表）日軍初到時，因言語不通，未免有些隔膜，近來民衆已深悉中日和平合作眞義，因此對日軍不但沒有恐懼心理，抑且異常親善和洽。

桑野：民衆喜讀何種讀物？同時各位對民衆宣傳所採取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蘇永康：此間民衆對報紙如迅報等及小說、雜誌、畫報、古今賢哲言論等均喜閱讀。我們的宣傳方式除了召開民衆大會之外，就是把報紙畫報等張貼於通衢大道，使民衆們得普遍觀覽。

徐桐：（石井小學代表）大部份民衆仍是多看四書五經，及小說哩。

桑野：今日，蒙各位在百忙中到此發表許多有價值的談話，本人非常感激：以後倘有機緣，我們當再與各位作更長盡的談話，本日的座談會請就此結束吧。

桑野先生致詞之後，壁上的時鐘已指着五時二十分，各個人遂於興奮愉快之氣氛中相率離座，而同人等一行晚餐後亦於暮色蒼茫中向着預定之途程啓發。

接（21頁三個時期的廣州灣）

和省港澳不同的風格

廣州灣原是高雷屬地，當然原有的風俗是和高雷一般，同時它是法國租借地，所以又染上了不少法蘭西風味。西營固然充滿了法國色彩，赤坎也有一部份地方表現着歐洲風格；廣州灣和省港不同點，就是：（一）汽車從右上左落而行，（二）秤是二十四兩爲一斤的，（沒有十六兩計算），（三）郊外公路比較市內馬路的建築爲好，（四）租界的警察行政人物是中國人，（赤坎公安局長陳學談）（五）廣州灣沒有乞丐（沒有乞丐的原因，第一：因廣州灣從前的住民除外來的通々是有職業的，貧苦居民在家鄉都能够刻苦自食其力，第二：廣州灣暴發後，勞苦工作，都是本地居民充任了，遠地的不能够混入。第三：走私成了風氣有小資本的可以自辦，沒有資本的可以出賣勞力，總能博得兩餐，所以乞丐是絕少也可說到沒有。）（六）囚犯通々充苦工，（廣州灣當局對於犯罪的囚徒，是沒有任他在監牢裡安坐而食的，無論築路，築堤、修路、搬運泥土木石，都是驅囚犯服役，住在廣州灣的人，每天都可見到一批一批鐵索飛環的囚犯充苦工，這種充分利用，別埠是少見的。）

寸金橋是寸金尺土

寸金橋，是廣州灣和內地交界的鎖鑰，剷鴻溝爲界，建橋做界址，命名爲「寸金橋」，表示寸金尺土的意義，後來雷州海關曾一度有英國人充稅務司，又勾通法政府，欲展拓界線至雷州海關，先提出了築路問題，由寸金橋起，至雷州海關止，由租界當局出資築路，以便將來藉口，他的陰謀被當地當局所戳穿，旋又提出從租界引電線至海關，亦想做成藉口，結果也給當地政府嚴重的拒絕，它的計劃也成畫餅，租界當局，知不可侮，才不用那英國人稅務司的策略，可見英國人的野心是一貫的，對中國不利的野心，是隨時隨地都蓄蘊着的，渝方盲目信賴英美，眞是愚不可及。

總之，廣州灣現在新生了，一切一切，都從蛻腐化的出，新的細胞，現已開始活着，廣州灣前途的展望，是光明的，是偉大的。

我們所需要的文藝作品

老伐

去年春季，我在香港日報的副刊駱駝上，曾不顧一切地提倡清潔香港文壇運動，主張根本肅清英美思想的遺傳毒素，鴛鴦蝴蝶派的黃色作品，從文壇的領域內，從事於新文化的建設。我這種提倡，在當時很得到香港一般文化人的贊助和合作，那時候，南華日報的副社長伍培之先生，和主筆李志文先生，便是最同情我的朋友，南華日報還特々為了這個問題，响應我而出版了連續兩日的文壇清潔運動專號，又更出版了文學週刊，打算從此實幹起來，奠定清潔運動的基礎，展開新文藝意識的啓蒙運動。却不料，我們因為種々關係，竟在半路途中無法繼續下去，以後，我也因為公私事務的煩忙，生活的重壓喘不過氣來，再沒有心緒和時間去為這個運動而努力，這是最遺憾最不幸的事情。然而，話雖如此說，我的決心却永遠不會動搖，一有機會，我便要重新邀集朋友們再幹一番。前些日子裏，接到本刊編輯葉文先生的來信說，知道本刊將出版戰時文藝特輯，葉先生要我給特輯寫一篇文章，同時特別申明說，繼續發揮文壇清潔運動的意義，由此，我又死灰復燃起來，只得借此機會，再把個人的意思提供出來以作參考。

我相信，中國的戰時文藝，當然應有她的獨特的重要地位和偉大的性能的。當此全國發揮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的總動員的時候，如何展開中國的文藝界參加戰時總動員的工作，這實在是當前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也是不可忽略的問題。文藝工作者在這戰爭體制之下，也決不是寫々哥々妹々，奇形怪狀的作品供人消遣，供人逸樂便算盡了責任，而是，應該切々實々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去發揮文藝的力量以協助戰爭的遂行，聊盡我們東亞民族一份子，中華民國々民一份子的責任與使命。

我們知道，文藝，她是文化領域內的一部門，她是社會推動的機輪，她是指導社會的南針，她是鼓舞人生的藥石。在平時她是修心養性的讀物，但在戰時她却是振作奮鬥的南針。不論任何一個場合，她的地位都特別重要，尤其是在這戰時，對於擔負戰爭的任務，宣揚戰爭的使命，鼓勵戰時人民的精神，推動戰時機構的進行，都有賴於文藝工作者去努力去創造。從歷史上去作一個檢討，例如，法蘭西大革命的成功，她是有賴於法國文藝作家的吶喊。羅馬的復興，也是文藝做了先導。俄羅斯十日革命的前夜，是由多少文藝家以他們的血和汗去創造出來的結晶？托爾斯泰，盧騷，屠涅洛夫，克普泡特金，他們的作品，完全肩負着時代的使命而作推動時代的車輪，反映時代要求與人類光明面的熱力。由此可以知道，文藝對於一個時代的轉變和建設，她是怎樣佔着一環重要的地位和原素啊！從一種文藝作品中所產生出來的熱與力，好像一顆炸彈所產生出來的威勢與激烈一樣地偉大。換一句話說，文藝決不是單純地給人以陶冶和娛樂，同時是改進每一個人的時代觀念與中心思想的形態，戳破舊社會，舊秩序的黑暗，建設新社會，新人生觀念，新秩序的光明。這樣的文藝產品，纔是

有生命，有力量，有進取性的偉大的產品。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產品，便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產品，便是這樣一種有生命，有力量，有進取性的文藝產品。我們所要求於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便是大家肩負起這種產品的創造的責任，大家不要忘記了自己所負的使命，要發揮我們全體的力量去推動戰時的宣傳和戰時的文化機構。

我們不妨先來檢討一下，當前中國文藝界的產品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情態？本來，中國出版界是異常貧弱的現象，關於文藝雜誌刊物的出版少得很厲害。事變以後，這種情形，有過之而不及，如要找到一兩部類似文藝刊物的雜誌，實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能够作為代表的，只是各報紙的副刊。然而，目前各報紙的副刊究竟怎樣呢？北京方面和首都方面的報紙副刊比較有進取的意識，純潔的形態。但仍不能說全數如此，年前我曾去首都一次，對於上海，南京，蘇州各大報的副刊，曾有過一番比較的研究。上海中華日報和新申報的副刊辦得很不錯，南京的中報副刊也有意思，除此之外，多數都是前期禮拜六派的作風，不是滑稽的歌詞，便是捧伶的小品。不是肓情的小說，便是說怪的記事。不是劍俠的傳奇，便是神鬼的述說。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上海和南京的文藝界，會弄成這樣一個模樣呢？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這於適應讀者口牌的原因所造成。報紙為了銷數，不能不找尋讀者，讀者所需要的，便是奇形古怪的小品小說散文之類的作品，於是，報紙副刊，便成了讀者娛樂消遣的好地方，好像大世界一樣，從大鼓書到揚州髂白，乃至滑稽白話劇，各種各樣娛人心性，令人快活的東西都有。這種現象，以其說是文化的成果，毋寧說是文化的弱點。文化是指導社會，推進社會的工具，而不是跟着社會，跟着讀者而走的傀儡。所以，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中國文藝領域會沉寂到今日這步田地，會冷落到這步田地，多半是這個理由。不說南京和上海，再回頭來看看華南方面的文藝運動的情形，目前華南方面的報紙副刊，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說話，幾乎完全是一種低級趣味與鴛鴦蝴蝶作風的作品。舉一點例來說，那些歌伶出唱記呀，神女生活呀，導遊艷史呀，公子多情呀，少奶姘人呀，浪女私奔呀，佳人薄命呀，人鬼姻緣呀，諸如此類的作品，幾乎成為一種代表作。這類作品，不錯，能够吸引很多的讀者愛讀，對於報紙的銷數裨益很大。香港有一家報紙，就是用這一類作品去作吸引讀者的方法，銷數真是打破記錄。然而，這一類作品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戰時文化推進的影響又如何呢？無疑地，這種作品，直接間接，使一般讀者，好像服了一劑安眠藥，昏無所覺，只有一天一天的把意志沉消下去，一天一天的把心境萎靡下去，一天一天的把思想墮落下去。因為這些作品，不是導人於迷信逸樂的，便是導人於崇拜虛榮的。不是導人於聲色沉迷的，便是導人於醉生夢死的。不是導人於投機取巧的，便是導人於墮落思想的。換一句話說，像這一類作品，不但不能適合於當前的戰時環境，甚至好像一把尖刀，戳滅讀者的心窩。我們不需要這種作品的出現，我們要根本肅清這種作品的出現。

我們需要的文藝作品，（包括副刊上所發表的一切作品）便是：有熱力，有生命，有進取性的創作。又必然是：（一）肅清英美思想的遺毒。（二）消滅物質文明的觀念。（三）有進取性創作的精神。（四）有國家民族的觀念。

有生命，有熱力，有進取性的文藝產品，不全是注重於形式的改變，主要的還是內容的意識形態的灌輸。那麼，要怎樣樣纔能够創造這有生命，有熱力，有進取性的作品呢？無他，作者只要不開倒車，把握當前的現實環境，站在時代的前頭，這樣便可以創造出劃時代的文藝產品了。

今日，大東亞戰爭，正展開更有利的階段，我國參戰以後，全國民衆均在國府領導之下，一致發揮總力以適應戰爭，協助友邦，期以早日完遂聖戰的使命，早日完成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在這劃時代的轉換時期，我們文藝作家們，實在不能够再去做些麻醉讀者，戮害讀者的作品了。我們應該一致認識當前時代的需要去創造一種有力的文藝產品以協助國家，推動民衆，喚起民衆，協助戰爭。

× × ×

兩隣人

張漢

一

孩子們總是喜歡跟印度人一起玩耍的，也許是愛着他們那種藹然仁者的風度吧。就是我們騎樓房那一位上了年紀而又病倒了的百爾星，孩子們也一樣的關懷着。

百爾星這一位印度人的病勢是一天比一天嚴重了，看來已經快到一瞑不視的境地了，然而自從香港攻略戰事爆發之後，那日夜不停的砲聲竟活像替他注射上無數壯心劑似的，病勢忽而好轉；這個奇蹟，使我們都安慰了許多。

他原是香港英商洋行裏一個華人「買辦」的守門人，自從生病之後纔遷到我們樓上來的。我們的這一層樓一共是三個房子，包租人老洪住中間房，我們一家大小住尾房，他却很倖運的住了騎樓房。因爲彼此靠得很近，便常々聽到他那微弱的呻吟。

從他遷到這兒直到戰爭爆發的前夕，我們不時去看望他，孩子們特別喜歡跑到他的牀邊，摸着他的鬍子問長問短，他照例是强笑着點々頭，此外是一言不發。

十二月十八日清晨突然使這山明水秀，百年晏安的小島，第一次受到火力的攻擊。砲聲、炸彈聲、機關槍聲，震撼着全香港一百六十萬人的心魂；正在行駛着的電車盡數擱在鐵軌上動也不勵；一切商店和民居都關上了大門；就一碼頭擠着神色倉皇的英國兵隊；許多居民都露出驚奇的臉色，向天空凝視着。

「是日本的飛機！」以爲又是英軍舉行什麼軍事演習的，在清楚的見到飛機兩翼上紅色的日章後，纔證實了過去幾分鐘推測的錯誤。

我懷着十分興奮的心情，從我們的報館跑回家裏去看望病情嚴重的百爾星。

他仍然躺在牀上，可是那無力的兩眼却顯露着驚異的神色。

「什麼一回事哩？」這位異國朋友對我說出這句話來，聲音却微弱的很。

我告訴他日本政府已經向英美宣戰，日軍今天開始進攻香港了，我又告訴了他此刻市面上一切混亂情形。他留神的傾聽着，枯黃的臉上浮上一絲笑意來，我一邊說，他一邊點頭，好像孩子們聽到心愛的故事一樣。

從這一天起，我和百爾星的交情跟戰事的開展，一天比一天密切起來；他的病也從奄々一息的危境中漸々好轉，我們這一位性情熱烈而態度溫和的異國朋友，在戰事發生的十日後，竟能扶病下樓到外邊去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買了兩瓶中國酒和一些魚菜回來，特地邀請我和我的幾個孩子吃晚飯，我們在他的房子裡，圍着熱氣蒸騰的小火鍋，一邊喝着燒酒，一邊談着閑天。

「老洪這幾天忙極了。」東拉西扯的偶而談到包租人，我說。

「他不是很威風嗎？」百爾星說。

「聽說他當了英政府的什麼救護隊員，穿上新制服，戴了新鋼盔，整天整夜跑來跑去，兀的不知幹着什麼大事！」

正傾談間，忽而呀的一聲樓門開了，走進來的正是老洪，他穿了制服，戴着鋼盔，低着頭，拖着沉重的脚步，也不和我們打招呼，一直衝進中間的房子。

「你看這場戰事幾時結束？」我轉了話題。

「日軍從北角登陸不是證實了麼，英兵還有什麼法門？」百爾星說着，一口氣喝乾了一大杯五加皮。

我們愉快的吃了一道豐盛的晚餐後，老媽子正在把殘炙撤去，這時候忽而從中間房傳來一片嘈雜非常的吵架聲，我和百爾星的談話就被擾亂着而再不能繼續下去了。

二

上面所述的包租人老洪，是個三十內外的青

年。他在一家英商洋行當小職員，因此閑常和朋友間談話，總是滿口英語；他信奉耶穌教，每飯不忘祈禱。我所知道的，此外不多。戰事爆發後，洋行的業務是停止了，他於是自告奮勇，投効政府，當了什麼救護隊的隊員。

還記得他穿上制服戴上鋼盔的那一天，意想不到的蹺進我的房間來。

「老友，你是幹什麼工作的？我從來不曾介意，請你從實說來，好使我明白啦。」他突然問起我的職業，口氣似乎頗爲嚴重。

「自然，我是有正當職業的。」

「晚上到什麼地方去？每天都是深夜才回，不會不方便嗎？」

「我是做夜工的，一定得深夜才回來。」我正在這樣的答覆着他，早有幾個一色鋼盔制服的青年男女上到我們的樓上來了，他們都是老洪的朋友，一見面便轟笑大作，鬨然擠進了中間的房子。至此，才終止了老洪對我的鞫訊。

中間房子於是熱鬧起來了，他們高聲的談笑着，批評着某人的鋼盔最好，某人的制服不稱身，討論到晚上夜飯的菜式，和一男一女值夜問題，反々覆々的在爭辯着。

「我不是活像一個英國的將軍麼？」是老洪的聲音，於是又一度鬨然起來。有一個說老洪的鼻子近似，另一個又說眼睛略有不同，老洪忽而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串英國話，隨後用中國話解釋說：「祇要從口音上，便足以證明我是近似英國人啦。」這一來擠在中間房子的男女們，被傳染也似的，都說起英國話來了。

「洪太々要是穿上西裝，可不是也全像一個英國女人嗎？」是個女人的聲音。

「不，我是中國人。」洪太々冷々的回了這麼一句。

從這天起，老洪常々外出少歸，偶一回來，不說「公事要緊」，便要說「軍事忙迫」，往々在房子兜幾個圈，哼兩句英國歌，然後把鋼盔脫下來摩撫一回便又走了。

洪太々不時倚在我們的房門邊問些戰爭消息，也問些所謂英政府救護隊員的工作。她曾經問我：「一個男隊員和一個女隊員，晚上在伸手不見指的街路上摸索着，是近時常見的事，你可知道這些人是幹着些什麼工作的嗎？」她憂形於色的跟問着。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深宵，洪太々從外邊回到家裡來，自從電燈不再放亮後，她晚上是不會外出的，也勸我們不要外出，今天却是例外。這一個夜晚，我們意外的聽到中間房的啜泣聲，在哭着的顯然是洪太々。我們不知底細，也無從勸解，大家是心境不安的過了一夜。

廿三日的晚上，也就是百鬪星邀請我們吃晚飯的晚上，老洪從外邊回來不久，我們便又聽到洪太々的哭聲。

「怪道呢，天々晚上不回家，原來幹着這種勾當！」洪太々邊哭邊說。

「公家的事要緊，晚上不回來不是奇事，不信，你祇管去問我們的英國長官去！」老洪分辯着。

「你還好說硬話嗎？要勾搭女人，上私寨去，上旅館去，什麼地方不好，誰還見你？却偏要當街當巷的，你這不知羞恥的奴才！老實說，你有什麼公務？你的公務就是要像々摸々的去拉開你們女隊員的褲子！」洪太々完全失去了平時的端莊態度，此刻竟像一頭母獅，她向老洪展開了攻勢。

劇烈的格鬪過後，老洪怒氣冲々的端整好了鋼盔制服，下樓去了，洪太太還是一邊哭一邊罵。中間房的大鏡子是破碎了，暖水壺被拋在地上，四處是玻璃碎片和沸熱的開水。

三

這幾天從許多方面傳來的消息，不是說日軍步々進展，就是說英軍節々敗退，所謂「維多利亞城」，一切是荒凉、汚穢、恐怖、秩序大亂。在二十四日的下午，我們的包租人老洪愴々的回來了，洪太似乎怒氣未消的，雖然不再發作，却躲到廚房裡去。老洪一聲不響，把他的鋼盔和制服除下，換上了一身黑色粗布的工人衣褲，然後再把制服穿上。他在樓上蹺着，兩手輪替的搔着後腦頭髮，頻々的搔着，搔着，一會兒又蹺進他的房間，頹然的倒在牀上，可是他立刻又豎了起來，匆々忙々的下樓去，兩分鐘後却又轉回來，依然在樓上蹺着，蹺着。

忽而他蹺到廚房門邊，對洪太々說：「放到滙豐銀行的錢，此刻已提不出來了！我身邊的錢也用完了，怎麼辦呢？」老洪的話也許是真的罷，是那麼急切的說着，可是他沒有得到反應。

「怎麼辦呢，你說！」用着懇求的口氣繼續說，可是也沒有反應，洪太々是洛鼓洛鼓的在洗刷着她的衣服，兩眼灌注洗衣盤，頭也不抬。

老洪的臉色顯得極其蒼白難看，那是從來沒

有見過的，在我們的房外兜了兩個圈子，再踱到騎樓房去。戰事開始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訪問這一位異國的住客哩。

「一月份的房租，可能相借麼？」是老洪的口音。

「今天才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那有上期又上期交租的例子？」百爾星說。

「明天是聖誕節，我們得做些糕餅之類，可是此刻不名一錢，還是求你看上帝面上預借一點吧！」

「你們不是存了許多錢在滙豐銀行嗎，怎麼不去提取？」

「早已停兌了！」老洪嘆息的說。

「可是，你倘能穿上制服，戴上鋼盔，我想，英國人一定會喜歡，特別給你提出來的呀！」

「請不要取笑，那有這個道理？而且，英國人都走散了哩。」

「你們闊常說英國人是什麼紳士，滙豐又是他們頂大的銀行，依我看，你還是穿上制服走一遭去罷，我這裡是挪借不來了。」

老洪廢然從百爾星的房裡退出，又在我們的房外踱着，踱着，終於他踱進我的房間來，然而這一次是板起臉孔的。

「聽說老兄是和平派的新聞記者，可不是嗎？」這包租人絕無禮貌的向我質問了，依口氣看來是不懷好意的。

「這又跟你有什麼干係呢？」

「英政府搜查你們的報館，要拘捕你們，知道了沒有？」竟是恫喝的聲勢。

「這又跟你有什麼干碍呢？」

「藏匿你們，便是大々的干碍！假如你還不醒悟，將來被拉到赤柱監獄，休要後悔啦！」

「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老實說，遠親不如近隣，爲顧全你的性命，我可以替你想法，可是非財不行。」他換轉了商量的語調。

「日軍佔據赤柱了，可知道嗎？」撇開了他的話，我這樣問他。

「你理會這些事幹嗎？不出錢，你休想脫身！」硬的那一套把戲出演了。

「俗語說，老糠搾不出油來，我們窮措大，要怎辦就怎辦好了。」

「當眞不出錢嗎？你到赤柱去時，却休要怪我！」說着，老洪畢竟悻々的出去了。

老洪和我的談話，百爾星似乎聽得很清楚，當老洪退出後，他便踱進我的房間來，他知道我的職業和立場，他對中日和平保衛東亞的主張，十分熱烈的表示同情，隨後他把英國滅亡印度的史實一連串的說着，那姿勢好像在演說；末了，他說：「這一場戰爭固然先由日本發動，可是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很大的關係，日本打勝仗，中國和印度才能够完全解放起來，獨立起來，因此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應該和日本協力，中國倘若能够參加戰爭，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力量，更容易得到成功，可不是嗎？」他興奮的說。

以後談論的是日軍進城後我們的工作問題。

四

二十五日的下午，許多的青年男女來找老洪，他們全是什麼救護隊員，穿着一色的制服，戴着一色的鋼盔，他們默然的走進中間房去，隨後是低聲的談話，隨後是祈禱，又幽々唱着「耶穌愛我」一類的詩歌，那聲音略微有點抖顫，幾乎是聽不清的。他們在度着聖誕節。

晚飯時候，百爾星從外面回來，一手掀起了我的門簾，滿臉堆着笑容說：「告訴你，英軍無條件投降了！」他喘着氣，又說：「日本軍隊快進城哩，你可知道了沒有？」

百爾星又告訴我，在「香港大學堂」的英國人，他們準備了許多洋酒度聖誕節，可是今天是無條件的投降了！他們都喝得醉醺々的，把這些高價的洋酒，一瓶一瓶的拋擲着，如同拋擲手榴彈也似的，流了滿街香噴々的酒。他又告訴我：此刻許多人拋棄了他們的鋼盔和制服，街頭巷尾全是。

跟着百爾星的報告，中間房突然騷動起來，正在細語中的那些青年男女，霎時間是秩序大亂的，然而又很敏捷的把自己的鋼盔和制服脫了下來，匆々的下樓去了。

「我的鋼盔呢，我的鋼盔呢？」老洪脫下了制服，找尋他的鋼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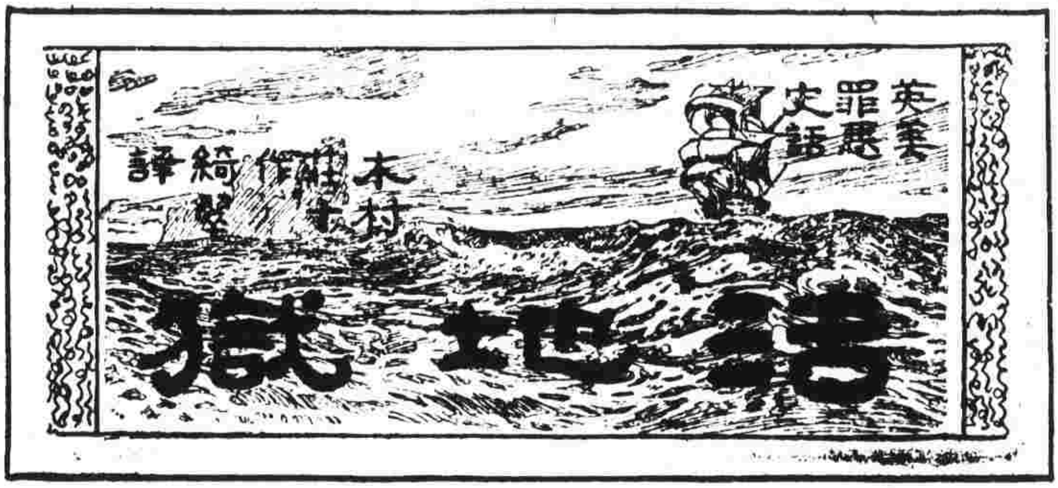
「你頭上戴着哩！」老洪的六歲兒子提醒了他。

於是這些新淨的衣帽，被一古腦兒的拐到樓下街邊去。

這一個夜晚，老洪撇下他的妻兒走了，洪太々在飲泣。依她想，老洪是不會再回來的了。她又要求我和百爾星的照拂。

這一個夜晚，除掉聽到從遠近各處傳來了斷々落々的鋼盔觸地聲響外，一切是鴉雀無聲，祇有我和百爾星，在黑暗的騎樓房裡，興奮的談着，十八天來塞在肚子裡的一股悶氣，在愉快的談話裡完全消失了。百爾星擔心的[illegible]自己的今後工作問題，他樂觀的認定，這是印度獨立的最好時機，他自己應該出力…………

「耶穌愛我我知道…………。」躺在床上，瞌上眼皮，我聽到百爾星低々的唱起聖詩來。



前記

馬得里歷史館所藏的史料（穆爾多克的日本史）載有：從前遊歷到長崎的葡萄牙商人（不用說自然是水手、伙夫、等賤類），以甜言蜜語來誘拐日本人，幹那收買奴隷回去的行業的故事。

據說結果許多奴隷竟在船中死去。

這樣說來，他們顯然是由於被胡亂裝進船中，監禁於汚濁狹窄的船艙內而致病死的。因爲主持者曾說過，奴隷一旦患病，其飲食是要間斷的。

此事在豐臣秀吉的有名秘書大村由己氏所著的「九州御動座記」中也有如下的記載：『把數百日本男女買進黑船，以鐵鍊扣鎖手足，趕入船底，甚於地獄般的苛責等々……』

這非人道的奴隷船，出沒於長崎一帶，直至爲太閤秀吉所探悉，是在天正十五年六月，他討伐九州的島津的時候。

秀吉聆悉此項報告後，勃然震怒，立即將葡萄牙宣教師的支部長哥耶波傳來審問。

『汝們本來是從事神道傳教的，眼見同國人的非人道行動而置若妄聞，意欲何爲？』

哥耶波無言可答，祇有支吾以對，秀吉不聽，立即佈發嚴命。

一、關於在大唐，南蠻發賣日本人的不軌行當，在日本屬地內的人口買賣務須停止。（略）

在頒發上項通告後，如有故違，當即嚴處不貸。

天正十五年六月十八日　御朱印

據此，則秀吉之奴隷禁止令，即在距今約三百六十餘年前所頒發——先於美國的奴隷禁止令二百八十年。

在前後四百年之間，歐美人奴隷市場的奴隷交易總數，達二億數千萬，受其苛酷驅使的有色人種，概算起來，約有四億。除日本以外，全亞細亞各地不幸的奴隷，在他們殖民政策的虛僞的奴隷解放之下；如亞美利加的印第安、尼格羅、及亞非利加的土人，雖免掉奴隷的名目，其實距離解放的境地仍遠。不但如此，奴隷的需要反而增加起來。這個比較甚麼也來得有利的商品，從全亞細亞的沿岸掠奪而去。

他們自己所掠奪的土地——，如美國的、英國的、荷蘭的。各在他們掠刧得來的新殖民地——驅使奴隷去幹那困難的開拓苦役，造成大半悲慘的死。

現在這廣大的亞美利加合衆國，是怎樣的靠這移民政策，纔得到如今的發展呢——。

那英國本國的九十七倍餘的殖民地，又是怎樣地從亞細亞奪來經營的呢——。

回顧那荷蘭本國數達五十九倍的殖民地，是怎樣掠奪的，怎樣維持的，便不難推想到當時的情況了。

他們之所謂文化生活，高唱甚麼正義、人道、自由、博愛，無非是一隻沾染了血而用潔白的手套來掩飾着的魔手，造成十億餘的人們的苦悶、懊惱、悲嘆、絕望、憤怒和咒罵。

然而，關於英國、荷蘭等的海賊船、私掠船，對反抗民族的虐殺，捕虜人口、强捕奴隷、誘拐少年的奴隷……及對美國的黑人橫施暴虐等々悲慘事情，各項文獻雖多有記述，但揭發其

僞善的外交關係等々詭謀的文藝，則至今尚屬罕見。

當時是有着種々不可能的關係的，但今後總可陸續地發表罷。這里所記述的，也不過是其侵略秘史中的一段。

而且，縱然把這奇怪的事實寫成說部，可是時代不同，登場人物的生活有別；尤其是在紙上，和這事實相符的惡辣無道的人是誰，他給與事件的一部分壓力是怎樣的，有着不能傳述的遺憾。同時，假使僥倖能够寫到這個程度，可是，反而令到我們很難相信。因爲那事件的奇怪和惡辣，甚至有失去說部的眞實性的困難。但無論怎樣，好歹我也要做來看々。

在這時候，努力於此種文藝的，其報酬很薄，因而他們都被所謂堂皇的紳士假面所眩惑，縱然居中的一人肯爲努力，亦未免有是否徒勞的感想啦。

× × × ×

當是時——英國藉使海賊的行爲，由處於歐洲一端的第三流島國，徐々地浮動起來。

海賊們或强襲西班牙與葡萄牙自殖民地滿載財寶歸來的船隻。或侵入港灣幹那掠奪的勾當。屢々竄得巨富而返回本國。這時候，年青的男子都在憧憬着海洋，因爲女子對於征服海洋的勇士們，是格外好感的。

而且，這種海賊行爲，王侯與富人都公然拿出資本來經營的。

向西班牙船拉加必達號襲擊，奪去三萬七千金圓及其他純金等々，又襲擊稱爲寶船的大帆船加非哥號，奪去金的聖餐杯八個。盛滿黃金的箱十四箱。二十六噸重的銀塊十三箱。銀棒一千三百枝。及其他無數的黃金板和寶石等々。總計約値英金五百萬磅（當時節合五千萬圓）。對於這强奪後携金歸國的法蘭斯特律等々，當時西班牙政府雖曾提出引渡逮捕的要求，可是女皇却差不多要賜給他們以高貴的勳位。

而且那耶利渣比斯女王，親自乘龍艇往泰晤士河，訪問法蘭斯特律的哥爾頗哈印號，藉以犒奬其不避艱苦的冒險偉擧。

海賊的行爲，是英國的國策。即海賊法蘭斯特律便是英國的國民英雄。

接着，對掠奪手段無須策劃的格威特玆，摩爾幹，津亞威里，和盛傳在絕海的孤島埋藏有大量珍寶的有名的美貌女海賊吉特與驚波尼，瑪哩々道等々，在拜倫的詩上，已多有描寫，不可勝數。

三桅帆船羅齊斯號，被英國那種崇拜海賊的氣氛所刺戟着，變成了野望和貪慾的帆船。

羅齊斯號，目下遠離故鄉，向着南中國海的南面，望加錫海峽的附近，想航行到那無名的小島。

是苦於南中國海的暴風吧，船體塗着漆黑的色素，這遲鈍而食水深的帆船，桅帆破折，甲板和船旁各處，看來像是受了損傷而乏力航行的樣子。

而且最奇怪的，是不時從船旁不知把什麼東西掉在海裏，像是人類，病人，或是屍體……。

比較那船更爲陰慘的是這個島。遙望這峭壁聳立着的島之周邊，彷彿被堡壘般的珊瑚礁圍住。滾々的巨浪打上砂灘，描成很大的圓形，一艘破船橫臥着，現出枯朽的殘形，可是靠近去也難看出牠是甚麼船隻。

羅齊斯號，很注意地環視牠的周圍，在好像將要發現珊瑚礁的界限的地方，緊着破敝的主帆，於是大膽地駛進其中。

定眼看去，有攬着舵輪的、有拚命爬上三枝桅去下帆的、有接手把那帆繫上帆架的。一等駕駛員則站在船頭揚手呼喚。

船底發出隆然一聲，不知觸了什麼。

在舵輪背後的格列哥里船長，高聲叫喊，將舵手趕了開去，自已把舵。

經他朗叫後，全海爲之靜寂，船也平靜地曲轉向右的船頭，滑進環礁的裡面。

環礁中，被稱爲瀉礁的較深地方，流着像顏料溶液船的紺碧海水，像波不動地影着船的周圍。

珊瑚礁底，很像開着紅青黃的各色花兒，異常光彩，水裏的針魚往還戲逐，清晰可見。

船體很靈巧地避過珊瑚礁的淺灘，駛近陰慘的海島。

船長把船的去向考慮一下，視察一會，他抱了自信心的把着舵輪，突進峭壁的地方。

到了峽口、過了數重峭壁，錯入島岬，纔進僅可行船的小灣。

羅齊斯號，小心翼々地航過那狹窄的峽口，這一來，一等駕駛員便在船頭大聲叫喊。

『那面有船，船長，船呀……』

格列哥里船長聽了這驚愕的呼聲，皺起眉頭，對身傍的部下發出「砲手全部準備」的命令。可是這語聲好像恐怕被敵人聽去了似的低弱。接着以魅眼瞟着舵手，催促他把舵，自已挺

身走出船傍。

海灣那面，聳伏着平大的山峰，從中腹以至山麓，熱帶樹的密林掩映在綠波裏，熱帶的氣氛，飄散着熱果的飫香氣味。

這熾烈的陽光，使人想像出那樹木的茂盛形態，這是多麼荒凉的景象，峭壁遮沒了陽光，灣中的水，黑沉々的流着。

在這裡，停泊着比較這船稍微細小的帆船。甲板上人影俱無。那船的左傍像是遭受過砲擊而破壞了似的，一經波浪湧起，便要立刻沉沒下去了。

格列哥里露着不快的神色，噱——的一聲盤起双手。

死的帆船

信號是發出了，但一點兒也沒有回示。

泊近那船去視察，一個人也沒有走出來的樣子。

駕駛員約翰，由船頭跑了過來。

『船長，那不是全船的人也上了陸嗎？』

『那會有一人不留的上了陸的呢？』

『船長，那船一定是受過襲擊，被掠奪了貨物，纔漂浮到這裡的。』

『唔，我也這樣的想，但是，他爲什麽會駛進這個灣呢？可就不可思議了。』

格列哥里船長不安地瞠着眼兒的說了。睫毛橫挺，轉回眼時，那青碧的冷眼，分發得很美麗的頭髮，刮淨了鬍子，尖高的鼻梁裝在白臉的正中，那端莊的身軀穿了相趁的服式，儼然是一個貴介公子。可是下顎的形狀，湜着動物的卑格。

他盤了双手，凝視着那艘奇怪的帆船。

『我當時的夥友，不過是兩三人知得這灣內的事情吧，他是誰？那個朋友……』

他於是想起加入那聲名喧赫的私掠船的當時情形了。

在那裡，他看見過一個頭腦簡單的男子，這也是爲了貪慾而忍心地投身於冒險生涯的一人。他是倫敦埠頭附近的雜貨店的兒子，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是個靈機活潑的少年。他自幼看見私掠船的船長和高級的船員等奔走海洋，於是厭視父親的商業而甘爲海賊了。

他在孩童時代，便開始做那運用氣力的工作，練成了肌肉緊縮的體格，和冒險的膽量，是懷着根深蒂固的野心，出而面世的。

他歷盡了多少危險，好容易才升任爲該船的船長，然已流過了很多的歲月；時代亦隨之而變遷了。

當時船主因對方的激烈反抗，於是厭倦那私掠的危險生涯，趨向於較爲安全而且容易獲利的奴隸買賣，因此便從亞非利加、印度、中國方面等地行事，而漸次將他的魔手漁獵到東洋來。在中國的主權伸展不到的澳門，施行暴力誘拐，濫飲毒酒，藉賭欺詐，或聲稱挈同出洋開發金鑛而迫立勞動契約的種々騙術。他們爲着拘禁奴隸，即稱爲中國人聞而生畏的「猪仔館」，亦公然開設着。

他那艘船是駐在香港的，在香港的大洋上另以一艘載貨的大帆船，把數百名奴隸轉載於船底駛往秘魯的。基於南中國海的暴風、疫症、與酷熱，死却的奴隸約有四分之一，探恐疫病的傳染，竟瘋狂地把他們投擲於南中國的海裡。

格列哥里船長因不滿這樣的行當，另有目的而跑到這個島來。依他的眼光看來，香港是最沒出息的僻地。可是，這島已是有人捷足先來了。

他愁眉不展的回顧約翰說。

『把舢舨放下水面，你也得跑去看々。』

『哦，我陪你去吧。』

一等駕駛員聽了船長這樣的說，深知他的命令是一定要進行的，倘若不同意的話，將要發生某種事情，於是馬上幫他把舢舨放下，一同前往。

格列哥里在蓄地的時候，他是決不留着能夠駕船的人在船裡而獨自離船他往的，因爲他恐怕上人家的當。

八名的船員，在怪船上看到的是慘鬪的遺跡。一個活着的人也沒有。

峭壁遮隔了斜陽，在赤焰燃燒着的天空下，但見屍骸纍々，毛髮也爲之倒竪起來。然而，格列哥里船長顏色不變的走下船底，其中裝載的貨物，值錢的一些兒也沒有。

『從想像而知的，這船一定是受了掠刧，大概是在海洋上遭受砲擊，被降伏後，拖入這個灣裡而從容行事的。這雖是一艘小型的船，但是十分豪華。』

格列哥里很懊悔地說着，用鞋頭把屍體撥轉，一邊嘲笑部下的怯弱，一邊檢視屍體的衣袋。

沒有錯是西班牙的船隻，但船號不明，他是故意不把船名寫出的吧。連書寫船名的東西也看不見。那麽，愈可想見這船一定是做過什麽大事了。格列哥里返回自己的船後，現出很焦灼而又很驚惶的樣子。

『船長，從那船逃上牠的，一個人也沒有生還麼？』

駕駛員約翰和船長吃了晚餐後，很寫意的吸着煙說。

『說不定是沒有的啊。我也想把它調查一下。但是現在已是黃昏時份，……夜間是很危險的。』

格列哥里像很熟知這個島的樣子。約翰的疑問是爲什麼要到那可怖的島。可是，格列哥里像懷着什麼秘密似的，因此不能當着牠叩問，正在躊躇的當兒，船長拿裝飾着金的小洋刀切着雪茄的一端說：

『掉棄了多少奴隸？』

『像患了傳染病的掉了很多。』

『到那邊將近半數當然不行的……』

『看患者之多寡而定，次第的分別開……』

『船開行後，已有着掉棄的意念了，這是遲早的問題罷。……其後的則由其隨遇而定。』

『……』

格列哥里苦着嘴臉，答不出約翰的詢問，睜起怪眼釘着他的面孔。

『我的航海，是想你們也得到豐富的收穫的，所以這樣的島也來。可是那被毀壞的船却做了不好的預兆，變了一無所獲的航海。船主是很受損罷；連帶你們也要白做。』

他生氣的說：

『但是你們若有幹的勇氣，失掉了的奴隸，是不愁沒有補充的辦法的。……唔，在望加錫有個荷蘭人造成的奴隸監獄。他們也是很慘酷的傢伙，把奴隸一個一個的誘拐運來賣事，是從西里伯、望加錫、佛羅稜薩、摩鹿加等沿岸一帶一帶一帶的誘拐來的。他把誘拐來的傢伙，首先放在那所監獄裏，訓練到有了做事的能力爲止。這奴隸的訓練是初步艱到的罷。他們把奴隸看作小孩，所以防範是很疏忽的。到那兒去賤賣，把奴隸們拯救出來，一上了船就是我們的東西了。』

船長嘻嘻的笑着望了同伴的臉色。

那時，瞭望的水夫大驚失色地飛跑進來。

『船長……那艘船…』他吞吞吐吐的說。

『那艘船怎麼樣哪？』

『看見有火，火在閃動着。』

『爲甚麼這樣傻，看錯了什麼罷。』

「不，是眞的。確是火……」

兩人急忙的奔出船室。

這剛才正在查察過的，無人居留的死船，竟然有火閃動，眞是奇怪得很了。

船長和駕駛員既出船室，緊張地咽着呼吸。在黑暗的海中，拿夜眼看去，見那漆黑不動的死船，船外的船頭一帶，有閃電般的光芒，很細小的移動着。不用說這不是夜光虫一類的東西，也不是象寓言說的從屍體發出的燐光，又不能想像牠是燈光，那異常的光物，像要被冰淋了才會消退似的。

明眸之禍

一會，格列哥里自言自語道：

『去看吧。』

『哦。』

『恐怖麼？』

『………』

『放下舢飯，有膽量的就跟來。』

船長回過頭兒，對走出甲板來探聽瞭望員的報告的船員說。

由約翰以下誰都沒有抗議。這霎間去過的八名水手，各執武器，悄々地掩往那奇異光物的對面。

約翰首先拔出巨大的手槍。繼着水夫、船長……。在黑墨的甲板上，發出血腥的異臭。他們一塊兒的沉默了息間。

『那邊罷？』

點々頭的一半走向船邊，其餘的船長們，依着星光，在船頭上通到船底的步梯上窺望下面的情形。

尖銳地傳出割裂着甚麼東西的特異聲響。

『有着什麼啊！』

一個水夫托着手槍下去。格列哥里催促其他的跟在後頭。

船艙裏的防水區的隔壁板縫間，有一線的光透出船板。

格列哥里突然的叫起來：

『誰呀，出來！』

輕微的物聲隨着光線而消滅，繼而復歸靜默。格列哥里伏在地板上催點洋燈。[illegible]水夫拿着斧頭把正在漏出光線的地方砍毀。倏的一聲由透出光線的那面，露出一個幽鬼般的男子，背後不知在遮掩着誰。

『誰呀？』

『是這船的事務長。』

船長於是巡視那室的周圍。這兒是在船室的地板下，像是船內的貯物堆房。在頂棚的門口，備着出入的梯子。原來那奇異的光，是這裡的燈光，這光線是由船旁的洞穴流露出來的。

『在背後的是誰？』

『是內子。』

『此外誰也不在嗎？』

『俱被殺死了。』

格列哥里兜了那男子的下顎一下，惹起那背後的女郎恐怖起來，她掩着下顎的垂低了頭。

是棕色的肌膚，生就一張美麗的臉龐兒，由咽喉以至頸胸，露出曲線豐滿的美女態。

『來我的船，在這裏也決沒有好處的。』船長只這樣的說了便折回歸路。

那兩個人是久已浸潤於歐洲的勢力下的爪哇人。因而在下級的水手中同籍的很多。

他們被帶到羅齊斯號的甲板上時，對同鄉的人發出天性的敏感，互相驚愕、同情、慰勉、激勵。在一瞬之間，大家的眼眶裡現出種々複雜的感情。

這是被壓迫着的民族的優越習性，是一種悲哀的才能。那發現燈光的瞭望水夫，也是生於爪哇的。他被命爲通譯，在粗暴的態度下，說出他們兩人的事情，這是人所不知的可哀的語調。

然而與其說他們是另眼相憐，無寧說是另眼看待來得確當罷。

據所通譯的話，他們是奉爪哇的王族命令前赴中國的。在經由馬尼拉的歸國途中，遭遇襲擊；持着武器抵抗的船員，全被慘殺了。那匪類掠奪婦女，把沉了下去的貨船拖到深海，轉載了貨物而去。我爲着挽救妻子，躲在船艙內，在船室的地板下，釘上門蓋，幸而沒有給人發現而獲救了。可是，在船上妻子是驚恐着，上陸又危險，所以獨自乘小舟上陸採摘果物回來，以延續二人的性命。這兒漏出的火光，是因爲沒有留心的原故。剛才的奇異音響，是剖食椰子的爆裂聲。

船長不時睜着青冷的眼睛向女郎睇視，同時着急地聽着那些話。

『船載有什麼……對方的船是怎麼樣的船，見過船長麼？』他反復的詢問着。

『有盛着綢緞的櫃、包頭的絹、麝香、象牙、香料、銀塊、中國古代的佛像與道具等々，他掠奪得來的船，也是和這船一樣壯觀的巨船。左右的船傍開了四門，這獅子頭形狀的船頭，裝有大砲一尊。』

「什麼？這船首是獅子頭……」

好像貴公子般端坐着的格列哥里，突然站立起來，連續的狂叫起來：

『畜生！夫格，這是夫格的船。那個背信者！』

他雖然盛怒，但不久就抑制着自已的性子，悠然地坐回椅子上。可是，他還像藍靚晴一般，不時睜起那雙碧眼，忿恚地視着怒火。那剃刮得潔淨的兩頰，刻着陰影，紅薄的嘴唇，表着嫉妬和憎惡的神色而歪了起來。

「他聲稱到古巴去，却到了這樣的地方，亦無非是希望奪得財寶罷。」

從前，他和他（指格列哥里和夫格）所崇奉的首領，同是甯尼孫船長。好容易才得船長死去，已是等得慌了，於是他（指格列哥里）立刻

跑到這個島來，想把笛尼揉的藏寶奪去，因此對於他已是萬分憎惡的。

而且，當格列哥里販運奴隸時，擄得的不少物品，又很像是給夫格騙去了，因而他對於夫格懷着數重的憎恨。

『掠奪品祇是那些麼？』他想着這島的事情躊躇地繼續說。『那麼，他那艘船無恙的駛去了嗎？』

他拿那消却光而陰暗的眸子覷視着對方。這是他構思殘酷事情時發出的冷眼。

通譯的水夫，過了一會，鬼々祟々的譯答：

『此外帶着一個朝庭大臣的美妻，和膚色潔白的中國歌妓三人……這船被我們的砲擊斷了一根大帆柱，船傍穿了兩個洞穴。』

『是那一邊？』

『近船頭的那面，這不是我方首先襲擊的。然而，我們已是異常勸怒了。』

爪哇的男子，深恐自己的言語說不中肯，立刻退出。格列哥里很滿足地點了頭，在室中緩步來往。但他還是很不安心似的。

船艙發出可厭的鎖鏈聲和奴隸們的輾轉呻吟聲。可是，島中的財寶完全能够獲得嗎？追捕夫格的機會不會永遠失掉嗎？他這樣的考慮着。

格列哥里在焦悶中，爪哇女郎驚怯地拿圓大的眸子向他覷視，不料和他回顧的視線碰了一個正着，她慌忙的垂下眼睛。格列哥里失神的停了步；這美麗的顏容，他剛才還在輕々地懷念過，如今在明亮的燈光下，看那玻璃石般的眸子，綜色而圓潤的肌膚，益覺萬分嬌艷。他已忘却了一切的快樂，心裡只在盤算：假使得到片刻的歡娛，就是掉了性命也使得。這東洋的尤物，好像是具有妖的魅力的。

『噯！』他想正面的再看她一次，可是這女郎垂着的眼睛沒有抬起來。他於是回顧通譯的水夫說：『把這女郎留下！』順眼看着約翰的面色，見他的唇邊浮上輕微的苦笑。這時爪哇的男子，遮立於女郎之前，沒有離開船室的意思，水夫頻々的不知在說什麼，看他的樣子，是想把這男子拖了出去的。

格列哥里一邊用冷酷的眼色把這男子盯着，一邊默々地拔出私掠隊士的長劍，懶洋々地把牠玩弄着。女郎見了，便即揚起恐怖的聲音，把這男子掩護着。

『給我傳語。』格列哥里把長劍挿着地板，挺着胸脯說：

『同胖在繼續死鬪，你却匿身堆房，卑怯的東西！你也有挾着女郎的資格麼？』

雖然不曉得是否把這話照樣的通譯，但這男子是想向船長的那邊撲來。在女郎悲痛的叫聲和水夫的語聲混成一片之下，這男子垂頭喪氣的被拖了出去。

背信者

在翌晨將曙……山羅齊斯號船傍放下一艘舢板，船長格列哥里和心腹的船員們，大家穿着武裝下船。

舢板向着白砂海岸的對面山嘴前進，那峭壁的山嘴橫面，顯出無數像砲彈痕跡的穴。許多無名的白鳥，連成很美觀的群隊高飛；歸回崖穴。

船長在這下面好容易發現了能够護過舢板的岩穴說：『這兒可以進去的。』他縮低了頭，流着槳兒的滑進去。

『可巧是潮退，若是潮漲，可進不得啊。』

峭壁的穴內是石灰洞，這裡面得到自然的光線，稍亮的露天地方，有剛才鑽入的白鳥在拍翼。洞窟很濶，襯着耀目的琥珀色的石灰柱和石筍。使人生出了神秘的感覺。

船長叫水夫們在這裡等候，和約翰及兩名船員一起的進深一層。突然聽見了人的呻吟聲；不知誰在石柱之旁倒着。『是船員罷？』約翰跑上去把他扶起。

『噯，藥品。連你也會……』

負了重傷的男子抬起眼睛想望那救援的人，但眼睛好像是甚麼看不見似的。

『誰呀，你是誰？』

『格列哥里。』

他於是心驚膽震地接着說：

『是你嗎？請救我。我是被夫格所賣的。那珊瑚礁眞是危險。援助我罷！他說把所得的均分……騙我到了這裡……這畜生把一切都拿走了。』

『忘八！依舊是這樣的話嗎？』格列哥里一面在想着什麼一面繼續說：『那麼他說前往那裡？告訴我，我去誅滅這個仇敵。』

『呀，亞哥！拜托你。我不是打算欺瞞你的。領我去罷。我也想打他一彈……』

『還追得上嗎？』

『那艘船受過彈傷，有了暴風就非常危險的。他說在唐多里港修理船頂的砲和船傍，然後轉回本國。』

『好。』格列哥里打個眼色催着部下轉回。

『亞哥！把我，把我帶去罷。』

『哼！別說那便宜的話頭。背信的人，享受這樣的結果是應當的。』

『畜生，你也來欺騙黨友嗎……』

突然可怖的槍聲響了，把說話打斷了。格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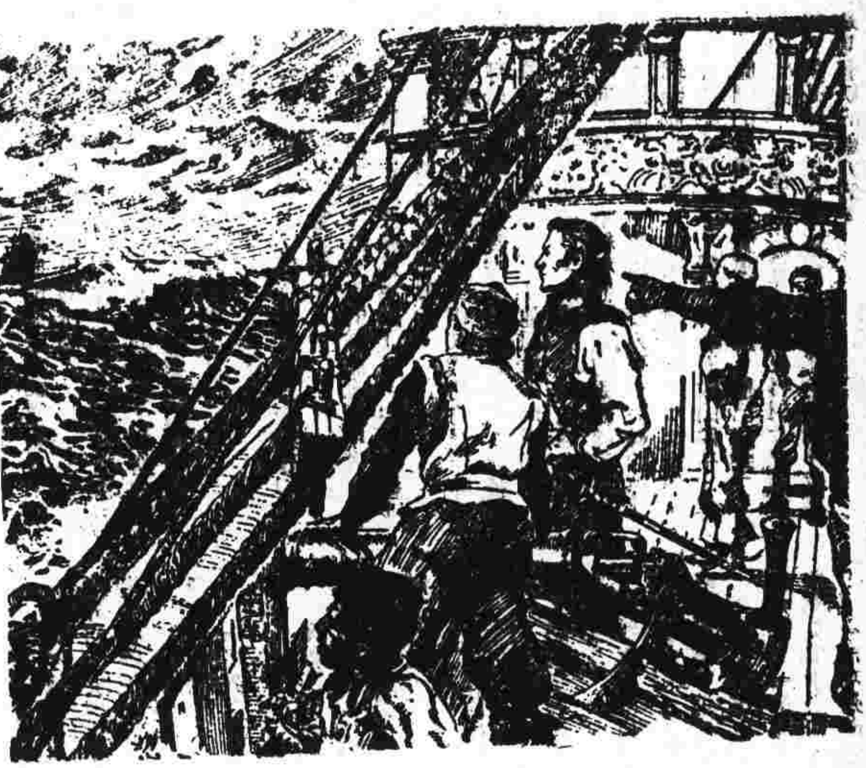
哥里在群島驚飛的當中，絕不回顧地向後退。他下舢板的時候，只這樣的說着：『唉！被盜了。』

『船長，我想已經給他逃了頗遠吧。』

『現在是在唐多里港修理船隻啊。然而趕得上與否是說不定的。怎樣辦呢？約翰。』

『這不是總得想個辦法去追趕他嗎？……』

一班靠着身子的船員，聽說那兒有莫大的



財寶，勝於强襲奴隷監獄百倍。於是不待約翰的答語，馬上做了一個眼色。

『但是，他們有五門大砲，我們須要小心些兒啦。』

『還有甚麼要緊，我們把自家的東西拿回，他連糞也沒有半點餘剩。到那時他就噤若寒蟬了。』他武斷地說。

『大家沒有其他的意見吧？雖然是頗爲棘手的事，但是只要好々地幹去，那死船從中國帶來的一切東西，就要轉入我的手上了。』

『幹罷！』大家閃着眼睛的點頭。但約翰表露着有點發愁的臉色。

『約翰，你不很高興嗎？』

『奴隷只能載得這樣的多。那面的可載不起了。怎樣辦呢？』

『移過那面的船又怎樣呢？』

『倘若砲戰就不行的。』

格列哥里船長毫無人道地裝着苦笑說：『那時候，可以臨機應變啦。奴隷那傢伙，倘若在裝載上有了障碍時，不會把他們投入海中去嗎？』

不久，他們返回羅齊斯號，下令總動員，由島上裝上多量的果實，取了淸水，趕急地駛出澗來。

追蹤

出了望加錫海峽的羅齊斯號，總帆孕滿了風，很快的行駛着。

不知怎地說是有了破損的地方，遲走了一晝夜以上。船上的人，心裡很不舒暢，因爲風的緣故，船是不停地傾側、搖動。船艙內被鎖着手足的奴隷們，又要多上一重死的苦味了。

叮々噹々的鎖鍊聲，和悲鳴，怒號聲。通不過風來。頂上的甲板，給熱帶的太陽照射着，簡直和處在蒸籠裡一般。船員們只顧攪着船的前進，欲使船的載量平衡，不斷地把奴隷苛責着。

鞭子的聲音响了，接着揚起悲鳴的聲音，詛咒的聲音。然而，船桅亦已傾斜。爬着高處的人離々啦々地滑下來了。被積載於艙底的奴隷，於是連勵彈的氣力也沒有了。

被囚着的爪哇男子卡沙裏，他被差在像堆房般的地方來修理帆蓬，很清楚地聽到那地獄裡的情狀。他沒有扣上鎖鍊的原因，是念着他和水夫們同是爪哇人的情份。可是，他那纖嫩的手，幹着那做不慣的工作，指頭被針尖刺了很多的傷痕。

『我有甚麼罪過而蒙受這般的虐待呢？』

他把以後不許再見的妻「蘇瑪」的運命思念起來，心頭的熱血上湧。他時々凝神注視着針的嘴端，可是沒有什麼死法。

羅齊斯號包含着這種々的地獄色彩，追蹤着那染了血污的寶船。那艘船，據說得在唐多里港尙未修理完竣。在柏落意才修好了船傷，在艱所

陽敖然後着手整理帆柱，是今晨再度啓行的。
其去向是望加錫……航路於此決定了。那麼輸除了沿着爪哇而出印度洋外，是沒有別的途徑的。於是格列哥里漸々地歸於安靜了。

他一面把前輩做過的事情思量起來，一面咬着烟斗說：『爪哇是蘇門答臘的一個大々的堡壘，縱然給他逃過望加錫，但是只要攔着巽達海峽，他們便成囊中之物了。』他在香煙的繚繞中，幻想着事業的成就。那時候——在倫敦的郊外，建築起很合度的寬敞私邸——。裡面設備很適意的飯堂。然後，在宏偉的暖爐裡，不經意地焚上大量的柴薪。拿起上品的威士忌酒……那都市的夜景，他也懸念起來。給霧水籠罩着的街上一切，在黃昏的夜色裡，駕起備有兩頭駿馬的馬車——。歌劇，俱樂部。季節裡的競馬也是很寫意的。還有狩獵……。

他以爲人生只是憑着腦筋、手腕、膽量，來造成的。一切的奢華生活，也不外是給這三種要素所支配着。殖民地和海洋，成了他們的逐利場所，那被强奪了的殖民地的原來住民，是不屬於他們的人類的。

『蘇珊。』他柔聲地呼喚掠奪來的女郎。

『拿紅茶來！』

那女郎若非呈着棕色的皮膚，將不知她的心情是怎樣的，她蒙受着那優越的待遇，可是……

蘇珊端着紅茶走來的，她的背後忽然發出驚惶的叫聲：

『不錯！』

『船長，看見了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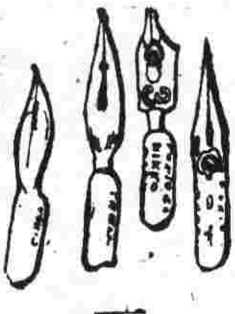
『甚麼？』格列哥里由船室奔出。

外面的天空和海上都染上茜草的顏色，水平線上的太陽，發出燃燒的炙炎，已是黃昏時節了。在澱了銀灰色的海面，那太陽光好像溶了黃金一般的燦爛。這美麗的晚景，輝映着那瑩々前進的帆船。很黑，很小；很顯明地現出那船體來。

『是那個！不錯是那個。』

格列哥里把一等駕駛員約翰呼喚說：『是那個，着跟那個東西！不要焦燥，取着相當的距離，別要給他生疑。……橫豎快要天黑，勝負是盡在明朝啊！』

（待續）



夏目漱石作風論

許克

夏目漱石是具有江戶人所有的一切特性的。宮島新三郎氏在「現代日本文學評論」中曾如此論到；他的特性第一是反抗精神；第二是主持正義扶弱挫强的俠氣；第三是灑脫爽利的情調。這是夏目氏一切作品中必有的特質。在「哥兒」中第一和第二兩點表現得最明顯；「我是猫」中盡量發揮第一和第三兩種特質；「草枕」中則第三點獨爲濃厚，第一種略淡薄。

「我是猫」和「哥兒」都是早期的作品，「草枕」稍晚，這三部曲中，都有他獨自的特色。既沒有生活的苦味道，也沒有人生深刻的煩惱；只是作者成爲現實的冷靜觀察者，對於事件輕淡的描寫着，作者自己不但永遠立在第三者地位；對於讀者，亦同樣被拉到旁邊去。只有這樣，也才能瞭解書中的眞意，同時也才被作者承認有詩意。因爲作者主要的意思是在傳達書中的美，不在講述書中的故事。所以，「草枕」中的「不人情」的讀誦小說法，任便抓出一段不追問故事的起頭和結尾的，才是作者認爲有詩意的事。由於如此，對於快樂的事也就不明爲如何快樂；而對於痛苦亦不成爲怎樣的痛苦了。世俗的看來，好似有些「冷」。但作者的心却是要人以餘裕的心情向遠處眺望着似的，對待那快樂或痛苦的事，都同樣用平靜的心胸來體受。生田長江氏批評他沒有「溫情」和缺少「青春的熱情」，想是說他沒有像浪漫的情緒的澎湃激厲，沒有雪萊和少年歌德般的那種能以燃燒的熱情。在後期，雖也寫出了些「三四郎」「行人」「門」「明暗」等々愛情的故事，總還是令人感到有些秋晚的涼意。他從不肯任着情感态放，將情感置在理智下支配。

（四幕喜劇）

幸福之前

•林謙根•

登場人物

王靜修（一個被愛情迷矇了的青年）
王　磬（靜修之父，糧食店的主人）
王淑英（靜修的妹々）
劉卓民（某縣長）
劉雪芳（劉卓民之長女）
劉麗芳（劉卓民之次女）
劉文達（劉卓民之長男）
宋萬基（地方上一個大財主）
美　蘭（萬基之妻）
宋明遠（萬基之子一個長崽的青年）
孫　寶（自稱孫悟空的子孫）

第一幕

（在黑幕前演戲）

（舞台上並沒有裝置，只是一條長櫈子和一盞街燈和一棵樹，樹腰上釘着一個赤色的箭頭。）

（從遠處傳來了歌聲）

（雪芳、麗芳姊妹兩人由台左上場）

雪芳：我眞討厭像他那樣的男人！

麗芳：姊々，可是他特別喜歡你！

雪芳：別胡說，再說我要生氣啦！

麗芳：唔………

雪芳：我喜歡的男人，性格要爽直，精神要尚武………

麗芳：要是那樣，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雪芳：吓？（向觀衆物色）就像在那兒走的那個人也可以（說着挺起胸來做軍人走路的姿勢）啊呀！（不知從那兒掉出來的一個紙包，剛跌到雪芳的眼前，雪芳把紙包拾起來。）

麗芳：是什麼東西哪姐々？

雪芳：雖然是大包袱，可是輕得很，你看吧！

麗芳：我來看々。

雪芳：（念包袱上的字）此物除男子外不得拾之！

麗芳：眞奇怪！

雪芳：還有，（再念包上的字）此物獻給幸福的人。

麗芳：不好，姐々，別要它，把它

抛了吧！

雪芳：眞想打開來看々裡面到底是什麼？

麗芳：別看了，抛了吧！（奪過紙包向右面抛去）（紙包正打在左面上場的宋明遠身上）

明遠：啊呀！

雪芳：啊！

明遠：對不起！

雪芳：麗芳，走吧！

（姊妹兩人忙跑下台）

明遠：眞漂亮。（呆看）

（淑英由左面上場和明遠衝突）

明遠：啊！好痛！（明遠礚倒了）

淑英：眞對不住！

明遠：好痛！

淑英：眞嚇死人！

明遠：什麼事？

淑英：來了一個瘋子，就在那邊…

明遠：瘋子？

淑英：一個猴面的人，對我發出傻笑。

明遠：不要緊哪！

淑英：不！我眞怕，我走了！（由左退場）

明遠：瘋子……（尋思了一會，將剛才的那個紙包，再放在舞台的中央，由左退場）（音樂聲）

（孫實隨着樂聲由左邊出，身穿濶袍，唱了幾句北腔，唱完將藏起來的刀拔出來演武術）

孫實：好了！好了！這一下子可把魔鬼治好了！（忽然看見地面的紙包）唉！這是什麼玩意？（用脚踢着紙包）

（美蘭登場，礚着紙包，隨包絆倒）

孫實：你說這個包奇怪，這女人更是奇怪！

美蘭：什麼奇怪！

孫實：哈！

美蘭：你才奇怪哩，看你的打扮！

孫實：你是人家的老婆嗎？

美蘭：你是誰？要是不知道我是宋萬基的二太々的人；他一定不是這個地方的人。

孫實：我本來就不是這個地方的人，我是上天的使者。

美蘭：嘻々……

孫實：我的祖師爺是孫悟空。

美蘭：孫悟空？

孫實：我是神通廣大的人，你如不信，我馬上就叫你變成一個老太婆（閉了眼睛，嘴念咒文）

（美蘭慌忙由右下場）

孫實 （念完了咒）啊呀！念錯了吧？怎麼把人念化了，哈……我的神力眞不小……可是這個紙包是什麼呢？（走近拾起）甚麼？……獻給希望幸福的人……（說着坐在櫈子上，把帽子也放在櫈上，剛要打開包袱，忽聽得餛飩小販的敲板聲）

孫實：唉！餛飩！餛飩！肚子餓了！別把神力弄壞了！（向左跑去）

（明遠由右面上場）

明遠：這個人瘋的眞厲害！一定是被神力迷住了心啦！這個紙包如果讓他拾去了，便一點用處也沒有了！（說着又把紙包放在舞台中央）

（靜修由左邊登場）

靜修：啊！愛情！偉大的愛情！

明遠：（把身藏在樹後）哦！

靜修：誰？

明遠：（在樹後）地下藏着了幸福。（說完由右退場）

靜修：甚麼！放着幸福？（找了一會，看見紙包）這是什麼東西呀？（拾起來）哈……這個是幸福嗎？……獻給希望幸福的人……（說着坐在櫈上，但正坐在孫實的帽子上，他把繩子打開，裡面是一層一層的紙）哦！我醉了嗎？

（孫實由左上場，看見靜修，作驚奇狀）

靜修：我眞醉了！

孫實：喂！喂！

靜修：誰！

孫實：那個紙包不准隨便開！

靜修：這是我的。

孫實：甚麼！

靜修：開自己的東西，別人能管得着嗎？

孫實：那是我的東西！我剛才肚子餓了想去吃點東西，就把它放在這兒的。

靜修：你的也吧！我的也吧！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包袱，無論怎樣的開，也是這個樣樣。

孫實：那麼這東西一定不是留給人們的。

靜修：是留給誰的東西？

孫實：是留給神仙的，我是孫悟空的子孫。

靜修：不過……這包袱是我在那兒拾的。

孫實：我也是在那兒拾的！我們這樣辦吧！把這個東西平分了吧！

靜修：平分？好吧……不，還是都給了你吧！

孫實：爲什麼？看你的模樣，連一點精神也沒有！ 這東西就是幸運，來，我們把它平分吧！

靜修：我現在戀愛着哩！愛情比幸運好得多！

孫實：什麼？愛情？

（伴奏開始，愛情流行歌傳來，

靜修聽得發呆）

孫實：（陶醉的）愛情眞能使人頹廢嗎？

靜修：愛情是甜的，也可以說是苦的。

孫實：要是那麽說，你是因爲愛情才沒有精神吧！你馬上就應拿出精神來把這個幸運打開看々！幸運和愛情一定能有深刻的關係！

靜修：對了！要是能够完成愛情，就是幸福了！（二人一同打開，好容易把一個三寸大小的赤色箭頭拿出來。）

孫實：這是什麽？

靜修：這上面有字。

孫實：在那兒？（唸着）幸運是照着這個箭頭去找在這附近的同一的箭頭……

靜修：這眞難辦！

孫實：（看々附近，見樹腰上也有一個赤箭頭）有了！在這兒哪！

靜修：眞的哪！

孫實：可是你叫什麽名字呢？

靜修：我叫王靜修，你呢？

孫實：我是孫悟空！雖然是他的子孫，也就算是孫悟空了。

靜修：你眞有趣。

孫實：別人都說我是瘋子。

靜修：不過瘋子也是聰明人才做得來。

孫實：要是那麽說，我便是聰明人了！哈！（用手摸頭，忽然發覺帽子失了）噢！噢！眞奇怪！眞奇怪！

靜修：（莫名其妙）怎麽啦？孫悟空？

孫實：我的頭！

靜修：你的頭不是在這裡麽？

孫實：是頭的頭啦！

靜修：頭的頭，你眞是瘋子嗎？

孫實：（看見椅子上的帽）你把我的頭坐在你的身底下，眞是豈有此理！

靜修：對不住！

孫實：別說別的了！我們不是照着箭頭出發嗎？

靜修：悟空先生， 我們駕上雲頭吧！

孫實：別胡說，要是駕雲，就看不見箭頭了！而且我不過是他的子孫哩！

靜修：現在我的酒也醒了。

孫實：年青的人怎麽隨便喝酒呢？以後應該振作一點！

（淑英由右跑出來）

淑英：哥々，哥々，啊，你在這裡啦！

靜修：爲什麽慌々張的？

淑英：我和爸々一塊來的！（向右招手）爸々，爸々！

（父親登場）

王營：到處我都找到……原來你在這兒。

靜修：爸々，可有什麽事嗎？

王營：事當然是有的， 而且不是小事！

靜修：什麽哪：

王營：本村的鄉公所，已經指定了你去當兵！

孫實：（大聲）恭喜！恭喜！

淑英：啊！爸々，他就是剛才那個瘋子。

孫實：我不是瘋子，我是聰明人，你們想々，當了兵去打我們共同的敵人，不是値得恭喜的事麽？

靜修：這樣一個文弱的人，要我打仗，眞似做夢一樣！

孫實：失戀的先生，請你把失戀的感情收拾起來，快去打仗吧！

靜修：（突然的）爸々！

王營：（吃驚的）什麽！

靜修：我去當兵，後事拜托你老人家了。

淑英：哥々，一切事有我哪！

靜修：（對孫實）孫悟空，箭頭的事以後再說吧！但是，我這回去當兵，不能不決定一下。假如我還有性命回來，我是要結婚的！

王營：對方是誰？

靜修：對方是縣長的二小姐雪芳。

王營：啊！縣長的二小姐！

靜修：要是沒有什麽不滿意的話，我就開始去交涉了。

王營：眞的嗎？別胡鬧呀！

靜修：當然， 現在我去啦！ 孫悟空，請你把雲借給我坐一坐吧！

孫實：好，可是天上的雲，得費一會時間才能行（向牠念咒）我把下界的雲拿起來吧（將牠上的雲板拈起）

父：可了不得，別把我的兒子也拐瘋了！喂，快把駕雲的那個人捉住！

淑英：哥々！哥々！

（紛亂中閉幕）

第二幕

（幕開後，是劉縣長的客廳）

（劉縣長臉上很是爲難，在屋裡蹺來蹺去，雪芳坐在中央，美蘭也在廳上來回的走着）

（由屋裡傳出長男文達的復習功課聲）

卓民：拒絕！一定拒絕！

美蘭：要是那樣，可就難爲我了。

卓民：難爲你？

美蘭：是的！

（二人仍來回的蹺着）

雪芳：爸々！

卓民：拒絕！

雪芳：笞々！

卓民：不行！

雪芳：笞々！

卓民：（向美蘭）你太麻煩了！

美蘭：什麼？

雪芳：笞々——是我哩！

卓民：是你呀！

雪芳：我不願意嫁給一個膽小的人。

美蘭：膽小？

雪芳：剛才你說明遠在接得了青年團的通告，要叫他當兵出發的時候，明遠說了些什麼話？

美蘭：他接到通知書的時候，他說他不願意到那些危險的地方，所以想找一個替身。

雪芳：這是男人大丈夫的行爲嗎？這種人我絕對不嫁給他！

麗芳：要是那樣，就謝絕他們吧！

卓民：（向美蘭）宋太々，聽見了沒有？你們雖是當地大財主，但是雪芳不願意，我也沒辦法。

美蘭：要是明遠願意去當兵的話，你就嫁給他嗎？

卓民：那……回來再說吧。

雪芳：在他出發後未回來之前，我絕對不結婚。

美蘭：他回來以後，就跟他結婚嗎？

芳：我絕對等他回來，結婚不結婚，還是以後再說。

美蘭：小姐，我就對他這樣說吧，我一定叫他做一個好人……謝々……再見……（美蘭剛要走出，樂聲大作，孫實與靜修一面在雲板後走，一面唱歌。）

美蘭：呀！

卓民：你們是甚麼人？

美蘭：這人是瘋子。

卓民：瘋子，喂，走！走！

孫實：我不是瘋子，我是孫悟空。

卓民：孫悟空？

孫實：喂，靜修，你拿出精神來！

美蘭：眞討厭！

孫實：啊，你不是剛才被我念化的那個女人嗎？來々，讓我再念化一遍吧。（開始念咒）（美蘭跑下台去）

孫實：咦！又被我念化了！哈々…

卓民：你是做什麼的！有甚麼事？

孫實：沒事我們來做什麼？

卓民：你有什麼事情？

孫實：並不是我的事。

卓民：那麼是誰的事？

孫實：是這個人的事。

雪芳：（看一看）笞々，他就是追求我妹々的那個人。

靜修：啊！

卓民：去……我跟你這種人沒有事情。

孫實：你沒有事，我可有事哩。

卓民：（指着雲板）這是什麼？

孫實：因爲心急，我們駕雲來的。

（從雲板跳下）

卓民：我有點頭痛，有事快說。

靜修：縣長，我並不是不良青年。

卓民：是什麼？

靜修：是人。

卓民：那我到不知道！

靜修：因爲我要忘去苦惱，才喝我不愛喝的酒。

卓民：你有甚麼苦惱？

雪芳：笞々，我進房子裡了。

靜修：等一等吧姐々！

雪芳：我並沒有這樣的弟々哪！

靜修：慢々我就是你的弟々了。（轉向卓民）岳父！

卓民：咦！我是你的岳父？

靜修：是的，你是我的岳父。岳父，請你給我妻子吧！

孫實：這個人愛上府上的小姐，所以求你把麗芳給他做媳婦吧。

卓民：甚麼，你別胡說八道：

靜修：請你說話當心點，我是拿生命來賭你的答覆的。

雪芳：要是我不和你結婚你就死去嗎？男人們都慣這樣說呀！

靜修：我決不再三再四請求了，因爲我是男人。

卓民：這才像個男人的樣子，無論怎樣，還是把她本人叫出來好。

雪芳：我代替妹々說吧。

孫實：還是把本人叫出來吧。

（麗芳登場）

靜修：麗芳小姐！

麗芳：什麼？（不快活的）

卓民：麗芳！他想和你結婚，你的意思怎樣？

麗芳：笞々，你以爲怎樣？

卓民：我不管，祇要你們……

麗芳：我不願意。

卓民：我們的姑娘既不願意，你就別胡想了，你是那裡的人？

靜修：是老王家的兒子。

卓民：老王？

靜修：民豐米店的兒子。

卓民：你就是王老板的兒子嗎？

靜修：是！

卓民：你在這街上名譽最壞。

靜修：我因爲愛麗芳小姐才苦惱，由苦惱而喝酒，但從今天起我就整個改變了，請你相信我吧。

雪芳：你不用鼓吹你的人格了。要是因爲愛情而拋掉事業的人，無論什麼事，也總是一樣胡鬧的。

靜修：請你不要那樣說，我現在就要出發當兵去了。今後我一心一意爲國家做事，決定重新做人。祝你們快活，再會！再會！（靜修忽忙下台，卓民把他拉住）

卓民：等々々，等一等！

靜修：再見！

卓民：你這個人意氣也太短了，我問你，你眞的能够忘掉麗芳嗎？

靜修：那可不能決定。

卓民：你的勇氣眞使我佩服，在你出發回來之前，我決不叫他和任何人結婚。

靜修：既然這樣，麗芳豈不是給了我嗎？

卓民：那也未必盡然。

孫實：喂，有希望哩，不要裝成病夫模樣。我們出去商量吧。

靜修：走了，小姐，再見啊！

（二人出去）

卓民：喂，喂，孫悟空！

孫實：喂！

卓民：你把雲彩忘記了！

孫實：啊！謝々！（說着雲背着板走出去）

第三幕

（宋萬基之家）

（宋是這個地方的大財主）

（左面有樹一棵，樹腰釘着一個赤色箭頭）

（開幕時，明遠在門外）

明遠：怎麼這個時候還沒有回來？

萬基：（在屋裡）今晚不曉得她幹什麼！

（胡琴聲傳來）

萬基：不知誰又在拉胡琴。喂，你的媽還沒有回來嗎？

明遠：連人影也不見一條。啊！回來了！媽回來了！

萬基：甚麼？你母親回來了嗎？

（美蘭上場）

明遠：她，你到過那邊沒有？

美蘭：當然，正從劉縣長家裏回來啦！

萬基：雪芳一定答應了吧。

美蘭：人家拒絕了哩！

萬基：眞奇怪，我的兒子他都不願意嗎？

美蘭：那是你的不好，總以爲光生了他一個，就疼愛着他，把他縱成這個模樣！

萬基：我們的孩子壞在什麼地方？

美蘭：別人都說他太荒唐，這孩子實在也太荒唐！

萬基：誰說的？

美蘭：雪芳小姐就說他荒唐！

明遠：我荒唐，我這麼規矩還要說我荒唐，眞是太寃枉了！看着我，非娶她做老婆誓不干休！

萬基：不要胡說八道，你母親去劉府一次不是易的，人家不願意給你，還是要怪你自已不好！

明遠：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美蘭：明遠，你還有點希望哩！

明遠：希望？甚麼希望！

美蘭：我已經告訴雪芳小姐，今後你再不像從前的怯懦了，你已經加入鄉公所去當兵了。

明遠：她怎麼樣說？

美蘭：她不信任。她說，她已聽到了你請人瓜代的消息，就是你的詭計，她也識破了。

明遠：他怎麼不明白我的心呢？

美蘭：她說她願意嫁給英武的人，像日本人一樣有武士道的精神的人。

明遠：不，我決不願做武人，就是爸々也不主張。

萬基：眞可憐了，我也贊成找一個人替代明遠的責任。

美蘭：新中國所需要的是新的武力，準備着担任新東亞的建設，我們應該利用這種機會把我們的生活改善一下，你從今天起不許抽大烟，我從今天起也不浪費金錢了。

明遠：爸々！

萬基：明遠！你的媽這樣說，怎麼辦呢？

明遠：媽，你別難爲我們了。

美蘭：你們要不願，我就走！（要向外走）

萬基：等一等，別着急，我好々的想一想吧！

美蘭：沒有什麼好想了，像你這樣的身子，要再不戒大煙就會死了。

明遠：我眞不願意活了！（向門外跑，忽然停步）啊！來了！來了！

美蘭：甚麼來了？

明遠：我有我的辦法，媽，你別管！

（和着胡琴唱着，孫實和靜修登場）

孫實：（唱完了）有了！有了！在這兒呢！這是最後的一枝箭了。

靜修：幸運就在這裏嗎？

孫實：恐怕就在這屋子裡吧！

美蘭：誰呀？

明遠：你別管我（迎接二人）二位請進！

孫實：進去就進去吧！（看見美蘭）噢！你不是剛才被我念化兩回的那個女人嗎？

美蘭：啊呀，瘋子又來了。

孫實：我並不是瘋子，我是聰明人！哈……幸運的家就在這兒，眞有趣！

明遠：我就是幸運之主！

孫實：什麼？你就是幸運之主？看你這副尊容！

靜修：什麼是幸運呀？

明遠：是錢！是不是爸々？

萬基：當然囉，錢就是幸運！

孫實：錢就是幸運，眞沒趣極了！

靜修：怎麼樣？我說的對吧！

美蘭：你們就是替明遠來的嗎？

萬基：這孩子眞聰明，弄點鬼就有辦法。

美蘭：你眞太……

孫實：你們家裏的話，等一會再說吧！

萬基：我是想從二位中給你們那一位一點錢。

孫實：同時給我們兩個不行嗎？

萬基：你不行，我要給這位年青的！

孫實：我是孫悟空！沒有孫悟空辦不了的事！

萬基：孫悟空（看見他脚底的雲）哦！你是駕雲來的……不過還是給這一位！

明遠：給你五百塊錢。

萬基：給你五百塊，你能替我做一件事麼？

靜修：不讓我和他以前就商量好了，無論有甚麼幸運，我們都要平均，你還得再拿出五百塊錢來。

萬基：一共是一千塊錢！

明遠：行！爸々！行！

萬基：別以爲不是你的錢就隨便說！

明遠：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向二人）給！給你們一千塊！

靜修：到底，什麼一回事呀？

萬基：是這麼一回事？我這孩子給本村的鄉公所徵去當兵，但我祇有這一個孩子，一旦上戰場打死，豈不是糟糕了麼，所以我想出點錢替他找一個替身。

孫實：甚麼？你再說一遍！

萬基：想叫你們替他……

孫實：（用力）混蛋！

明遠：沒有比這種幸運再幸運的了，一千塊！是一百塊的十倍，十塊的百倍呀！

孫實：我還知道是一塊的一千倍！小子，你對這一次當兵，抱着了什麼壞心理！

明遠：我父親有的是錢，我不願給敵人打死！而且軍隊又是吃壞的，穿壞的去打仗！

孫實：你這混蛋，你不想々你們能有這樣幸福的家庭是誰給你們的？不是軍隊給你們的嗎？去當有名譽和有責任的軍隊，還有什麼怨言！

靜修：混蛋！這就是幸運嗎？

萬基：孫悟空！

孫實：什麼？

萬基：你雖然說軍隊好，可是我聽見過這麼一回事！

孫實：聽見什麼？

萬基：聽見農民們說，軍隊一點也不替人民設想。

孫實：那有這種混蛋事情！新中國的軍隊，決不比從前一樣的混蛋啦！

萬基：要是那樣，我就任兒子去當兵吧！

孫實：對了，你要知道，要想家庭幸福就得國强，要想國强，必得有强兵！有强兵的國家，那個國一定是强盛的！

美蘭：我眞對你不住，說你是賣子，你原來是一位大實人！

靜修：走吧，我以爲幸運能把人的迷路指示一下，現在才知道一切事情都得自己去幹！

孫實：這才對哩，你明白了，足見你的腦袋好。
孫實：你這個人眞沒辦法，（向宋萬基）快叫你的兒子去當兵吧！你也快把你的大煙戒除。
萬基：怎麼你和美蘭說的一樣？
孫實：太々！把他交給你戒大煙，我却帶他去當兵！
美蘭：拜托你！
孫實：明遠！你也上這朵彩雲來！
明遠：不！不！
靜修：喂，一千塊錢的少爺！一塊走吧！
明遠：不，我不願意！
孫實：走吧！
萬基：明遠！明遠！
明遠：爸々！我不願意去！
（孫實把明遠扯住，靜修也推着他，三人急遽下台）

第四幕

（台的中央，有彩門，上面用生花砌就了凱旋大歡迎五字）
孫實：時光快極了，明遠和靜修入軍隊今天已經回來了！（向後台）準備迎接吧！（大聲）你們都出來迎接呀！
（淑英和他父親手拿着「王靜修出征萬歲」的旗子由左登場）
淑英：我哥々就回來嗎？
孫實：就回來了！
（宋萬基與宋美蘭由左面手拿着「宋明遠出征萬歲」的旗子登場）
美蘭：回來沒有？
孫實：就回來了，老宋！你怎麼有這樣的精神？
萬基：托你的福，我把大煙戒了，所以才有這樣精神（馬上喊口號打太鼓等）
（卓民和雪芳，麗芳，文遠等手拿着「王靜修宋明遠大歡迎」的旗子登場）
卓民：還沒有回來嗎？
孫實：就來了（看姐妹二人）今天眞特別漂亮！
（突然群衆喧嘩之聲從後台出）
淑英：哥々回來了！
萬基：明遠！
（一同用手搖旗）
淑英：哥々回來了！
萬基：明遠！
（一同用手搖旗）
（明遠，靜修，很威武的登場，完全改成一個好青年）
孫實：你們回來了！大喜！大喜！
（卓民領頭喊「宋明遠王靜修萬歲」）
明遠：是，我們回來了！
萬基：明遠！（剛想抱）
明遠：是，爸々！
淑英：哥々！
靜修：是，妹々，我回來了！
王營：靜修！（也想要拉手）
靜修：是，爸々！
卓民：你們能完成使命回來，我眞歡喜你們！
明遠：我已努力盡我的責任了！我用高射炮打下美國三架轟炸機，我眞快活極了
美蘭：明遠，你眞是一個好孩子啦！
明遠：是了媽々，軍隊的生活眞好，我想要做一生的軍隊生活。
孫實：這才對呢！不見你臨走的時候麼？哭々啼々，多難看呢？
明遠：請你別再提起那些事啦！
卓民：兩個人都改過自新，現在可以把姑娘給你們啦！
孫實：眞比不了你！
卓民：把姑娘給這種人，還能有點希望！
明遠：眞的嗎？
卓民：我能有這麼好的女婿，我也能挺起胸來了。
明遠：謝々
靜修：麗芳小姐！
明遠：雪芳小姐！（慌忙的拉手）
孫實：可別弄錯了啦！
靜修：孫悟空，你就和我們一塊過活吧！
孫實：我不能在這兒啦，我得去，這回我再投生的時候，也一定去當兵！
（孫實也踏進了他的雲板上面）
各人：謝々，我們今後還是要替國家好々出力的呀！
（一齊唱參戰歌）
（幕下）　（劇終）

接41頁夏目漱石作風論

夏目氏的文章以此理性爲出發點，故極爲清新珍奇豐饒的奇警深入，內容的明亮輕快，和純熟精練的技巧，與豐富的語彙，都爲後人所不及。在日本多數的學校中，都採作文章的範本。緣於他的文章發源於俳諧派的寫生文，受同學正岡子規的俳句影響不少；同時又使江戶的滑稽灑脫情味混合了歐西風的幽默；再由於漢學造詣的深奧，遂構成夏目氏獨特風采的一種文章了。宮島新三郎會云：「寫景時，立刻就會現有燦爛陸離的虹；寫情立刻即描出幽艷靜婉的風姿；點出有趣味的人，便講出有趣味的話來。平凡的都被他極端的深惡痛絕。」這意見不但指出夏目氏文章上的特色；還點出他的厭惡俗味，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但男主人公都有些不俗，就是女性也都不肯寫成過分俗化的人。在他筆下的女性，不是理想的就是純樸的人。「草枕」中的那位志保田姑娘，「哥兒」中的老女僕阿清便是。至於「我是猫」中苦沙彌先生的妻雖然有點俗，可也有時候要她不俗，因爲我的作者所最怕的就是俗！作者深々浸潤於東海洋哲學的修養，一意在超脫世俗。

總之，豁達，天眞，餘裕，這是通過夏目漱石氏的作品的三種基本情調。

血的廣場

石井英夫著　姚英譯

徵召

從近郊驅出一群二百餘人倔強青年的當中，被挑選了特別强健的約五十人，其餘的受了徵兵官密爾頓的許可，即時着令返鄉。

——是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五年的五月，英國受着西部戰線德軍的攻擊，大感兵力不足應付，正在那個時候，開始在印度各地强制徵召，希望以印度的無窮盡的人的資源來補充自己——

從阿木里昔爾鎭到他們的鄉村，遠的大約有二十里，在烈日灼背如焚的酷暑的當中，那些顚躓在砂塵路上的人們，大都是很吃力的，然而這一般百數十個青年，却似拾了命兒的一般的高興，很愉快地行進着。

剩下的那些不幸運的，在廣場一角菩提樹的樹蔭下，誰都擺着一種不勝憤懣的神氣。吏役飛的也似來了，說是徵兵官要訓話了。於是在廣場中央新做成的講台前，胡亂地集合起來，不一會兒，那位徵兵官約翰密爾頓中校，剛在臨時徵兵所的二樓上，喝了爲招待新兵而預備下的啤酒，一面拂拭着他的鬚上的啤酒泡兒，從容不迫地出現在台上了。

「立正！敬禮！」

一聲口令，爲着是頭一次聽訓的緣故，這一般新兵們，有的很慌張地把頭垂了下來；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來拜的；其中也有的似乎驚弓之鳥把頭兒左顧右盼的。密爾頓中校，對於這些看慣了的新兵們，照例舉手答了一個禮，緩々地開始背誦這幾天來常用的訓辭。

「諸君：現在歐洲亂極了，德皇威廉二世，抱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四出侵犯，我的王，同時諸君的仁慈的皇帝喬治五世陛下，爲着維護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決然向德國宣戰。諸君今日以英皇陛下的忠良臣民的義務，享有參加此次大戰的權利，實在是最大名譽的事。而且極端仁慈的英皇陛下，鑒於諸君的誠意，已於日前，頒布全國，如果印度三億民衆，在這一次戰爭中擁護英國的話，戰爭結束之後，當與印度以完全的自治。諸君善爲仰體皇上的心，從今以後，努力訓練，到了渡歐的時候，更希望爲着打倒兇殘的德軍，不惜生命共同赴戰！諸君，知道了嗎？」

密爾頓中校，從台上很驕傲地看了站在面前的五十個印度青年一遍。他們全是無智識的內地的農民，不知究竟是知道或不知道，有

的張大了口癡望着密爾頓中校的軍服的；有的在他的起了黑光的額上滿淌着汗珠的；有的仰首望着不知打那兒吹來的風把空際的白雲起了閃々的光彩的。

密爾頓中校，大概是已經做慣了的緣故吧！他並不須做出特別緊張的神氣，用着平常的口調，繼續說道：

「我祝諸君的前途！諸君從今日起，入了我大英帝國的軍籍。我大英帝國軍人最大守則的，便是對皇帝陛下的忠誠。現在，當諸君初入軍籍之際，我很希望諸君對皇帝陛下宣一個誓。宣誓也不須多大規模的舉行，我現在做一個模樣，諸君就跟着我一同宣誓，便可以了。」

密爾頓中校於是高擧右手，仰着天像煞有介的事地喊着：

「我從今日起，願做英國皇帝陛下的忠良士兵！」

「我從今日起，願做英國皇帝陛下的忠良士兵！」印度人應聲繼續喊着。

「願對英國皇帝陛下誓以忠誠！」

「願對英國皇帝陛下誓以忠誠！」

「願神鑒我！」

「願神鑒我！」

密爾頓中校，用着很滿足的神氣，遍視和羊群一樣的柔順的印人，最後，忽然睜大了眼睛。

原來這五十印度人的中間，最左端最前列的一人，很傲慢地叉着雙手站着，他不跟着宣誓——他便是在密爾頓中校訓話的時候，仰首望着空際的浮雲的那一個男子，肩膀廣濶，手足胖大，在這倔強的一般人的中間，有着特別壯碩的體格，粗眉的底下，烱々有光的眼眶中，不時發着光芒——他帶着怒容，獨自向着兩旁顧盼着。

「哼！你，你是啞子嗎？」

密爾頓中校咆哮起來了。

「爲甚麼你不跟着發誓？」

那漢子也張大了眼睛，投射在密爾頓中校的身上，同時掀起了粗厚的口唇皮兒，傲慢地說道：

「我是不願意去打仗的。爲着保護英吉利這噬人的生鬼兒，而來做德軍的砲的，再也不情願的。」

這幾句話，在這一次每一個鄉村都被强派幾個人應徵的一般青年中，其實是共通的情感，可是爲着怕受處罰，誰都緘默着。在徵兵官的面前，敢於大聲地說出這幾句話，這個漢子，算是第一次。眞膽大了！也許是神經錯亂吧！總之是個粗魯的男子吧！在場的村長和吏役們，誰都相顧着失色起來。

密爾頓中校，飛也似的下了壇來，搶步上前，不知道是幾時動了手，他的鞭兒，很銳利的在空際裡劃了一道影兒，拍的一聲，男子的頰上，隨着起了一道紅光。

接着又是第二下了，旁邊站着的一個男子，慌忙地搶着過來，擋住被打的那個，跪在密爾頓中校的跟前，哀求道：

「饒了他吧！徵兵官，饒了他吧！碧達里這個東西，他是冒了暑，犯了熱病的。我來勸導他吧！請你暫時寬容一下吧！」

「你，你是他的朋友嗎？」

「是的，我和他是從少的時候起，相結識的，和弟兄一樣的。他平時是柔順和猫兒一樣，今天犯了熱病，失了常態了，心裡不這麼想的事也說出來了。我來勸導他吧！請你暫時原諒了他吧！」

「這個東西，他是對英皇陛下謀反了，即時應該把他槍殺的。既然是你哀求，就給你半小時的寬容，若是不即改悔，你都一樣有罪。」

密爾頓中校很嚴峻的說過之後，怒目視了碧達里一下，急步上了徵兵所的二樓去，藉着啤酒來滌除胸中的悶氣。

「碧達里，你說甚麼來了啦，昨兒那樣的對你說過，你還不明白了嗎？」

說着話的匡德，一面把碧達里拖到廣場的一隅去，帶着很緊張的神氣，繼續說道：

「這麼，你動了氣，我是很明白的。英吉利這鬼兒，過去把我們當着牛馬驅使，盡量的搾取我們，現在爲着戰爭，人力不足，想把我們驅到戰線裡去罷了。他這種橫恣的手段，我們誰都忍着淚兒怨恨的。但是，我們可想一下吧！反對的結果會怎樣呢？我們沒有一枝短槍兒，他們有的是機關槍和飛機，若是用氣力來爭鬪，勝利結果是他們的。所以我們無論是贊同或不贊同，總之，抑着胸中的憤懣，用和平的手段，來爭取我們的自由。從這麼看來，這次倫敦政府許我們以戰後的完全的自治，做爲我們協力的代價，這種約言，不正是絕好的機會嗎？既然如此，你究竟爲着什麼，偏要做出這麼愚蠢的行爲呢？」

「你說的話我又何嘗不十分明白。昨兒晚上，我還以爲若是檢查合格我便安心前赴作戰，可是，到了今朝，不，到了先前的一會兒，我忽然情緒不同了。」

「怎麼？」

「哪！今晨我們受着檢查的時候，不是有一個年將六十的老太婆前來報告，說是他的兒子，爲着不願應徵而逃避了嗎？那徵兵官——鬍子的鬼兒——你以爲他怎樣呢？他說：老太婆一定是有意叫他的兒子逃走，他打起老太婆來了。打了又打，打了再打，可憐呀！那老太婆遍體鱗傷，終於被打死了。眞的，也許老太婆是有意叫他的兒子逃走，可不妨把她鎖了起來，那樣的殘暴，爲甚麼呢?!我見了那種情形，實在是動了氣，嚇！誰再來替他當兵呢?!」

「這些就是你的弱點了。一遭遇着意外的事情，便感頭痛，把理智丟掉了。以你一個人的力量，你想做甚麼呢？結果祇有被抓了去，和犬一般的被殺了吧！那眞是和犬死一樣罷了。」

「知道了，以後緊愼點兒！」

「從此之後，凡事未會和我商量，可別自專，你不單是應該爲着你自己着想，你也得替我的妹子着想。」

「是，知道了。以後再有怎樣氣，我都勉强把牠制抑住了吧，對不起，謝々！」

原來匡德的妹子喜妲，和碧達里是互戀的情侶。

兩封書信

「可愛的妹々：你好嗎？

這一封信，是你的哥々在廣原中戰壕裡寫的。

砲彈每日轟々的飛來，敵機帶着炸彈，不時光臨，「轟」的一聲爆裂，把地面開了一個約摸可容二三十人的大穴，附近的人，被炸得不留一塊肉牠飛舞在空際裡。近代武器的威力，和縱橫馳騁的歐西人的强毅戰鬪力，實在出於我等想像之外，我等實在是沒有力量的——我想。

我和碧達里，都是機槍手，我倆每日不斷努力研究操作。我想，我等如果把這些近代兵器熟悉了，將來決不是沒有用處。

我等所屬的聯隊，已經把四面進攻的敵人擊退，建立了殊勳，我等印度兵是很强的。我等一與敵人接觸的時候，已忘記了係爲着協助他人而來戰爭的。碧達里等更勇悍，已幾度建立大勳，可是相反的因此殉身的也不少。

雖然，我等是不顧死的。爲着祖國的自由，死又何所惜，但如果可能的話，我等的耳朶和眼睛，要親聽和目睹印度獲得自治的可愛的日子！

昨兒，我和碧達里談論，碧達里以爲英國在戰後果否許印度自治，是個疑問，如果我等這樣賣力，到了戰爭圓滿解決之後，一個老實不客氣，把約言丟了的時候，那眞是笨牛了。這麼看來，便沒有更確實的更快捷的爭取獨立的方法嗎？他這麼說着。碧達里——這血氣方剛的——他武裝起來，他便勇氣十倍，大有躍々希圖叛亂的樣子，他的身體中，完全是古代旁遮普族人好戰的血脈在沸騰着。我已經責備了他。英吉利是世界的大國，尤其當着現代列强環視的當中，公布和我印人的公約，戰爭解決之後，也許不至於反覆吧！我等始終尊重英國人素以自許的紳士道好了，我這麼說着。他才憤々不平地不作聲。

我不時注意着碧達里，今天還告訴他，使他珍重，別太過於大意，他大聲笑着，說道，「槍彈敢來光顧我嗎？神隨時在護佑着我咧」。你的相片，他隨身不離的帶着，不時很高興地嘻々地向着說笑。請你祝他的前途幸福吧！

喜妲妹々

兄匡德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日於

戰壕裡」

× × ×

「妹々：

運命操在神的手裡，唯神可以決定我等的死生。人們各個的希望，在主宰着廣大天地的神看來，是不足輕重的小可的事情。

碧達里陣亡了！

碧達里的身體，我是十分留意的，然而已無及了。今朝拂曉，優勢的敵人，以鋼鐵的戰車爲掩護襲擊前來，我等奮勇作戰，把他擊退了，然而，可憐的，碧達里的腹部，竟被戰車的機關槍彈擊中了。

「不能目睹祖國恢復自由而死，是遺憾的。」碧達里說着，鮮紅的血不斷從他的腹部流出。我答道：「安心罷！你的死，決非沒有價値的。九泉之下，你可見到自由印度的更生的。」他點々頭，不愧是男兒的氣槪，他很壯烈地死了。

他臨死之際，再三叫我關照你。他雖有點剛愎，然而他是坦白的，誠實的，純粹的旁遮普男兒。可惜！眞是可惜了！

你的傷感是當然的。凡事都由天定，你祝他的冥福無疆吧！

喜妲妹々：

兄匡德

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於

阿拉斯戰線

× × ×

再者：母親的病怎樣呢？年齡畢竟是大了，請你注意吧！你的哥々不在家，你特別忙了，請你加倍的愛護她！附上最近的糧餉，購了好的藥品給母親吧！

× × ×

英國所給的報酬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十一月，英國得了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孟買的海港裡，每天凱旋的印兵輸送船，十分擁擠，從每一隻船裡上來的戰塵滿面的印度兵，誰都趾高氣揚地踏上祖國的土地。

這裡和我們日本凱旋風景的不同的點，就是他們誰都徒手上陸，那些三年來朝夕不離身的；似乎已成爲身體的一部份的滞慣了的槍和劍，在未上陸之先，全數迫令丟在船裡。這些是爲着打倒德意志而貸與他們的，德意志已經屈服了，這種危險物，已沒有再讓他們一天滞着的必要了。

在孟買的兵營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復員式之後，他們即時奉令各返本鄉。匡德也就是其中的一人。

經過出生入死的三年歲月，匡德的相貌，已變成另一個人樣。畢竟是幾經犧牲下的男子，他特有的銳利的眼光，堅實的鬪志，那淺黑的額和粗大的眉的中間，更透露着一種深沉的憂鬱的神氣，他已不是三年前純樸的農村青年了。我們要找出他和以前相同的地方，祇有在街道上，再見到裸足而嬉遊的黑色而多毛的祖國小孩子們的時候，仍然浮着口邊的淺笑而已。

匡德和退伍的兵，一同從孟買上了開向拉合爾的火車，火車經過每一個車站，便有一二死生同共的戰友握手道別下車去了，最後從拉合爾轉上向故鄉的輕便鐵道的時候，這般戰友祇賸有匡德一個人了。

今天的凱旋裡，若是能與碧逵里同歸，是多麼高興呀！他想。

從火車的窓口，望見故鄉附近的枯野，匡德兜上了一陣傷感的廻憶！

烏殿已到了，那裡是最近故鄉的一個車站，匡德站了起來，推開了窓兒，一陣迎面而來的風兒，帶着故鄉的氣味。從小孩子時代朝晚慣見的層峰，高聳在晴朗的秋空裡。不久之後，火車轉過了一個不大高的小山頂，烏殿停車場的月台，已在目前月，台上站着一個人兒——是頭上包着水色的布巾，伸着手在搖動着的女郎，妹々喜姐便是——她仍然無恙的。一陣的熱，從匡德的胸中燃起來了，他從窓口露出了半身，也拚命的搖着手。

兄妹急行上前，互相擁抱起來，妹的頰際，被陽光照着多麼的黝黑！妹的雙手，似乎勞動者一般

的粗糙！自我離了家鄉之後，妹々爲着伏侍病床中的母親，勢必不能不盡加倍的勞苦工作——匡德想到這裡，愈感覺他的妹々可憐！

「母親呢？」

「她現在是很好的，今天告訴她哥々回來，她非常的快活。」

二人一同離開了車站。從車站到自已村裡，不過三里的途程。久別的，和妹々並肩而行，實在是夢中似的幸福之感！

「離鄉後，你辛苦了嗎？」

「不，已慣了。」

「那麼，政廳裡對我們出征軍人的家屬，不送些甚麼津貼之類來嗎？大家都這麼說的。」

「一文也不見有。」

「眞的嗎？」

「是，我們還算好了。碧達里的家裡，從碧達里死後，也不見政廳一文的撫邺金……連死的消息也不告訴他。所以碧達里的母親，始終不信他（指碧達里）的死訊，今天聽說哥々回來，她以爲她的兒子，一定是一道同歸，還拚命地預備着碧達里生平喜歡吃用的菜蔬啊，我是欲哭無淚了！」

太出於意外了！印度政廳，那樣的熱心，把我們騙上戰場，對於在戰場裡奮不顧身的我們的親族，就這麼冷淡嗎?!

再也忍不住了。向來相信着英吉利的紳士道的他，這個時候，感覺到空虛了。

英國戰後眞的履行他的約言嗎？他想。

他記起碧達里的話兒來了。正是，也許會反約的。有着這個約言，我們才陸續輸向歐陸，爲着英國而置身在砲火的當中，爲着他，法北的戰場裡才有道無數的犧牲者。

那麼……匡德的情緒愈感不寧靜了，他默不作聲地在砂塵的道上走着。

忽地裡他一抬起頭來，他看見喜妲用着頭巾的布端正拭着淚珠兒。可憐呀！她大概是想起碧達里來了，她是多麼盼望碧達里能够平安歸來的呢。他心裡感覺得同情。

「喜妲：別太傷感吧！碧達里是獻身於印度的自由而作可貴的犧牲者的。」

喜妲忽然抬起了頭，厲聲的答道：

「哥々！我的哭，不是爲着傷感，我的哭，是爲着悔恨的。」

這種多麼憤激的口調，匡德反而愕然起來。

「悔恨嗎!?」

「是的，碧達里爲人所愚而作無謂的犧牲，哥々爲人所愚而從軍作戰。」

「………………」

「哥々和碧達里，不是爲着相信英國政府許在戰爭結束之後，給印度以完全的自治而從軍赴戰嗎？哥々！」

「是的，我現在正在想到這些。」

「哥々你還不知道嗎？」

「甚麼？」

匡德的情緒，愈加感覺一種不安的衝動。

「有着甚麼事呀」他追着問。

「在二月的時候，戰爭甫告結束，印度政廳即時說是履行他的約言，頒布了一種新律。」

「是的嗎？履行約言那麼快捷，我還不知道啊。」

「實行約言嗎？那樣也算是約言的實行嗎？哥々！英國人所給予我們的，祇是稍爲增加少數印度資產議員的位置，和給了無所用的小々的二三地方行政的自治罷了，而且這些議員，無論決議甚麼事項，如果印度總督認爲不對，總督就有把牠推翻的權利。印度總督，他的印度獨裁者的地位，和從前一樣，一些都沒有動搖。這個便算是我們獲到自治了嗎？」

按：據英人史家的統計：第一次大戰中，印人所與英國的助力，計

一、派赴歐陸的印度兵，九十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二人

死傷者十萬六千五百九十四人

其中死者估三萬六千六百九十六人

二、印度人的獻金一億三千八百萬英鎊

三、軍需品的給與三千四百四十萬八千英鎊

印度人從英國得到的報酬，便是戰後英國給與印度的新法。這個新法，叫做印度政府改良法。根據這個新法，中央方面，增加上下院的印度人議員，可是總督的獨裁權，不受立法府權限的拘束，地方方面，將行政分爲保留事項與委托事項，所有租稅、警察、裁判等重要事項，仍與從前一樣，都被英人官吏獨占。市鎮村自治，保健衛生，普通教育等比較不大重要的事項，則讓與印人手中，這些與印人在戰前的希望，相差太遠了。簡直是他人救了我的性命，我以一枚銅仙來酬答他的一樣。英國政府，又鑒於印人的憤懣情緒，爲着强壓他們的過激行爲，不久以後，又新訂了極嚴酷的維持治安法，根據這個治安法，印度民衆對於政廳的行政設施，嚴禁一切批評，稍有嫌疑的印度人，不論證據有無，一律逮捕，加以拘禁，可謂殘虐之極的法律了。

憤激

阿木里昔爾警察署長布萊安，在夜巡中，發見了一個舉動不檢的漢子。

「誰呀？」

「你這忘了恩，光是造謠的畜生。」漢子翎着署長便罵，分明是一個喝酒爛醉的樣子。

布萊安本來是極嚴厲的對於地

方治安，毫無假借地發揮他的威嚴的人物，尤其是治安法公布之後，印度人極端不平，空氣極其不穩的時候，他更決心嚴厲取締。他以爲對於英人，尤其是對於警察官吏，加以這種的侮辱，如果放手的話，英人的威信，便會因此失墜。於是他決意把他拘留，正想上前的時候，印度人反而急遽一躍而前，下手便打，大概是很有膂力的漢子吧！布萊安被一擊之下，便翻身倒下，於是又經過亂踢踐踏一陣之後，印度人便在黑暗中消失了。

不一會兒，全市緊張起來，開始嚴重的搜索，然而總難尋到他所潛踪的地方。那個時候，有人報告，這個怪漢已越牆逃入本市最有力的，最有能力的律師基智留博士的家裡，於是署長馬上帶着隨從數人，親到博士家裡去。

到了博士家裡，署長很客氣地要求搜索他的住宅，博士在深夜熟睡中起來，急々披衣見客，聽說怪漢逃在自己家裡，很感覺得不安，他請署長嚴密把家裡搜尋一下，說着便親自帶領衆人，到處搜尋一遍，可是披開了草根，窺遍了櫃底，別說是犯人，連老鼠一隻兒也見不到。也許密告者錯了吧！也許犯人已經再跳牆逃了吧！深夜叨擾，眞是對不起了，署長致了歉意之後，便離開博士家裡，博士親送至門口，道謝一聲，返回寢室裡去，他却不即上床，坐在椅上，慢々兒的抽着一口呂宋煙兒。到了署長一般人的電單車聲音都聽不到的時候四週又回到夜深的靜寂，他便向着衣櫃喚道：

「好了，出來罷！」

櫃門一開，一個印度人出現了——他便是匡德。

「上前來，請坐罷！讓我慢々兒詰問你。」

博士指着跟前的椅子說着。匡德很恭敬地點了頭，輕々地坐下。

「究竟你爲什麼幹出那麼粗暴的事情來呢？」

「我醉了。」

說着，很慚愧地低下了頭。

「你平常都很飲酒嗎？」

「不，我以前向來不會飲酒，但是近來我太無聊了，不飲酒，不知怎樣才好。」

「何以呢？」

「我，我是剛從法蘭西戰線回來的軍人……」

「唔！」

「我們爲着英國，一戰三年，至好的友人有的戰死了，便是自己的性命，也何嘗顧及。」

「唔。」

「我們相信着英國政府許與印度戰後自治的約言，以爲戰事結束之後，我們便是自由的人們，可以脫出奴隸的境遇，印度人可以創個適於自己的法律，眞是再好不過了，稅金也低降了，那些高價的鹽和肥料，也會低廉了—爲着這些希望，我們才拚命的打戰。戰勝了，歸來一看，原來所給我們的是甚麼？印度政府改良法！甚至治安法！我們所希望的是麵包，他們所給我們的是石頭。我們所希望的是醇酒，他們所給我們的是水泥。我開始憎恨英國人了。那專門造謊的大詐欺師，僞裝者，噬人的鬼兒，沒有廉恥厚顏的約翰牛（譯者註：約翰牛是英國人的綽名，茅盾把牠譯做約翰牛）沒有一個，我也痛恨他。今晚，我見到作威作福的署長，我想，他便是欺負我們的，我終於忍不住了。」

「那麼你是印度獨立黨員嗎？」

「不，有所謂印度獨立黨嗎？」

「有的，你還不知道嗎？」

「我本來是個鄉愚，市鎭的事情，一向都……」

「個人的力量，畢竟是弱，尤其我等被壓迫的民族，像你這樣沒有取得聯絡，各個的反抗，祇有增加犧牲者的數量。多數弱者能團結起來，便是強有力者，印度有着三億的印人，英人不過五十萬，如果有了所謂武器，就是小刀的話，也站在六百對一的優勢。你會聽過甘地的名嗎？」

「不，」

「抗英的印度民衆，最有力的，便是甘地。你剛從戰線歸來，也許不大知道，現在孟加拉地區的激烈反對治安法運動，便在甘地領導之下而開展着。去看一下吧！火車票價由我負担。明白了團結和組織的威力之後，請你再回到這兒來。我便是印度獨立黨阿木里昔爾鎭區的代表基智留。」

× × × ×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三月二十日，那時候，在印度南部孟加拉，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酷暑的氣候下，有着服裝襤褸裸着足的印度人十數，自加爾各答郊外的茅屋出發，手裡高舉着木桶或鐵桶，一路高喊着「汲鹽去」，「汲鹽去！」直向海岸走着。

「汲鹽去」的這一話，是多麼使人留有印象的言語。印度所有製鹽，向爲政府的獨占事業，民衆如果敢有製造一撮的鹽粒，都受嚴厲的處罰，而況這一般人，居然敢犯禁令，大聲叫喊着「汲鹽」，最奇妙的，這一般敢犯國法的一團人，

緣來殘虐已極的英國官憲，居然不敢過問。

這一般人的先頭，有着一個奇特的男子，他圍着一幅紅白相間的腰巾，不甚高，相貌不奇的一個老頭子，半禿了的班白頭髮，鼻高如鷲，上邊架着一頭鑲金邊的眼鏡，露着柔和的眼光微笑着，他的軀體，瘦到幾乎可以見骨，四肢正如枯木的細長，簡直是一個叫化和尚！可是一般政府官吏和警察，眞奇怪的，一見這一位叫化和尚！似乎是無法可施，都啞着舌兒，顧而之他。

兩天之後，這一般人走到孟加拉海岸，後面跟來的人，愈來愈多了。成百成千，最後變成過了萬數的大集團行進，這一集團的眼睛，誰都集中在先頭的裸身的老人，老人進則大家前進，老人止則大家停止，大家不斷高舉着鐵桶，在頭上搖着，高喊塗雄甘地萬歲！

甘地到了海岸的砂丘，他停步了。這裡是曾經印度人經營過的鹽田，自政府禁止製鹽以來，成爲荒廢的殘跡，現在砂丘的背後，已有着白色的乾痕。那邊便是無際的印度洋，那廣濶的，澄碧的，通明如鏡般的海水，正靜悄々地戲着海渚的砂丘。

是誰搬過一張桌子來了。甘地從容地上了台，用着眼鏡中的溫和的眼光看着大衆，那廣大無際砂丘的人群，一見甘地的姿態，一同歡呼起來。

甘地從容地舉起右手，群衆寂然無聲，傾聽着這位領導者的演說，在微波過耳般的寂靜所支配的環境裡，甘地忽兒出了一聲，那枯瘦的身軀，居然不知從甚麼地方來的那麼有力的音響。

「諸君；」甘地開始應酬了一句之後，繼續說道：「四年前，英國希望我印度民衆，協力對德戰爭的時候，我也是國民會議派議員的一份子，我曾投了贊成的一票。當時我還相信英人的信義，我雖至愚，我相信英人與三億印民所訂的公約，至少曾有履行的誠意與廉恥心。」

所以我們的百萬壯丁，上了歐陸的戰線，對於英國政府，甚至很快樂地獻了一億鎊的献金。戰後我等忠誠所換到的代價，那些，諸君是已經知道了的。

我爲着阻止英國的殘虐行爲，曾盡了最大的力，雖則力有不及，也還屢次上書總督，要求他的反省，然而終歸無效。英國政府決心肆用他們的暴虐，至於不恤正義和我等的輿情，然而決不能承認未經我們承認的态意做成的法律，任何遭遇之下，我等決難服從。

有人以爲彼等有的是機關槍，有的是裝甲自動汽車，有的是飛機，我等則一把小刀都沒有，反抗是無濟於事的，我等是無所措手的，雖然，我的見解，便以爲不然。

沒有武器，毋寧是我們的幸福。暴力都不是眞理的。得之於暴力的，必失之於暴力。我等爲正義而戰，不需那噬人的槍和劍的。反之，我等不是有「團結」的一個最有力的武器嗎？如果三億印民一致團結，拒否對英人規定的法律與命令的一切服從的話，他們就是擁有幾百架的飛機，裝備着幾千挺的機關槍，對於我們，也沒有法子的。

這兒，我敢宣言，全印對英政府絕對不服從非協力運動已開始了。我提議首先反對英政府所定的法律，由我們自己造鹽去。

同胞們！別怕死呀！英人雖如何殘虐，他也不能殺盡全印三億的人民。

同胞們，勿用暴力吧！我們縱是被践踏，被蹂躪，也得咬牙忍受，絕對的無抵抗，比暴力更强。唯是親自忍受苦痛，才能達成眞理。蘇格拉底大哲學家，不是一面對雅典青年講演眞理，一面從容服毒而死嗎？我等也不是一面喊着正義，一面候着他們彈壓的毒手嗎？

如雷的掌聲的當中，甘地下了講壇，於是親自取了一個鐵桶，走近海邊，向着碧海的當中，滿取了一桶海水，再回到砂丘來。在包圍至十重二十重圍的群衆緊張的注視之下，甘地把桶一翻，海水已靜々的流入鹽田的已乾了的白色的砂中去。那已經斷了數十百年水的供給的砂田，似乎歡呼地一口把海水飲下，那裡僅留下了一點黑色的殘痕。群衆有的感激到下了淚的；有的仰天大哭的；有的跪着祈禱的。他們眞的犯着死的危險而來親自製鹽了。

不一會兒，群衆忽如夢中覺醒一樣，一陣的歡笑裡，誰都提着鐵桶爭向海邊前進。

匡德也是其中的一個。他感激極了。他飛向海邊去，滿取了一桶水，他充溢着新的歡喜和不退轉的決心。他回頭一望，甘地已再上了台來，合掌瞑目站着，也許他在祈禱以死生爲賭的運動的成功吧！他似乎是神僧！他那枯淡的姿影，似乎背影裡有了一道炫目的神光——匡德這麼想着。

暴力、非暴力、

在甘地的領導下，全印對英不

服從運動，似火一般的開展。三萬々印民，共同拒絕對英合作，所有商店，開始聯合不賣貨與英人。不參與組織的商店門口，便有印度獨立黨員日夜在監視着，若是他們被英國官憲拉了去，代行此項義務的，便有婦女和小孩。鐵道方面，甚至拒絕英人上車，一部份印兵，且拒絕執行政府彈壓的命令。最後，甚至英人家庭中雇用的印僕，也相繼銷差，英人至於必須親自洗衣造飯，在印度的五十萬英人，感覺到空前未有的困難。

彈壓當然是愈嚴峻了。黨員不斷被捕下獄，然而當一般幹部被捕的時候，下一級的幹部即時代行他的職務，代行者再被拘捕時，再下級的又接着頂替。印度監獄，忽感人滿，後來者遂以汽車載運，安置在某廣場或空地，最後連這些收容地方也沒有了。

這種運動，受着甘地的領導，一些不用暴力，英人實在感得無法應付。他們伸手待着束縛，忍耐一切毆打和侮辱，英人處此，簡直是拳打軟綿，無從着力。飛機大砲，對於這些和平的抗爭者，也感到無所用其威力，英人支配印度的壓力，漸々的失去他的效用。

數天後，印度政廳，爲着應付印民激烈的抗英運動，在加爾各答舉行最高會議。出席的有印度總督費爾特，參議會議員十餘名，討論的要點，就是彈壓或妥協。

強硬派議員赫里克，開始發表意見：

「我們是無用停疑的。事態還延下去，祗有惡化，做事的應該當機立斷。快些出動軍隊，鎮壓暴徒，印度人本來見弱便惡，若是給他強硬，便會即時軟化，我主張一定硬幹下去。」

「不可。」

穩健派議員希萊德，表示不贊成。

「甘地並不拒絕和我們談判，我的意見，以爲不如請甘地來，一再檢討雙方的主張，或者修正一部治安法」

「不行的。」

赫里克把桌子一敲。

「治安法的修正，絕對不可。這麼一來，我們的威嚴掃地了。管理這些蠢才的印度人，必須保持我們的威嚴。甘地那個東西。無非是一個瘦丐頭罷了。這個東西，最先要把他逮捕下獄。」

「拘捕甘地，必然引起全印的更激昂，現在必須提防不服從運動的暴動化。」

「暴動怕甚麼。如果眞的暴動化的話，豈不正合我們的要求嗎？我們正可藉此沒收他們的武器，藉此把暴徒一舉殲滅，根絕禍源，印度人才會從此軟弱下去。」

「赫里克的言論，太那個了！」

布萊德不禁叫起苦來。

「要知道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了。列強在環視着，像過去的無端殘殺，實在有傷我等文明國家的體面。」

「那些，怕甚麼的。」

赫里克站了起來。

印督費爾特於是發表他的主張！

「二君的尊見，其實是一理的。不過，本人就種々方面考究，以爲爲着永遠保持印度的統治起見，此際我們應取的手段，還是嚴厲的彈壓。把甘地拘捕起來，把監獄擴大起來，幹下去吧！幹到把印度人的根性改造過來，相信這才是最好的辦法。」

赫里克跳了起來，拍着手兒，

「贊成！」

她祗有哥々了

在喜妲柔嫩的手中，牛兒毫不吝嗇地吐着芳醇的乳汁，喜妲滿取了一杯牛乳，站了起來，抹乾了手，摩着牛兒的頭，說聲「謝々」。母牛兒快樂得把[illegible]兒[illegible]着一個鏈兒，一面把牠的尾巴搖着蠅兒，一面自在地吃着草。喜妲的哥々，長時間出征去了，好容易回到家裡，即時又跑到加兒各答去，留下長病的母親，喜妲不能不以獨力和苦痛的生活奮鬥。田園已次第移在他人的手裡，現在所賸下的，祗有一些的小菜園和一隻母牛，長病的母親太衰弱了，除了牛乳之外，怕再沒有富於榮養的東西來伺奉她，爲了這種緣故，牛兒是不能離開的。

捧着一杯牛乳，小心地從牛欄回到家裡，忽然窗口的外面，發見了一個站着向喜妲屋裡偷窺的男子。

「是誰！」

那男子聞聲驚慌起來，很慌張的跑開了。原來是近村的警吏，替英國政府偵察抗英份子行動的。他爲甚麼來張望我的家裡呢？喜妲感着不安了。進了屋裡，媽還睡着，喜妲輕々地把乳杯放在架上，屏着聲息，開始掃除室內。

爲着看護媽々，又得做着豚兒外出耕種她所僅有的園地，在耕種的時候，又得不斷回來看望她的媽々，菜園裡的工夫，愈發做得慢了。這一天，正午的時候，回來一探，曾幾何時，喜妲的媽已氣喘得

很苦，一摸她的頭額，原來熱得十分利害！喜妲慌了起來，趕快請醫診視。醫生好容易的診着經過了幾天之後，說是今晚也許是危險的期間。

這一個危險的夜間已到臨了，醫生已回去了，爲着醫生是賺醫的，當然不能要求他澈夜伴着病人的。喜妲煎着藥，已忘了夜已深了。媽的一呼吸，一呻吟，都使喜妲覺得心慌。她正想着已更深夜靜了的當兒，門外忽然有人敲門，這一着，把喜妲驚得手都抖顫起來。

「誰呀？」

「喜妲，是我。」

夜來是哥々的聲音。

開了門兒，匡德嘎的進了門內，向門外一張望之後，把門關上，下了門閂兒。

「怎麼樣了？哥々！」

「哼！追來了。因爲基智留博士的保護，我已做了阿木里昔爾運動的領導了………媽怎樣了？太放不下心了，所以偷着隙兒回來一望。」

「媽今晚是很危險的。」

「是的嗎？」

匡德輕々地走近媽的床前，靜々地一望老母親憔悴的面龐兒，在他的黑臉上，不禁流下了淚珠兒。

「媽呀！我太不孝了，我不會使你享受更愉快的生活………」

「你凱旋的時候，她非常的快樂。」

「那時候，媽很健康的，剛是兩個月，憔悴成了這個樣子！」

「她老是懸念着哥々的。今天神志清醒的時候，還說匡德爲甚麼不在這裡呢。」

「太慚愧了………可是你可知道，現在正是成或敗勝負的關頭之際，一個人，半個人，都很需要的。」

「知道的。所以我也曾告訴過媽的。哥々爲國努力奮鬪，所不能兼顧的事，我應該勉強頂替，我應該做兩個人的三個人的所應該侍奉媽々的事。」

「對不起了，妹々，暫時祗有希望你了。運動已有七八成，已很有頭緒了，再有一臂之力，便可成功，我想，運動成功之後，我再來孝順母親。」

「且慢！」

喜妲忽然搖手止住哥々的談話。她說：

「外邊有人來了，快藏起來吧！」

匡德看了一看屋子裡，實無隱僻的家裡，祗有老母睡着的床，匡德急々往床下藏起來。那時候，外邊已起了很激烈的敲戶聲。喜妲把門一開，一個男子很魯莽似的，黑臉上露着灼々的眼光——便是今天在窗外偷窺的警吏約凱。

「做甚麼的？半夜裡………」

喜妲不示弱地開始反問。

「誰都沒來過嗎？」

約凱怕氣的說着：

「誰是誰呀？」

「你的哥々匡德，剛才進了去，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沒有不知道的道理。僅是一條路徑，打這一條路進來，一定是回到家裡來了。我僅是找他來的。你隱藏着是不行的。」

「他眞的沒回來過的。也許在外邊吧！」

喜妲拚命的反駁。

「外邊找過了，臉的藏有家裡。」

約凱說着，便闖進房內。

喜妲的媽，被說話的聲音驚醒了。她祗有喘。

「茶………茶來！」

她用着極微弱的氣息喚着。喜妲急走向前，取了架上的茶壺，送到口旁，灌了一口，第二口，已再沒有氣力了，那瘦弱的胸口起伏的喘着，呼吸似乎已回不過來。」

「媽呀！」

喜妲拚命地叫着媽々，約凱還自在地在房裡亂張，喜妲再忍不住了，厲聲的叱道：

「靜些兒！媽々快死了喲！」

鈍感的約凱着實受了一驚，張大了眼睛，說道：

「快死了嗎?!」

喜妲的媽，愈感得苦楚了。死神的冷酷的手正抗着她的咽喉似的，一口氣幾乎就轉不過來了，臉色就了下去，口唇開始顫動。

「匡……德，匡……德……不在……嗎？」

若斷若續的喘息中，她仍呼喚着她的兒子。

「媽々！」

喜妲撲在她的媽々的身上，拚命地摸着媽々，叫着媽々，可是媽的眼已經濁了，已經現了死人的樣相。

約凱慌了起來，伸長着頸子，問道：

「怎麼了啦？」

「媽不得了，求々你，請你給我請個醫生吧！」

「我，那個……」

他停頓着。

「快些兒吧！快些兒吧！她快就死了喲！」

她拚命催着。本地的習慣，站在死人的身傍，是最可怕不過的事，約凱飛也似的跑了出去。

匡德由床下出來了。

「媽呀！」

他緊握了媽々的手。也許是已經聽見了吧！匡德的快就死去的媽々，臉上忽浮出一種帶笑的面容。在匡德緊握中的他的媽々的枯槁似的小手兒，漸々的，漸々的冷了下去。

× × ×

甘地被拘捕了！消息傳來，不服從運動果然開展而暴動化了。

基智留等獨立黨的巨頭，努力不使暴動的發生，他認爲暴動會引起武力的彈壓，這麼徒然是無益的流血，反而使甘地所領導的用和平手段達到勝利的計劃，受了挫折。

「經過三數日間的勸導，漸々收了成效，印度民衆依然團結在一起，忍受說不出的苦痛，雖然不見甘地，仍然守着不服從運動的戰線。

「要求釋放甘地！

阿木里昔爾民衆大會。

日期：四月十三日下午四時

地點：巴克廣場

發起人：基智留博士」

阿木里昔爾鎮，到處貼着這樣的通告。那一天的午後，阿木里昔爾車站，來了一位女郎，佇立在貼着通告的版牆面前，她便是喜妲。她葬了母親之後，心裡記罣着哥々，她來到阿木里昔爾。她想々她的愛人碧達里死了，媽又死了，現在她所依以爲命的，祇有哥々了。她想無論如何，一定要和哥々在一起，祇有跟着哥々到任何地方去。她拋了那靜寂的故鄉的家裡，她搭上生平未曾搭過的火車。她想，基智留博士所召集的大會，哥々一定是在那裡，但是巴克廣場又在那裡呢？總之去吧！一定是會見到哥々的，她這麼想着。忽見一個印籍警吏，乘着電單車到來，停車在她的旁邊，車上滿載着墨跡未乾的佈告，那警吏即時下車，取出佈告一張，在那民衆大會的通告旁邊貼下。內容寫着：

印度政廳緊急布告

印度政廳鑑於現下情勢，決定禁止自四月十三日起一個月間一切印度民衆五人以上的任何集會，違者槍殺！

印度政廳居然開始以武力鎮壓和平的民衆運動了。那個警吏，貼了布告之後，便坐着電車，再到旁的地方去了。有趣不過的兩張針鋒相對的布告，反映在逐漸迫近的陽光裡。

一個是四月十三日的民衆大會的通告。

一個是違則格殺的禁止四月十三日起的一切集會。

那麼今天的集會畢竟是怎樣呢？回首一望，車站的時鐘已將近五時，民衆大會一定是開始了，在廣場上的不知道有新布告的民衆，一定是已經集合了。

喜妲想到這裡，覺得是很危險的。

世間再沒有把時間來開玩笑的。旁遮普的知事，受了加爾各答政廳的命令，做成這種布告，是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時的事，把這種佈告分送州內各地，再由那勋作遲緩的士人警吏，一張一張的分貼，到了阿木里昔爾的時候，已經是十三日的下半天了。廣場上的一般民衆，何嘗知道是禁令的，這麼一個的陽差陰錯，悲劇於是發生了。

一個土頭土腦的剪髮店的夥計，大概是不認識字的緣故，他向着喜妲請借問布告所寫的是甚麼。

「巴克廣場在那兒？」喜妲開始反問，

「巴克廣場嗎？從那條路上去，約有二里遠，向左一拐彎便是，今兒參加開會的正不少人們走着。」

一陣汽車的音響，幾乎把地軸都震動了，滿載着軍隊的數輛汽車，帶着轆々的響音，經過喜妲的傍邊，向着廣場急駛去了。這些便是去鎮壓阿木里昔爾民衆大會的拉合爾的駐軍，那些兵士，全是白帽短褲的英兵，各個都握着步槍或輕機關槍。

「呀！」

喜妲驚慌得怪叫起來，拚命地向着汽車便追。哥々！危險呀！心裡一面喊着，倉惶地跑上前去。

慘劇

巴克廣場，是家屋環繞中的一塊空地。四面圍牆，角頭上有個小々的廟宇，西南端楡木三株，其餘全是一片草地，廣場祇有東方一個進口，不過六尺濶，一旦進口被塞了，其中便成爲甕裡之鼈。但也不是全無出路，西方的圍牆的缺口處，還有三尺濶上下的地方，那裡可說是唯一的出口了。不過那裡不容得兩人並肩而過的。

四月十三日午後五時，巴克廣場上集有五千的民衆—不單是男子，還有許多抱着小孩的女人和小孩子們參雜在一起—畢竟是示威大會，會場自始便非常緊張。主席基智留博士，到現在還不見來到，有人報告：說是基智留博士在中途被拘，消息傳來，群衆更加緊張起來。

二三人一躍上了講台，首先監說基智留博士不當被拘，接着匡德也上來了。他想說，想說的話太多了，不愼演說的匡德，正不知從何說起。他祇得抑住他的過度興奮，他開始訴說他在法北戰線的苦鬪情形。他說到戰死殉難的人們，他說到他凱旋之後所見的家庭的情形，最後他又大聲說道：「這不是自己人的體驗，這是一同出征百萬印兵共通的體驗。他於是大駡英國政府的無情和背信。他那率直的演詞，充滿着熱與力，群衆肅然傾聽，婦女們甚至哭了起來，他說着，他也哭了。

一陣汽車的響音，從廣場的東方入口處傳來，群衆回首一望，說時遲，那時快，武裝的英兵，已闖進廣場來了。司令官一聲口令之下，隊伍左右散開，數十挺的機關槍口，一同向着群衆的背後。進口的地方，比廣場稍爲高一些兒，恰是居高臨下的姿勢，若是掃射下來，不需一會兒便完結了。

「危險！」

匡德喊了出來。

群衆開始動搖了。他們感覺到是很危險的。但是他們還想大概是不會開槍吧！他們不過是手無寸木的無抵抗的群衆……

意外的劇變是發生了。

「開槍！」

命令一下，機關槍便同時開火。和平的巴克廣場，一變而成爲地獄。

無路可逃的民衆，他們祇有向着西面的圍牆崩口處爭先跑出。出口處是那樣的狹窄，同時不能過得兩人，而況是在慌亂中的民衆！於是被推翻的，踐踏的，可是誰也不敢停留着。橫來的彈雨，一些也不留情面，眼見得他們祇有倒了下去。跑的，追的，叫喊的，跑去又跑來的，機關槍的聲裡，每次何啻百數十人倒下！眼見得屍骸漸々堆積起來。兒女叫喊爺娘的聲音，被傷者的慘叫，懷天慘地的，地獄似的混亂到極了。

匡德飛也似的下了台來，他想，非先阻止了射擊不可，他忘記了他自己的危險，他向着英兵搶上前去，提高了雙手，大聲疾呼：

「你們做甚麼的？停止射擊吧！別向婦女小孩們射殺吧！」

他喊着，他感覺到他的胸部腹部脚部起了一陣的麻痺的劇痛，他向前一撲，雙手向着地面亂抓，他竟然動也不動了。

「哥々！哥々！」

從遠處漸近前來的聲嘶力竭的喊聲。

匡德徐々的睜開了雙眼一望，眼前的是他的妹々喜妲的蒼白的臉兒。

「喜妲！」

匡德喘起來了。身體各部份，似乎石膏般凝結着，一些也不由自主。

「爲着甚麼呢？」

匡德瞑着目一想，不知不覺中又暈了下去。

「哥々！哥々！」

喜妲的喊聲，又把匡德驚醒了。不錯，我是被機關槍射倒的。我是和五千民衆在一起的。匡德這麼想着。他抖擻着精神，問道：

「喜妲，究竟是怎樣了？那些……那些……」

「那些嗎？」喜妲哭起來了。

「我是被射倒的。很多人受了傷嗎？」匡德又追着問。

「巴克廣場，已變成屍山血海了。死的人正無數咧！」

「那麼，他們已走了嗎？那鬼子兵……」

「我來的時候，他們已殺盡了人，作威作福的走了。我跑進廣場裡，才找到你。」

「那麼，還有人呢？」

「他們都在廣場裡，廣場裡的尸骸，狼藉至於無可立足，聽吧！那些叫名呼喊的，正是失了母親的兒女和失了丈夫的女人在瘋狂似的在找尋他們的人的呼聲。」

匡德傾耳一聽，果然，那哭的，喊的，悽慘的聲音，在黃昏的陰霾裡相呼應着。

「他媽的！那鬼子！」

匡德又喘了，盛怒之下，失血的嘴唇歪在一邊。

「好，蹂躪，殘殺，你們盡其所能的來殘害我，我們的解放的日子已快到了！」

說着，嘴邊浮出一種鬼樣的冷笑。

「被蹂躪了，被殺害了，我們是生着的！我們的精神是永久生着的！快樂的獨立的日子到來以前，我們……」

「哥々！」

兄妹相互緊握着手兒。

「哥々！」

喜妲哭不成聲了。

「哥々！哥々的遺志，妹是要繼續的！！妹是要鬪爭的，我要鬪爭，鬪爭到底，至於似哥々一樣的被英人殺害爲止！」

匡德垂下了頭，陰翳的死色漸々在他的帶血的臉上擴展起來了。

（完）

× × ×

安南神話

日本新庄嘉章著

逸鳴譯

本書原著者爲日本作家新庄嘉章氏，全書計分七節，凡五萬餘言，內容之倘趣奇妙，固足以媲美「天方夜譚」，而耐人尋味，寓意深遠，尤具獨到之處。現特商請逸鳴先生繙譯，分期在本誌刊出，以饗讀者。

却說太子漸々離開國都，僕々長途，終於到了香．羅亞，鴉．輸阿王張設盛筵歡迎，保持着謙和的態度和鄰國朋伴在歡聲騰座中互相把舊怨洗除。太子也絕沒有嫌怨的表示。席間鴉．輸阿王着米．查烏公主出來和太子相見；多羅．朝衣康團背厚，翩々少年，貴族風采而全沒有半點傲慢態度，有着中國人特有底劍眉，和黑漆般的瞳子，這樣美貌已傾奪了米．查烏的心了。

當然囉！過了些時兩人舉行了婚禮，幾個月來夫妻倆一點齟齬也沒有地過着幸福的日子，米．查烏公主已經把純情用在來愛太子了。

……………………

某天，太子因爲常々看見國王的枕傍放了一把大弓，便向米．查烏探問，她當時忘了誓言，竟然不加考慮地直說了。

從她的說話來講，她本來沒有作奸細的意思。不過米．查烏始終都不料着：『太子對她是不是專心一意呢？我倆結了婚，兩方親家還會不會爭吵呢？同盟國會不會化玉帛爲干戈呢？假如任何第三國惹起戰爭時，父王揮動軍隊，丈夫會不會來幫助呢？可就『神弓』的秘密給丈夫知道，橫直是不妥當的啊！』她竟不這樣考慮，反爲安々閑々地說了父王的秘密。

好了！過了一個月左右，趙佗王方面的使者來說：國王正在病危，無論如何也請賜太子回家侍病，多羅．朝衣聞命，沉上面色，要在這幾天內出發了！

『夫妻的愛雖然切離，可是親恩那能等閑，我非立刻回去侍病不可！』因爲公主悲淚縱橫，太子不能不這樣說。

太子心情十分爽快，而公主却恰々相反。

『妳沒了轎子是不能行的，和妳同行恐怕遲了，因爲我不能不早到父王的枕邊，所以非快馬趕程不可……』

『那麼，我也和你一同乘馬吧！』公主這樣說。

太子表示憐憫的樣子，把腦袋搖揮着：『這樣大暑天氣裡，妳不覺得疲倦嗎？……』

『唉！別離的事體，我繞難堪呀！』

『我的『寶貝樣的珍珠』啊！橫直在一剎那間，我和妳的愛情絕斷。這是天命所定，妳知道嗎?!不要猶豫，快些回家罷！』太子說到這裡，歇了一歇又繼續說：『不過！國家底運命。戰爭與和平，不是人們所能特意造成的，這是由於天意，若果我倆南北分離，那便怎辦呢?!妳萬一失散了，我到那裡來找妳呢？』

『悲歡離合，是神的旨意……』公主這樣正在答着。

『勿論怎麼旨意不旨意！……萬一妳有離開香．羅亞的事，從那條路來找尋妳的住所，妳能預先約定量什麼記號給我，使我安心啊！…』

『在你回來以前，斷沒有離開香．羅亞的事！可是爲着使你安心起見，……你不要有所約定麼？我有一件用鵞毛結成的外套，如果有暫時離開香．羅亞的話，我便在十字街頭放上鵞毛使你懂得道路。』

『我肯起誓！我對你是永遠忠實！我對黨誓，生來不能行，到了黃泉也要履行的！』多羅．朝衣這樣說。他對先祖和父親的誓言却一刻不離地記着呢！

多羅．朝衣把米．查烏的手擀開．急促走出宮殿，從者早已把馬匹準備好，太子輕輕地跳上馬背，從者們也騎着他蹄聲得々一溜烟地跑去。

太子照例是把『金爪』偷了，用一個假做造的放回原處，這個假造的贗貨外表上和眞物一樣，不過早已不是法寶罷了。（未完）

文化情報

△最近陶亢德，柳雨生，周化人，錢稻孫等聯同前出席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代表們，在上海準備組織一文學團體，出版高級的綜合雜誌，聞現諸人在上海均異常積極活動。

△滬上雜誌以萬象月刊，雜誌月刊兩雜誌銷數最多，大約兩雜誌都可銷上五千多冊。

△華文每日之離中版，自在上海出版後，一時傾動上海文化界，但可惜祗出版了兩期即忽然停版。

△申報自接收後，由陳彬龢主持，銷數在十萬份左右，但比以前申報銷數十五六萬份，却已銷數大減。

新樂園

愛情中的妒忌

妒忌是矯正愛情的東西，濫用了便失去牠的功能。

世界上祇有一件東西可以自私自利。這就是愛情，

無論一個怎樣寬宏量大的人。他可以把他的財產名譽甚至生命來拱手讓與別人。但是愛情。這是永遠不能够相讓的。因爲愛是高出一切。一切能够相讓。而愛情却不能够。因此愛情是自私的。

愛的自私。不僅是不能够給人家全部佔有。甚至小々的分潤也絕不可能。當一個人的愛爲第三者所佔潤的時候。內心裏便要激動起一種焦灼的慣恨的恐慌的情感。

這就是妒忌，妒忌之於愛。像恨和愛一樣不能缺少的。愛有了妒忌而益堅。愛有了妒忌而倍覺愛之高貴。

如果愛像玫瑰。那末妒忌就是玫瑰的花刺。牠維護着玫瑰。使牠更爲高潔。並且因了牠的芒刺。更覺玫瑰的美麗。妒忌。是維護着愛的芒刺。妒忌。牠增加了愛的美麗。

妒忌的種子。滿撒在一切人類。甚至一切動物的心中。孩子看見母親疼愛新生的小弟々。他就妒忌。少女看見自巳的好友和別個要好。她就妒忌。婦人看見自己的男人在別的女人面前放誕風流。她便妒忌。同樣地。男人也不能遏制他妒忌情感的奔發。當他看見自已女人在別個男子的面前不知檢束的時候。

妒忌本身不是壞東西。如果妒忌是壞東西。就是因爲那些濫於妒忌的人把牠弄壞了。如果沒有妒忌。愛情就失去了牠的價值。

妒忌是矯正了愛情的東西。但是這不能濫用。濫用了便失去了牠的功能。像吃藥一樣。病的時候一服便好。倘如平常天々吃藥。牠便要失去了牠的效力。妒忌不能濫用。請注意着。姊妹們。誠然。妒忌是男女都不免。可是度量比較狹窄的女人們。最容易起妒忌的情感。因爲度量狹窄。便會把不應妒忌事情也妒忌。不應妒忌而妒忌。這便是濫用妒忌。

在這男女社交剛在公開。新的形式剛々跨上了中國的門檻。而舊的習俗還未盡去的時候。稍爲近視一點的女子。就要容易激起妒忌的情緒。

在這複雜的社會裏。表面的應酬。環境的推逼。異性友朋的交際又豈能免。如果一個女人。爲了如此的事情而要生氣妒忌。那眞是極堪可憐憫的事。

男女的愛情祇能獻給一個人。但是友誼之情却要分給一切的朋友。你祇能佔有你丈夫的愛情的全部。但却不能完全佔有你丈夫的友誼。

我還要囑咐你一聲。記着妒忌只能滋生在愛情的花園裡。別讓牠越出了籬笆。

（芝心）

先生：阿娟！你這條褲子不大好看，讓我給你縫一條新的好嗎！

太々：老傢伙，你便不大好看了！

（木虬）

關於新粵劇之建設

枲白衣

改良粵劇運動，從前有人把這個口號喊得震天價响，這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當時提出這個口號的人是振々有詞的，他們覺得：現在的粵劇太舊了，非替宅換上一件新的衣裳不可！自然許多讀者們都深以爲然，大約他們也同樣的覺得：現在的粵劇太舊了，非替宅換上一件新的衣裳不可！於是大家便「嘈々々」地鬧了一陣，過後不久，這「嘈々々」的聲浪是沉寂了，彷彿當時的粵劇已曾「新」過來似的，其實並沒有這回事，出現於舞臺上的：仍然是「貞女投水，夜救佳人，叫化子中狀元，太子落難，奸臣謀朝……的老套，然而當時何以再沒有人出來「嘈々々」呢？大概當時號稱爲戲劇改良家者太過吊兒郎當了，只管說出了病狀却沒有開出藥方來，結果古老的粵劇還沒有穿上新的衣裳而自已的口先堵着了。

大概他們不滿意於粵劇的地方，無非是說：『粵劇的形式太「定型」了，老是這樣的一套臉譜：小生，小武，花旦，武生：：：不錯，老是一樣的臉譜，對於劇中人物的性格之表現未免太模糊了，我們不是常々見到的嗎？曹操的臉就是王莽的臉，同時又是嚴嵩的臉；張飛的樣子就是牛臯的樣子，也就是李逵的樣子，趙子龍，薛仁貴既沒有分別，西施，趙飛燕就像同一個人，那確實是有點不合理的；此外在音樂方面也一樣：一枝二簧和一百枝二簧的旋律也是一樣，一枝中板由頭到尾也沒有主題，遊花園可以唱西皮，死了人也可以唱西皮，那也太胡鬧得可以了！非改革不可。不錯，不錯！

然而我以爲更有甚於此者就是那形式的改革還是其次，內容的改革才是最主要的！因爲內容是決定形式的，內容與形式是不能分離的，如果單從形式上來改革了，內容還是一樣的話，那正等於把辮子用一根筷子盤上了頭上的阿Q形式上好像是革命了，其實他的本質，則始終還是跪在吳媽前口呼「我和你睡覺」的阿Q哩！

所以要改良粵劇而單從形式方面去改革，那無異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與其提倡改良粵劇，還不如提倡建設新粵劇更來得徹底，因爲粵劇如果改良了之後，假定還是保留着過去的內容，那麼的改良與未改良之前的差別是很微的，如果連內容都改過了，那麼以後的粵劇是由而目到血液及神經都是新的，名之曰「新粵劇」命題上比較正確得多，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在沒有談到怎樣去建設新粵劇之前，對於過去的粵劇我們先得來一個清算，否則如說改良便不知從何改起，若論建設，更屬無可建設！

我懷疑廣東從前是沒有自己的戲劇的，其實今天也沒有自己的戲劇。無可諱言的，廣東現在的戲劇是由京劇蛻變而來的，那從脚本的組織，取材，音樂的調子，演員的化裝，表情，舞蹈（即所謂臺步）我們總可以見到了粵劇和京劇許多共通的地方，特別在說白方面，今天粵劇中的演員，還是念着廣東腔的普通話的，從這一點裡，我們更可以證明以上這一估計的並不會錯誤，關於京劇流入廣東的經過與京劇蛻變爲粵劇的過程，大概起初是中原的人跑來廣東做大官的，許多都帶着班子來上任，到去任時就只好丟下在廣東，那些班子最初來廣東時也只限於在官署裡開演的，及後自然便流落在民間，作營業的演出，逐漸也招收門徒，漸々的推廣起來而變成了今日的粵劇，當然最初的粵劇與京劇的差別幾乎是沒有的，後使日子一久了，便也參入了一些廣東的土樂和印度的南洋的音樂而變成了今日的粵樂粵劇。

不過我們在這裡又要知道，粵劇雖然是由京劇蛻變而來，其實則是間接的由蒙古劇蛻變而來的，因爲自從元朝蒙古人入主中

國以後，作爲蒙古的文化之花的蒙古戲劇也跟着流入到中國來了，因之當時中國的戲劇是很深的接受了蒙古劇的影响，而中國原有的戲劇，反而逐漸的失勢了！（如崑曲之類）所以在中國歷朝上就是元朝的戲曲最爲出名，我們今天去聽京調，聽見京鑼的高亢的聲音，聽見京曲的率直的單調的粗壯的聲音，就可以知道這是從前的游牧民族的音樂了。更有一個極有趣的證據：我們在看京劇或粵劇的時候，不是常々看見那些大將的頭上都是插上了兩根雉鷄尾的嗎？如所週知，中國古代的大將是沒有這種裝扮的，只有我們在坊間的繡像演義小說的插圖中可以看見頭上插上雉鷄尾的人物，然而這些人物，都不是中國的大將而是所謂番王或番帥之類，這不顯然是蒙古裝嗎，因爲蒙古是游牧的民族，游牧的民族從來是喜歡用動物的毛革來作自己裝飾的。

因之，粵劇和京劇的定型性（不論在脚本上或音樂上或演技上，或化裝上都一樣。）顯然是受了當時的蒙古的文化之影响的，因爲蒙古人旣然是一種游牧的民族，自然他們所經營的生活是趨向於簡單的，粗直的，定型的。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要矯正粵劇形式上的定型性，實在並不困難，原因是那種定型性本來就不是我們珠江流域的文化所具有的，反之我們幾乎可以說，我們珠江流域的文化正是與這種定型性相反的，即如近來的粵劇，在脚本的題材上，已經比較京劇是解放了，——最少也可以容許有新的脚本出現了，在演技上也漸々的解放了——如「臺步」之類，也漸趨於接近具象性的表演——，音樂方面也比較的解放了。——今天廣東的戲曲有許多是新製的，其中有些還參加了一部分的電影裡的新曲和外國曲，這雖然並不算得有什麼了不得的進步，然不能不說這是比較京戲來得解放一點。

但，關於這一定型性之矯正，應該怎樣着手呢？許多人以爲：粵劇的演技根本要不得，特別是那些所謂臺步，非一律除去不可，粵曲也得全部廢除而代以新曲，這不是等於粵劇必須廢棄論嗎？

我以爲這是大可不必，而且必不能行，雖然今日的粵劇，本來就不是廣東原有的戲劇，不過，它在廣東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一般人都習慣了，如果一旦把他全部廢除而代另以一種非大衆所習慣的新劇，我恐怕不容易成功吧！所以關於新粵劇之建設，我以爲必先要從舊遺產的整理着手，所謂臺步這一東西，實在也不必取消，因爲粵劇是一種歌劇，歌劇中的演技是一定配合着一種相類於舞蹈的有規律的有節奏的大小動作的，因之對於粵劇中的臺步，我們只能使之更趨於形象化與性格化而決不能將之廢除的，至於音樂方面，也同樣的應該依照着原有的風格與趣味去創造一些新的旋律及和聲，而決不能以全部的西洋音樂來搬上粵劇場去。最後關於脚本方面，我以爲這却不妨來一番更大的改革，因爲戲劇的脚本就是一種文藝的創作，新文藝之在中國，或在廣東，雖不能算得十分的普遍，但最少也可以說已經有了若干的成效，因之縱使大刀濶斧的去改革一下，也斷不會弄到離開了大衆的。

大概時下的粵劇的脚本，其內容不出下列三點：第一是關於封建思想的傳播，第二是宗教迷信思想的傳播，第三是下流的色情的誘惑，所以關於粵劇脚本的革新問題，我以爲必須針對以上三點去努力，大概以後粵劇的脚本，最好應以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思想之傳播及科學知識的灌輸爲目的而從事去創作，在技巧方面，初期的因襲成法，和題材方面初期的多從民間故事去選擇，這現象也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們不要牢守這不進步的因襲，而努力的去逐漸克服了這因襲，而使以後的粵劇脚本，變成了眞正的有生命的創作，題材方面也逐漸的趨向於現實化這一條路去，只要做到了這一點，新粵劇的建設之初步基礎，才算是起馬的成功呢！

緬甸的情趣

水

緬甸人是嗜水成性的國民。他們愛好雨水，縱使是整天連綿的下着，他們也很寫意的來往行走的，同時他們差不多是從朝到晚也不停的喝水，就是如果你到緬甸酒家去飲食的話，當你食事完畢時，輒是獻給你一杯凍水的。

凡是在鄉村間的路傍，均有小茶亭的設立。（緬甸語稱爲耶柯哰）在茶亭的附近，必闢有一地，置有椅櫈三五張，以便過路人們得有解渴偈息的地方。絕不似內地的茶店般有聽到「請進來」，「惠顧多少錢……。」的話，原來這是公共免費休憩所呢。

緬甸人的手弄食事

緬甸的婦女們的服飾，多是頭部束髮揷梳簪，耳部還帶上一對耳環耳扣等，乳部則以白布圍卷，而加穿上一件白色的襯衫，下身輒是卷纏着或紅或綠的紗布，有如圍裙無異。

說到他們的食事，無論是熱食的酒菜也好，凍食的餐點也好，都是用手來調製的。就是在嚼食的時候，也不用碗筷，而嘩啦嘩啦的用右手來搬送到嘴裏去。

煙草

緬甸人是嗜煙草成癖的。差不多整天到晚也是「手不釋煙」的在吞吐着。無論是男、女、老、幼、甚而年僅七八歲的孩童，也有吸煙的習慣。且他們所吸的煙草，是以煙葉來捲煙草而燃吸，有如原始的煙草無異。

倘你到那里乘坐火車的時候，當可看見車廂裏有標着「因火車上燃燒薪炭關係，火屑紛飛，祈各乘客小心注意，免遭火傷之虞……。」等特異的告示。因爲緬甸的煙草既以煙葉裹煙草來燃吸，故煙屑的火頭遺落是特別的熾烈害，稍不留意的話，皮膚便很容易被傷害了。緬甸人對煙草的深嗜，由此可想而知。

火車

緬甸的列車，差不多全是由緬甸人來駕駛的，該處的列車所行走的路線是有限，且因地帶的影響，故只在緬甸的中心區行往，同時沿途是沒有車站的。爲了利便乘客們在中途各部落下車之計，故列車行走的速度有時極緩。乘客們欲下車時，必先待車行緩慢，把行李搭在肩膊，然後徐々降落地面。

緬甸人的司機，輒是頭部戴着通帽，身穿恤衫，腰部卷着圍裙的，站在途中執着小旗左右的飄拂着，使初見的人們起了一種奇趣的印象。

—志銘—

珍聞集

珍奇的眠床

這裡所說的是幾架珍奇的眠床，向來很少人知道，現記於下面：

很久以前，波斯國王想與印度交好的，故貢一床給印度的太子，這床是用很堅固的香料製成的，床的正中置有一美麗玲瓏的玻璃鏡，四旁雕着四位美女，各執絹扇一把，當人睡下時，機紐一動，則四位木偶便把扇撥動，於是清風徐來，濃香沁鼻，床旁若點起白蠟燭，則從玻璃鏡上可以看出許多奪目的光彩，睡在床上的人，不到一刻，便沉々入夢。

巴韋列王路溫二世，曾化二百萬金製一金床，上嵌珠寶，一到晚上，珠寶發光，在床上可以看書，故宏麗無比。

查理士一世又製一床，其大如一戲臺，四面有窓，窓上有聖母肖像，一到夜裡，羅帳輕垂，伶人可在床上唱曲歌舞，其寬大可想而知。

俄皇尼古拉亦造一床贈波斯王，全床以水晶構成，帳頂以明珠嵌成明月繁星，床下則用花崗石作石臺，石內有清泉溢出，水聲潺々，炎暑之時，臥於床上，清涼透骨。我國在漢武帝所謂七寶床者，想必如是。此皆床之奇觀也。

—生儒—

領帶的藝術

谷

領帶是現代都市青年認爲最適當的男人裝飾物。它雖是一件那麼細小的東西，但却具有着美的藝術的象徵。

對於領帶，有些人過於輕視它，有些人過於重視它，有些人（也許是大多數的）不了解它。不了解它的人，自然不會利用它的長處，胡亂地有意無意把它繫在領上就算了事，絕不理會到它與衣服的色彩是否和諧相襯，這麼一來，完全消掉了它的美的藝術的條件。

然而，怎樣才能够得到利用它的長處，而不違反領帶的本來原則呢？這是穿着西服的都市人物應該認識的。

假如穿上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襯衫，而繫上一條白色的領帶，那簡直可以說，他是領帶的敵人，領帶的破壞者！

領帶不必要和衣服或襯衫同色，但是必要和衣服的色彩調和，假設穿起深綠色的衣服，結上深紅色或紅色的領帶，那就不調和了，看起來總覺得有「礙眼」。自然，黑色的衣服，不能配上黃色的領帶，有顏色的襯衫，也不能配上白色或紅色的領帶，這是初穿西服的人時常犯着的毛病。白色的襯衫，和什色的領帶配合起來，却比較不覺到怎樣不諧和，也比較不覺到怎樣太難看，雖然還够不上說「藝術」。

領帶針和領帶夾之類的東西，雖然仍够有一些人愛好加在領在領帶上，但這已是落伍了，時髦的年青人早已不用了。因爲，他們感覺到好々的領帶，爲什麼却加上這些東西，使到它不自然，失掉它的自然美。

領帶的結兒，也是要襯衣服的，假如你的衣服是双衿兩行紐的，結兒就不宜結有陷入點，但如果是對衿的，或是運動衣服，結兒構成深々的陷入點，那却可以顯示出你是一個聰明而活潑的人。

少爺必讀

你的衣服，只要是上好的質料，裁剪得合度就够了，切不要弄成五光十色，怪誕離奇，因爲你是一個少爺，並不是一個優伶呢！

× × ×

常常發怒的——壞少爺。

常常沉默的——呆少爺。

說話不停口的——不像少爺。

見人就笑的——傻少爺。

標準的少爺是平素很靜，不輕易發怒，到高興時，偶然微笑，說話很少，但不令人討厭。

× × ×

娛樂場所中揮金如土的，那不過是浪子而已，標準的少爺雖找最高貴的場合來消費的，但他決不是揮金如土。

× × ×

作爲一個有志氣的少爺對於自己的「情話」與「情書」應該是一個最吝嗇者。

——向一個女人求愛，那是一個丟臉的少爺。

——接受一個女人的求愛那才是一個不失其爲少爺的少爺。

× × ×

對你一切女朋友都要以你最好的禮貌與熱誠，並且使她們都覺得你可以親近，但不要使她們懷疑：『你在追求她』

× × ×

沒有十個以上女友的不算少爺；和一個以上女人發生戀愛的也不算少爺。

× × ×

馬將、撲克、跳舞、溜冰……你都應該懂得；但以上的場所你都不該常常到的。

× × ×

不要常常批評人家的短處；不要常々稱讚人家的什麼；不要常常誇顯自己的長處，特別是在女友的面前。

× × ×

一碰到什麼女人就大談自己的一切，這是少爺之大忌；除非她是你熟得無可再熟的朋友，而且是她很誠意地問你，而且是很高興地聽着你的伸說。

× × ×

酒，不錯，你可以喝一點，太多了便不成樣子，同時千萬不要猜拳，就算偶然一兩回也不可以，那玩意之粗鄙是大失少爺身份的。

× × ×

關於『錢』，最好絕口不談，關於別人的戀愛史，最高也絕口不談。 （妮羅）

錫蘭島的風土概況

馬來半島全部，自被日軍佔領後，印度方面英國的防衛，已受了極大的震懾，該處防衛軍司令部，對於錫蘭島的守備，雖極爲嚴密，但不久必歸附於共榮圈內的。玆將錫蘭島的風土概況，彙爲一編，分述如左。

島的盛名人口及花木

錫蘭島在十六世紀中葉屬葡萄牙，後十七世紀中葉屬荷蘭，自一七九六年，始入英人之掌握，當葡國水手發現該島時，稱他爲「奇異地方」，華僑稱他爲「寶藏島嶼」，希臘人稱他爲「紅寶石的國土」，阿拉伯人說他是「第二個人間天堂」，印度人叫他是「印度的珍珠」，獲得了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嘉譽，因此負有盛名，全島面積有二萬五千三百方里，人口約爲五百五十萬，昭南島人二百萬，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其次印度的太摩人一百萬，歐陸的白種人約八千人，其餘便是荷蘭混血人，阿拉伯人以及吠陀黑人，遠望綠陰々的一片，當着近處，便隱々約々的能分出油綠中的潤葉，還有紅的花，黃的果實，那一種的芳香，借着海風，一陣一陣的送入人的鼻孔中，這時再進入一步，可以獲着他的「神秘」了。

半裸體的衣飾很別致

當地人都是半裸體，一概不穿褲子，只不過用幅花布，圍在腰間，上身有的赤膊，有的用毛布，或花布搭在肩上，身上披滿許多鮮花，他們不分性別，全都梳髻於頭頂上，結成各式的花樣，酷似中國北京的旗婦，該島的女人他們面上都是油黑的臉，塗上油膩的薑黃色，很以爲美，可是北地旅人看着他們，覺着醜陋不堪，但是他們的裝式很別致，手腕上一串鐲子，非常粗笨銀的最多，銅的也不少，有的一排連戴上六七個的，當着工作時間，也不嫌沉重，頸上掛着以貝殼製成的串鍊，耳上掛的環，比手鐲細不多少，還有自命不凡的有錢階級的婦女，他們的鼻孔和趾端都戴上環，用以顯示特別的尊貴，惟島民的性情，非常淳厚，是很怯懦的，不像野蠻好鬬的民族。

富有宗教色彩的跳舞

該島有一種富有宗教色彩的跳舞，專在祭神時舞蹈，業是職的女人，並不穿褲，只圍布腰間，她的手腕足腕鼻端耳端，所戴的環眞多，赤着兩脚，渾身上下滿戴着珠寶和鮮花，此外還有一種舞男，除飾珠寶鮮花外，並且

頭髮的說教

—淑　文—

人類的外形的美，最重大的是體格的美，男性的體格須要雄偉粗健以表現他們的特有性格，女性的美雖不一定也是粗壯的纔會適合她們美的條件，但孱弱的身體便會收縮了妳身體上可愛的圓渾的曲線。然而世界越是進化；人類原有的眞美越被埋沒。女子們已被奇裝異飾把原有的美態弄糟，男子們則連一點軀幹的輪廓也不容易看到，所能看到的惟有一顆顱，然而那些頭顱，也已經給塗成粉白黛綠，五花八門了。譬如天然的清爽的眉毛被甚麼鉛灰之類把宅拖長，清潔的眼睫使用紫色渲染，睫毛剪掉了而換上強勁的假毛，嘴唇的原色又用過濃的顏色把宅掩沒。就是全部面皮也不使保存天然色彩，抹以茶色或灰色的面粉；如此種々，現在文明社會的女性的原有天賦之「姿色」，都給破壞得無餘了。

但頭髮，在原始的或半開化的女人身上，是被傷害得最遲的東西。這個原因，或者人們第一所注重的便是顏面，頭髮不爲所過份重視了，但現在，人們已經把用手做成的災難日漸加重地降到頭髮上頭，於是頭髮已經漸々地成爲不自然的東西，好像中國往日的婦女的小脚一般，若果我們覺得小脚是可怕憎的裝飾，我們對於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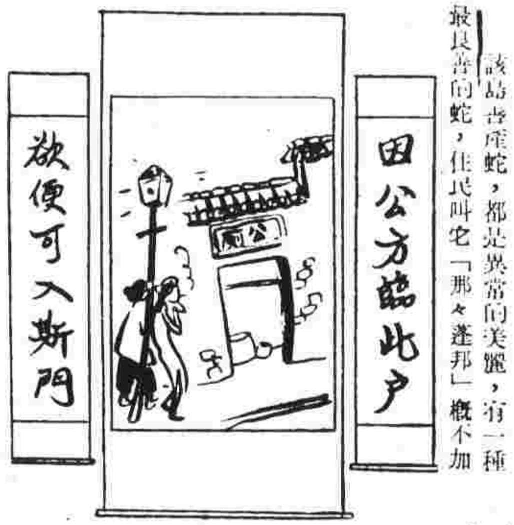
戴着獰猙的面具，也赤着兩脚，下身穿着五色的花裙，有的手持戈矛，扮作宗教裏神話故事的人物，旁邊奏着各種幽美悅耳的音樂，跳舞時旋轉流動，步伐整齊，但寂啞不作聲，別具風味，這是該島最稱「神秘」而使人留戀的。

該島是天然的博物園

錫蘭島位於印度洋中，是一座天然的大植物園和動物園，這裏花果繁茂，是一片錦繡世界，像那美味的烏梅，碩大的白果，當其成熟時，纍々滿樹，望之足以止渴而流涎，若這樣的椰子棕樹，深綠濶葉，為植物中使人最可愛的，眞可稱為印度洋中的大花園，至於珍禽奇獸，非住民不能命名，又可稱為天然的動物園了。

愛美蛇和蛇丐的技術

該島出產蛇，都是異常的美麗，有一種最良善的蛇，住民叫它「那々蓬邦」概不加害，並且時常捉小雀和老鼠等喂他，「加倍那」，和「高白臘」是兩種可怕的毒蛇，有草上飛之名，行走起來，能在草梢上，像飛似的那樣快，肯加害於人，毒蛇性最烈，有一種乞丐，專能訓練這種蛇，人都叫他為蛇丐，這個蛇丐，更能播取遠來好奇的旅客金錢，它的能馴服毒蛇的唯一工作，便是全憑着一枝風笛，當玩弄毒蛇於掌上時，將風笛吹奏起來，蛇便昂首傾聽，蠕動其盤旋曲折美麗的蛇身，隨着笛聲抑揚頓挫的腔調，作出緩急掉轉不同的狀態，等到樂音終止的時候，他的玩藝兒也隨之終了，這時毒蛇馴服的很，毫不加害於人，據說，蛇丐向林中捕捉毒蛇，全憑着這枝風笛，也未必盡然，總之，蛇丐養蛇有術，所以任它玩弄，法國人稱之為諂媚人，的確是它能以柔克剛，別有技術，未必盡由音樂的偉力所致。



漫畫展覽（木虬）

出產蒼鷹和名茶鉛筆

該島出產有一種似烏鴉的蒼鷹，他們成群結隊的，形如過江之鯽，在街道上飛行，這些鷹鳥，是沒有人敢驅逐撲害的，因為他們是錫蘭島的淸道夫，有益之鳥，能將街上的擺播物啄食，完全除淨，假如有人將鷹鳥稍一加害，街上巡捕馬上就將你逮捕，加以干涉，全島的第一輸出品，便是紅茶，最為有名，據人傳說，這種茶樹根植，是在中世紀時，由中國南方移置去的，最著名於世的，要算是鉛筆，其供給量，佔全界四分之一。

—游　浮—

頭髮，最好也客觀地打量一回——我們的頭髮須要解放麼？

在有名的任何都會裡頭，那里的小姐太々們常々喜歡把自已的頭髮用電氣把牠燙成不一的樣式，也用藥劑把牠染成了離開了本來顏色的，我所說的小姐太々們，是指中國的小姐太々們，（雖然那些技巧是外國女人實行起來的，但我不想理她）中國人的臉色和洋人的臉色本未二致，那麼我們把自已的黑髮染成了棕色或黃色，便恐怕全不適宜，頭髮的頭色之可愛與否，全不在於棕色的或黑色的上面，却在乎牠的顏色和臉的膚色諧和不諧和，和那人臉部的輪廓諧和不諧和。

然而頭髮的顏色和臉龐的膚色是否諧和的話，往々是為缺乏於藝術修養的人們所忘記的。頭髮的本身的可愛處，最先的條件是性質柔軟和色彩光潤。

柔軟而且光潤的可愛的頭髮不會存在於貧血的和操勞過量的人們頭上久一點的。肉慾與勞勵漫無節制的人，他的頭髮便容易脫落、枯燥、易斷，人們若希望自已的頭髮得到永遠的柔軟光澤，最好是培養你的身體，對於起居、勞勵、思想，都有適度的調節。有些小姐太々喜歡耗費巨資到外國的修髮館去請求改良她頭髮的本質，但些金錢是浪費了的，修髮館祇能把你的頭髮弄得柔潤一時，而美好的頭髮究究還是生長於健康的身體。

街頭巷尾

木虹

（三）

「拾地漢」

上海有名的猶太籍富翁，他擁有公共租界三份之一的產業，有一條康莊大道也是用他的名字做路名的。他現在雖然是死了，可是，誰個不羨慕他。但他初到上海時，是替人家司閽的，當然是一個窮光蛋，窮光蛋變了大富翁，確是生財有術。

．許多人曾這樣想——司閽者也可以做了大富翁來，難道自己不如一個司閽者——誠然，祇要你懂得致富術，誰也可以做富翁，但他的致富術亦很簡單，他不肯放過少利，不願浪費半個錢，這樣銖積寸累，再加些經商本領，這就是他一生的致富術，這樣說來確是爲富不難，我現在雖是窮，可是我不肯看輕了自己，我更不敢看輕街頭巷尾的每一個人，甚至道旁和攤播桶畔的拾地漢。

說起拾地漢，他每天在街頭巡搜，他所拾的是人家認爲沒用的東西，人家不願沾染的髒物，這些東西就是他來換飯吃的寶貝，所以他是很樂意去幹，看他背着一個破布袋，腰間掛着一個破竹筐，手裡拿着一個竹夾子，一步一俯首，搜索道旁的爛布，紙屑，煙頭碎鐵，他每日的兩頓飯是不成問題，照此說來，他稍爲勤力一點去搜索，每天走多幾條街巷，自然每天會有多少盈餘，祇要有『盈餘』，就可以積蓄，按着致富之道，難道他不會變作富翁？

我還聽過一段有趣的故事，聽說南洋華僑某，他是一個了不得的巨賈，他的財產也是驚人，可是他的出身亦不過一個拾地漢，不知在那裡，他拾得了一個滿藏鈔票的睡枕，啊！他就這樣有錢起來了。那末誰敢看輕一個拾地漢。

朋友，你不要灰心，滿地都是黃金，祇要你肯出力，祇要你有耐性，你便可以找到生活的，說不定，將來你就是像上海猶太籍的富翁一樣的大財主呢！

偶然記起

廣語絲

在文壇混了差不多十年，對於文人中許多古怪的，不古怪的，有趣的沒趣的瑣事也知道不少，偶然記起的，寫一些出來——

× × × ×

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楊邨人的耳朵時，那天晚上他就請我作小飲，席間他說：「魯迅說請我不要擔心他的老，那眞是豈有此理，其實我何嘗擔心過他的老呢？好像他現在死了，我何嘗又有什麼擔心呢？是不是？老哥。」

× × × ×

在某一次的戲劇座談會裡，范寄病說：「例如曹操與岳飛打仗…………」時全座嘩然，陸丹林更大罵他不通。

× × × ×

有一次，共匪的文化支部送了一筆錢那茅盾去上海活動，誰知老沈（茅盾原名沈雁冰）拿了這筆錢跑上牯嶺去避暑，大寫其：追求、動搖、幻滅，氣得那群紅色的魔鬼暴跳如雷。

× × × ×

年前洪深的自殺，遺事說時爲了生活，其實是給郭沫若排擠得透不過氣，才走上這一條路的！

世界最古的劇場

•輔　廷•

　世界最古的劇場•在歷史上，一般都推希臘史上雅典酒神的劇場。在雅典酒神的劇場中，曲線形的大演講場，戲臺置在前方，而這一種形式之，希臘人又另有一種習慣，人們坐在滿鋪綠草的小山邊看着致獻於酒神和穀神的跳舞，跳舞者所行動的地方，是山脚的一方空場。

　但希臘文明在世界史，不算最早的文明。溯上去還有介於埃及文明和希臘文明間的地中海一大島的克利地文明。據近代的發掘，世界最古的劇場，是在此處。希臘的劇場是在西曆紀元前六七世紀，而克利地的劇場，則在西曆紀元前二千年便已成立的了。

　發掘這歷史古跡的，是意大利考古學者柏爾尼爾。他在克利地發掘得的是法托斯宮的遺址，而在此宮遺址的一角，有石造的空場，這便是世界最古的劇場，是克利地一地方諸侯的御用品。

　在西曆紀元前二千年，克利地島是一個小王國，人類較高級的文化，在此地孕育起來。牠的王都，名曰克諾索斯，而各地由諸侯統治。在這些諸侯統治地中，有一區名曰法托斯，意大利的考古隊即在此地點•發掘出了法托斯宮的遺址，有各層的地面，有扶梯，有牆脚，有花瓶，有藝術品，有飲酒的杯，有盛水的器皿。

　克利地文明被近代人所注意、是遠在英人伊瓦斯在該島發掘了明諾斯宮，其富麗的情形，更比法托斯宮爲甚。但法托斯宮的特點，是因爲它保有世界最古的劇場。

　據考古學者的說明，這劇場是怎樣的呢？

　一個長方形的大空場，鋪了小石塊，這是劇場中的戲臺。戲臺的兩面，層々砌就濶大的石階。一行的臺階，直達宮內各室，另一行的臺階頂級，有一堵高牆，好像戲場的後壁。這一行的各級臺階，是作爲劇場坐位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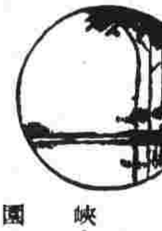
　這一個最古的戲場，竟具有現代歌劇場的種々設備——有戲臺，有看座，又有劇場廻廊。另外一個特點，是更有一個走道，斜截戲臺，自宮門起通過戲臺而達戲場的廻廊。諸侯赴劇場時，通過前列的儀仗，女子尤盛裝入坐。

　這一個古劇場中，最初的表演，大抵屬於宗教這一類劇本。演員大抵爲祭師，看者大抵爲宗教禮拜的信徒。雖然是宗教劇•但場面極爲緊張•原來克利地人民•是頗具戲劇天才的•劇中表出的女神•往々手提神蛇•女祭侍常々手提神蛇•在表演行列中，有時諸侯自己也參加。

　劇場中有時有緊張的表演，那便是人與水牛爭鬭的游藝。青年男女，常奮身與神牛相鬭，以博觀衆的贊美歡呼。但這種表演發達較遲，大抵在西曆元前十六世紀左右，就在這時候，法托斯宮被火，事後重造，劇場規模乃更爲偉大。

在巴里島

海　燕



　由爪哇東端的瀛佐橫宜堤岸，隔着數基羅的海峽；被葱綠包圍着的巴里島，靜悄々的橫躺着。

　東印度以之爲世界的觀光地；又爲世界的公園。藉伏輪船公司，誘致外客到此。

　這裡的顛柏沙露街，有設備得很堂皇的酒店。爲着把這島的舞蹈公開，照着巴里島的傳統建築；造了大規模的舞場。這世界樂園的宣傳，是並不過分的。

　僅隔着小々的海峽，這用眼睛也望得着的地方；只這樣的就和爪哇的生活迥異，眞是不可思議。

　巴里島的傳統觀念，照舊生存于今日的生活。牠的傳統與宿命是始終存在的。

　這個島，如今還嚴守着階級問題。姑娘的結婚，規定要和同等階級的男子施行。於是乎聽說有了種々的悲戀。在連着東印度洋的遜打群島，其屬下的巴里島人們；是唯一無二的軒滋教徒。婚禮和葬禮的盛大舞蹈，是在石造的奇怪寺院舉行的。合着「雅畔冷」的音調，像瘋狂般的開始舞樂。半裸的群衆，在漆黑的天空下，作探索的狂舞。

智慧・溫柔造成她權威 法國的女人

加德

世界上也許沒有人比法國女人更被人家誤解吧。法國文學上的女人給我們錯誤的觀念。路易時代的宮庭生活回憶錄，把她描寫爲機智優於品格的女人；據福爾泰說：當時「宮庭中的結婚女人有至少找一個情人的特權。」現代小說家却使她成爲情感的俘虜。然而看過法國家庭內部的人，就知道法國女人的趣味，並不是淺薄無聊的。

法國的法律對女人確很不利，依民法，女人未得丈夫的許可，不能出國，她未得他的允諾，不能在銀行開戶存款，她不能探望他不喜歡的朋友，不能遊逛他不喜歡的地方。丈夫擁有管理孩子的全部權力，他可以隨意處他老婆的財產。

然而，法國女人對法律的不平等却儘可抱置之不理的態度，因爲她有足量的機智與智慧去和任何丈夫週旋，自已不致吃虧。「我要終日使他快樂，使他相信她是家庭中最重的人物，因此她得到她的報酬了。」

法國女人使丈夫需要她，如果她管理金錢的出入，那是因爲她比他更善支配家庭的進款。法國丈夫的費用，有受老婆檢查監督的傾向——無論是捐款，或購買股票。

我們常々聽見法國人說：「他娶了一個笨女人做老婆，當然不能成功。」這種話在法國人非常合用，因爲「關係」與「才幹」，都是法國男人成功的要素。法國男人靠老婆做他的外交部長，或社交員，她應當去結交他的上司，與同僚的老婆，使他遇見必須遇見的人。頂飛黃騰達的人，照例是那些老婆善做女主人的。

法國老婆雖則那麼能幹，但如果她不是較優越的策略家，她支配丈夫的威權是不完全的。但諂媚是她一種最得寵的方法。例如當男人反對他的孩子到教會學校讀書時，他的老婆便用下述的理由使他屈服；「我佩服你性格的剛毅和你志好的高尚，如果你幼時不受教會教育養得你這種卓越的品德，我怎能佩服你呢？我的兒子長成之後，應當使他們的老婆快樂，像你使我快樂一樣。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法國男人不是完全不能賞識自已的長處的，於是他的孩子入教區學校念書了。

法國女人和她丈夫辯論的時候，很少打開天窗說亮話。她的丈夫想在距她的朋友很遠的區域租一間房子，她便會趕快說，那屋沒有他的吸煙室，或那邊離他的辦公處太遠，於他不便。

法國女人天生有那種取悅他人的好才能，這才能據說可以造成十全十美的外交家。你也許明知他們圓滑[illegible]的話不是十分誠懇的，但她們說話得那麼恰到好處，那麼得體，叫人不能不心悅誠服的完全相

馬來的鬧乳歌舞

在南洋曾居留了五個年頭，對於異國的情調，和一些奇趣的風俗，有過一度引起研究的情緒，但當時却爲了生活的羈絆，始終沒有完成這個心願。現在回憶起南島，那優美的海景，神秘的椰林，和豐富的物產，嬌媚的馬來婦女，却不禁心焉嚮往呢。

馬來的「鬧乳」歌舞，是馬來情調之一，充滿着興趣和特別的風味。因爲馬來民族生長於赤道線下，椰林的蒼鬱，生活的舒適，把整個的馬來亞人，養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習慣，他們一經飽醉，便萬事不管，而「鬧乳歌舞」也是爲了適應這環境纔產生的。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大家都高興觀賞這種迎合民族心理的愛情歌舞。關於馬來人的歌舞，自然有着馬來的藝術價值，我們一向稱她爲「椰林的珠寶。」

「鬧乳歌舞」，是唱和舞兩個要素所構成的，由二個或三個的馬來婦女，穿着如蟬翼一般薄的軟綿々的舞衣，面上傅着脂粉，眼眶塗黑，腰纏得像細柳，乳峰高突起來，臀部却要豐凸，體態嬌嬈，裝出十分迷人的樣子。她們並在脚祼上套一對響鈴，來做舞踏時的節拍。這歌舞平時在多人團集的椰林下，或空曠適當的處所，便這樣開場。她們在椰鼓和竹筒音樂聲中，風騷地扭動着肢體，用嬌滴々的喉音唱着情歌。他們的秋波，他們的妖艷，都足以使人如入迷魂陣中，瘋狂顚倒。她們舞時，忽進忽退，忽左忽右，與鈴聲拍和。同時，在舞到熱狂的時候，有一個男丑角加入表演，陪襯着種々滑稽的動作，彼此對答着，唱和着，悠揚宛轉，使人欲醉。有時在男女對舞之下，忽而暫離暫近，忽而又離開了，她們爲了鬨動觀衆，

馬來的鬧乳歌舞

便用各種的俚語互相調戲。當一套歌曲唱完舞完後，休息片刻，又開始第二幕的表演，這樣無休止下去，直到大家都感覺到疲倦爲止。

馬來人的「鬧乳」，是以女子爲主角，男子爲對象的，我們有時聽她所唱的情歌，纏綿悱惻。有些溫柔多情的舞女，在她表演跪在男的跟前，求愛苦訴的時候，情感是非常眞摯的，這使人異外地受感動。

馬來人遇着什麼喜慶的事情，也有請一兩班鬧乳助興的，一夜的代價，是十盾八盾不定，要看鬧乳的舞女的美醜，和表演的藝術優劣來定高下，所以表演鬧乳的女子，容貌必須艷麗，身材必須苗條，聲音必須嬌嫩，乳峰必須高聳，臀部更必善搖擺，具備這些條件，表演起來方能動人，引來圍觀。

關於馬來鬧乳的情歌，有些辭采確是充滿着熱烈柔婉的情緒，富有十八世紀的浪漫色彩，換句話說：馬來情歌，恰如詩人拜倫說的，「詩就是情」，馬來民族對於「愛」的文藝底培養，由此可以想見一斑了。

現在把幾首美麗的馬來情歌抄錄如下：

編結的樹枝失在江心裡，
那鳥兒死在牠取道過海之時，
當水在洗濯我的屍軀而將我埋葬，
雖在死的旅程我仍舊忘不了你！

× × × ×

試吧，爬上這顆石榴樹啊！
縱使牠有鋒利的刺呀！
試吧，送來那媚人的秋波，
縱使是已有所屬的呀！ （李紅）

信他。

在許多法國女人的心目中，對丈夫絕對坦白是最笨不過的，有幾女人且笑且對我承認說，她們當然向丈夫說的，因爲有些事不好給他們知道。一個女人買了一件時裝，向丈夫虛報價錢，把□下的錢買別的東西。女人間似乎有一共通的秘密不使男人知道衣服的價錢。母親教她們的女兒對父親隱瞞這種事，如果有一個女人的丈夫在座，女朋友們便會彼此讚嘆東西買便宜。如果推諉搪塞的行爲可使結婚生活的表面平靜無事，法國女人以爲並不是一種罪惡。

法國女人做起母親來，其地位之優越並不下於做老婆的地位。她執行管家的職務，小心翼々謹愼從事，常々要到她的孩子成年之後，才情願放鬆其掌握。她大約不會聽見甚麼行爲主義的心理學，或弗洛特「母愛癥結」理論，如果人家把這些文說告訴她，她定將視創立者爲瘋狂之徒。有一個法國女人主持一所很好的初級學校，對現代教育該是甚有認識的了；但她誇言說，她在屋裡時，她那兩歲的兒子時々刻々要和她在一起，她很快活地說：「我早晨離家的時候，他至少要哭半個鐘頭。」

當孩子結婚的時候，他的老婆和他的母親當然會因爲要完全佔有他，激起劇烈的鬬爭。然而縱使情形如何，那女人也應該感謝她的婆々，因爲她給兒子到兒子得到銳敏的情感，使他成爲好丈夫與好情人。法國女人會對你說，她們能立刻辨別在女性感情裡生長的男人和在男學校受非人教育的男人。法國的孩子學會表示熱誠，而不羞愧。而且，和母親常在一處的青年男人能了解女人的心情，能預知她們的願望。他覺得意外的溫柔親切之表現能使女人歡心，他承認性在一切社交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希望女人具着身體上的嫵媚，也具着機智與智慧。後來她會自然地向他的老婆求指教與安慰。

婚姻創造法國女人，使她們得到性格。「女人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這句法國古諺表現多數法人的衷心信仰。處女是法國大敎堂的主要神靈，歷史公認聖女貞德爲激勵法蘭西國家主義精神之第一人，法國的象徵不是一個山叔々，或約翰布爾，而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這該不是偶然的事吧。

世界獵奇錄

印度的集團結婚

●輔●

印度孟買管區的北部，卡提阿瓦鄉村中，曾舉行集團結婚，參加的嬰兒共三七四對，許多新人實在太小了，有的還不會跑路，由他們的父母抱着了來，一切都由父母去擺佈，而嬰兒們很舒適地躺在懷中，聽見禮炮响時，只是略々作笑聲。新郎來了，有許多是乘着裝飾得很講究的牛車來的，送到了伴侶們的面前，有的在笑，有的在哭。大多數都是不知道什麼一回事。行禮時，由伴侶們誦讀誓辭，成禮後，聯餐宴，父母們也一同參加。新人們合吃得很少，有的到處打轉，有的搶食，有的在玩，頂小的竟睡着了。印度因爲階級制度，及買賣婚姻的關係，童婚到現在還流行。一九三〇年雖然頒佈法會規定最低結婚年齡爲十四歲，一九二四年亦有此類似法律，規定最低年齡爲十三歲，但這種法律都難發生效力。因印度所有階級都是向來准許童婚的。據一九二一年的調查，印度共有二十五萬的妻子及寡婦是年齡在五歲以下的，有二百萬是在十歲以下的，又據估計，印度女子中，在十歲與十五歲之間結婚的約佔百分之四。

南美黑人國的驚人醫術

萬滄

醫藥的治病，有時也有不能以人類的理智來考量的時候。「草藥一味氣死名醫」。科學的方法，往々竟會輸倒在平凡淺陋的民間土方之前的例子是很多的。他們的神秘不可思議的醫術，甚至還能醫治博士專家們所束手的疾病。

在南美洲北海岸的荷屬基安納有一個黑人共和國，他們並不是美洲的土人，他們的祖先原是非洲人，荷屬人把他們的前代祖先當作奴隸，從非洲運到這裡，打算把他們作黑奴，豈知這部份黑人與其他非洲黑人不同，都不肯屈服在荷人的威迫下。荷蘭人費盡氣力，不能使他們馴服，稍一不留神，就反遭他們的毒手。荷蘭人無法，只得把他們都放了，還劃海岸以內五十哩地方的一塊荒林，讓他們獨立營生。這些黑人就在荒林內立了國家，獨立自治，有一個國王，各部落都有酋長。現在人口已達三萬人，種族名叫竹加。他們有自定的律法，蔑視白種人，所以白人若是想進去遊歷經商，必須先領許可證，胡亂闖入，是很危險的。

前年有一個美國人霍華到竹加族境內遊歷一次，發現一件驚人的奇事。他本預備去購買木材的，所以黑人國王發給他一張許可證。他進去後第一天住在一個小村裡，這個村中的酋長是兼帶治病的，所以家裡存放着許多野草樹枝之類。那天酋長正在用火爐煮藥，半小時後，藥已煮好，忽見從內室扶出一個黑人幼童來，一條腿垂直如常，另一條彎曲不能伸展，酋長說幼童的兩條腿原來都有病，都像彎弓一般不能伸直，他已經替他醫好了一條腿，現在正在替他治理另一條腿。

這時候他們已把幼童招到河邊一個草棚裡，棚是架在水上的，水上浮着一隻木槽船(獨木船)，把幼童放在船內，身體靠着舷的一邊，有病的一條腿放在一個木盆裡，於是兩個人，每人提來一個大胡蘆，把胡蘆倒轉，傾出許多無色的藥水來，然後那個酋長把他在爐上煮的藥水也倒在盆內，把幼童的腿浸在藥水裡。藥水原是潔淨無色的，混合以後，就變成黑色，並有一層油浮在上面。這樣佈置完了以後，酋長就吩咐衆人，讓幼童在裡邊睡一夜，旁邊也派了幾個人服侍他。

一直到明天早晨，幼童又招回到酋長家裡，放在一個長桌上，將幼童的病腿用繩子綁縛在桌上原有的木栓上，然後用手按住膝蓋，慢々向下按。於是幼童的彎腿一點一點平直。初次按下二三分，最後按下了一寸，三天以後，果然恢復了原來的狀態。大概又休養兩三個星期，已跟別個小孩在一起玩了。

小孩瘋癱症，佝僂病，軟骨病，我們還只能防患於未然，可是他們却能够治患於已然了，這不能不說黑人中國治病的奇蹟。

青海·西康·甘肅 番女的奇裝異服

景崇

在中國的青海西康甘肅等地，有所謂番女，她們的服裝是別具風格的，而且雜[illegible]，難繪難描的。

拉卜楞寺，據說是產美人的地方，珠寶衣飾之盛，爲甘青兩省之冠。她們的皮膚潔白，身段很窈窕，並能講番漢蒙藏四種言語，且能舞蹈歌唱，也善經商。有的穿漢服遠赴北平天津，銷售皮毛，有的主持家務，放馬牧牛，有的擠牛乳，搗黃油，種植青菓，他們大半都能經濟獨立，不仰男子的鼻息。

她們的頭髮裝飾，分成若干小辮，並加以[illegible]及[illegible]，自後腦下垂至腰，中間[illegible]上着「腦白」十二個，（腦白分金白兩種，每顆由百元至數百元不等。）荷於背上，大如鷄卵，自腰往下，接連紅一方，長至後脚跟，寬七八寸緊繫上。滿[illegible]器（或金器）九只，狀如小鍋，銀器更鑲有七七四十九元銀洋（或金片），重約三十餘斤，所以腰間緊束紅帶一副，以減輕金銀器皿的過重。全身穿黑色寬大的長袍，胸前衣服隆起如垂囊。穿深紅或紫綠色的內衣，和右臂，頸上圍琥珀一圈，大如鴨蛋，長袍掃地，赤足穿靴，內不穿褲，腰間繫三寸小刀一把，針袋一隻，重約半斤。白羊皮帽，耳帶大耳環，腕束金鐲，這種番女身上金銀珠寶的價值，由數金至數萬金不等。

此外，還有幾種番女的裝飾，一種是赤臂光身，僅披羊皮一張，赤足無靴。髮辮也分垂若干，背後紅布，滿綴石片及蚌殼。一種寬衣大袖，髮向左右後三面分垂，左右髮間各嵌銅環一隻。緊連銅珠甚長，繞身數週，直達於地，頸上帶護身盒。一種赤足無褲，頸上圍大量珠寶，頭上高盤琥珀腦白，重達十餘斤，容貌奇黑，形態如鬼，然而身體都很強壯，乘馬如飛，頸上雖珠寶層疊，奔馳毫不動搖。

以上所說的番女服飾，都爲拉卜楞所習見的。惟番女裝飾雖然各異，而番婦與少女，便大有分別了。番婦頭髮分兩束下垂，少女的却編成數十個小辮下垂，故辮少者爲婦，辮多者爲少女。

× × ×

編後隨筆

葉風

本期內容略爲有些改變，改變的原因，是爲了更廣泛地適應一般的讀者。不過我們仍然依照我們一貫的方針，站在「文學報國」的立場上，作文化建設之努力。我們自知力量是微薄的，然而我們決不放輕自己的責任。這一期應該向讀者一說的，除內容略有一點改變外，就是編排上也略爲革新一下，將世界知識——現戰爭中讀者所不能忽視的——放在最前面，而把卷首語取消了。我們的用意，是希望在戰爭中的今日，能够提供一點國際知識給讀者，使讀者更清楚的認識這世界。

南太平洋的決戰，是英美侵略東亞最後的掙扎，這在東亞戰爭以至世界戰爭，都有重大的影響。本期江風君的「南太平洋的決戰」，是用通俗的手法，來分析這問題的重要性的一篇精構之作，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南太平洋的戰爭，最後勝利的誰屬了。

本月四日爲「兒童節」。關於兒童問題，很久以前已被人所注意，不過雖然有人注意，然「兒童問題」到今還是原封不動的依然沒有解決。至於戰時的兒童教養問題，更不消說起。本期的出版剛々是逢到這個「節日」，但我們並不打算出一個專號，祇是請了張漢先生寫了一篇「戰時兒童教養問題」，這問題包括「教」與「養」，張漢先生都給指出了。我們希望由此引起一般教育的負責者及社會當局，對「兒童問題」的注意。

記得陳彬龢先生曾有「論蔣介石」之作，指出蔣介石行爲的前後矛盾。這一些歷史的事實，是對一個人最公正的批判，不須我們再加以若何褒貶。陳柏年先生在本期的一篇「蔣介石之親共反共史乘」，和陳彬龢先生「論蔣介石」，意旨是相同的。陳先生用歷史的眼光，探出蔣介石當時對共黨的忽冷忽熱政策，這也可以作爲今日渝共糾紛的註脚吧！

日軍和平進駐廣州灣後，重慶西南的最後外援站已喪失，這對於重慶之打擊，自然巨大。惟日軍進駐廣州灣後，廣州灣之情形如何，想爲一般人所欲知道。本期的「廣州灣一瞥」，是一篇介紹廣州灣的佳作。

關於農村現狀，在今日農村增產聲中，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本社爲明瞭粵北農村情形，於三月五日特組織粵北農村調查團，赴粵北一帶實地考察，並在粵北舉行一個座談會，本期所發表的「粵北農村現狀調查座談會」，就是對粵北農村最好的參考資料。

其他文藝方面，這兩期來都側重於翻譯。「活地獄」是一篇暴露英人的殘酷，結果這個殘暴的惡魔，終於爲奴隸們所打倒。「血的廣場」，則描寫印度的悲哀，都値得向讀者推薦。以後我們對文藝方面，打算多登一點創作，但這是要希望作家們協力的。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新亞評論雜誌月刊　第八卷第四期

每冊定價　軍票二十錢　儲備券一圓一角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發行

預定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二十錢	八分	十六分	三角
預定半年	六	一圓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圓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六分	三元六角

編輯者：協榮印書館編輯部

營業部：廣州市惠愛中路七八號　電話：一〇一二四

編輯部：廣州市西路湖七十五號　電話：一三一六二

出版者：協榮印書館

代售處：國內外各大書店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　不許轉載擇錄

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面之外面	二〇〇元	一〇〇元	
封面之內面	一〇〇元	五〇元	
底面之內面	一〇〇元	五〇元	二五元
普通	五〇元	二五元	一三元